戴德生傳

內地會創始人

內地會創始人

戴德生傳

戴存義賢夫人原著

胡宣明節譯

內地會出版

一九五〇

內地會創始人

戴德生傳

James Hudson Taylor, M.R.C.P.

著者　戴存義暨夫人　Dr. & Mrs. Howard Taylor

節譯者　胡宣明　Dr. S. M. Hu

出版者　內地會　上海新閘路一五三一號

發行者　中國主日學合會　上海北京路一五二號

主後一九五〇年二月初版

『假使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戴德生——

華序

戴德生(HudsonTaylor)先生傳，已經譯成許多國文字，因此，在全世界熱心傳福音的基督徒的所在地，他的名字已是家喻戶曉了。他事主之熱誠，和對神的偉大信心，常常被人引證爲光明燦爛的模範。三十年前，我自己讀過戴先生傳，深受感動，遂奉獻自己，在中國爲主服役。看到內地會同仁都能遵照戴先生遺風，凡事和神直接作親密的交通與具體的解決，就欣然加入這個團體。

戴先生終身所費心血，全爲中國。他爲中國人，把他的愛完全傾倒出來。雖然他是英國人，卻不爲英國人民或其他國人劾勞，而獨爲中國人民盡最大的努力。但是直到如今，卻還沒有一本堪稱爲好的戴德生中文傳，眞是一件奇事，也是一件憾事。所以我一聽到主感動胡宣明博士，將戴先生之令郎令媳所著的戴德生傳，譯成中文，覺得非常快樂。胡博士已將這工作迅速有效的完成了。現在我懇切禱告，求神藉着這本書，賜福給東亞億兆人士，正如祂在其他各大洲，已經賜福了一樣。

這本書，在一九五〇年出版，非常適當，因爲正在一百年前，戴先生得到永生的生命。他在一八三二年出世，在一八四九年重生。這年是戴先生生屬靈經歷上最重要的一年。所以我迫切祝禱，願一九五〇年成爲中國許多青年男女同樣重要之年，並願他們從閱讀這位摯愛中國者的傳紀，先經歷在基督裏的新生命，然後靠聖靈的大能大力，將自己獻給神，而爲祖國人民造福。願神藉着本書的讀者，賜福與中國及其人民！

序

主後一九四九年六月　華福蘭序於上海內地會。

原著者序

這本書別無特長，只是一本關於神如何對付我們所敬愛的父親的眞實記載，也就是他在愛神和認識神的經過與進步的寫眞。所用的材料，大部份取自他的書信和他的回憶錄。我們對這些文獻，細讀愼思，不斷禱告，直到他一生的大事活現在我們的心目中。多次，在內外阻力之下，藉着神的大能，得以克服困難，卒告成功。當此之時，我們深切感覺我們『所站之地是聖地』。

我們滿心感謝各位忍耐等候看這本書的讀者。深知道這書終得出版，實因他們的贊助與代禱。但願他們從這本書得到他們所敬愛者的香氣，而藉此香氣，和神更加親近，並在榮神愛人的工作上，能力大增。

我們將此書交託給那位變水爲酒的主，並求祂的寶血洗淨尙未接受祂爲救主的讀者。

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日戴存義夫婦序於英國馬兒芬

譯者序

去年夏天，譯者往蘇州聖光中學小住，得細讀戴德生先生英文傳，看見戴先生遠涉重洋，十次來華，為中國歷盡千辛萬苦，屢經危險疾病，備受地痞流氓的欺凌，廢清官府之驅逐，歐美僑民之譏笑，而不但毫無灰心怨言，愛中國之心且日益加深，不禁心悅誠服，肅然起敬。他從中國寫給妹妹和妹夫的信有下面幾句話：「假使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决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長女恩惠八歲夭殤，戴先生至為悲慟，寫信給柏迦先生說：「明知中國氣候與環境的危險，我仍將我的愛妻，子女，和自己放在祭壇上。這決不是因為愚昧和虛妄的緣故。」我看到戴先生這樣愛中國，大受感動，自覺慚愧，因為我愛中國，遠不如這位英國人。

還有一點給我很深的印象，就是戴先生偉大的信心。他深信聖經裏面神的應許，句句可以兌現，而且屢經試驗，萬無一失。所以無論處境怎麼危險，經費如何困難，局勢何等窘迫，他必藉着禱告祈求，向神直接呼籲，决不開口求人。他認為神是絕對信實，充滿智慧與愛心，人若奉主耶穌的名，在神的旨意內求，就必得着。他只求照神的旨意行事，絕不強求神照他的私意，因為知道，自己的知識與愛心有限，神的智慧和仁愛無窮。倘若神不照他所求的時候與方法，將所求的賜給他，必有比他所求的更好更大的恩典給他。他求恩賜，神給他更大的恩賜，這是神的愛。他誤求似吉而凶的後果，神不准他所求的，這也出乎神的愛。所以戴先生信神的心，始終不能動搖。庚子年，內地會的教士和信徒多人被

拳匪慘殺，戴先生之悲慟，可想而知。他怎麼說呢？「我不能看書，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禱告，但是我能信靠祂。」大哉，深哉，戴先生的信心！

戴先生的傳既能感動我，也必能感動其他的中國人。因此，我有意把牠節譯出來，以餉國人，尤其是中國的大學生。所以就在去年年底，把這志願告訴內地會華福蘭總主任。他經過禱告並和同仁商量之後，表示同意，讓我繙譯，但因種種關係，篇幅必須縮小。於是就從今年一月開始工作。因着內地會許多朋友的代禱，得蒙主的恩助，終於五月十八日譯完四十一章交與內地會校正，並請華總主任另外請人編著第四十二章及編後略述戴先生去世之後內地會工作的進展。願主藉戴先生的傳，呼召許多中國青年，深入內地爲基督爲中國盡忠，並請國內外同道，爲此禱告。

一九四九年五月廿一日　胡宣明識於上海

目錄 上卷

戴德生傳　上卷終

第一段　戴先生的先人家庭及其幼年少年生活

一七七六年至一八四九年　一至十七歲

第一章　「至於我和我的家」　戴先生的曾祖父母

戴德生的曾祖戴雅各，少年時住在英國北部的約克郡。他天性瀟灑活潑，最愛歌舞。雖名爲基督徒，實則虛有其表，毫無屬靈生命。他看熱心的循道會教徒，如同怪人一般，不願和他們來往。

一七七六年二月一日是他和強生氏以利沙伯小姐結婚的佳日。他清早起來，到田裏去收取禾捆，忽然想到約書亞廿四章十五節的話：「至於我和我的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他素來不願細想宗教的問題，尤其是在結婚佳日，那有工夫去想他？但是他已被這句話抓住，欲罷不能。他想了又想，這句話在他的腦中旋轉不已。時間一點一點的過去，新娘等得心焦，而他竟把結婚大事完全忘記了。他一個人跪在麥藁上，面對面的和神交涉。「至於我」三個字發出了新的亮光，涵着新的意義。他深深的覺得他不能不對這位看不見的活神負責。神永久無窮的愛和性同烈火的公義，以前他漠不關心，現在卻變成嚴重無比。當這時候，他和聖靈相爭。結果他投降了，他被耶穌的大愛征服，換一句話說，他得救了。他剛從上面得到的新生命堅決的說：「我們必須事奉主！」忽然戴雅各像從夢中驚醒，日已晌午了。來賓不見新郎，極其驚訝，那知戴氏正向禮拜堂直奔，兩英里好像千里。他跑到的時候，已是一位新造的人了。

結婚儀式很簡單，牧師也沒有說甚麼勸勉的話，最後新郎新婦走入聖衣室簽名，戴雅各與強生小姐遂成為夫婦。

百餘年後發現了一本牛犢皮封面的簽字簿，內有戴雅各所簽的名。簿中其他的簽字都模糊不清，惟獨這一個名字清楚得很，筆跡和他曾孫的字幾乎完全一樣。不但字體相同，性情品格也很相似。例如志向的純一，愛主的熱忱，事主的忠貞，以及對於所抱宗旨的堅定不移，都很相似。三代之後，德性依然，誠可稱為豐富的遺傳。

戴氏生性剛直豪爽，當仁不讓，凡有關大原則的，絕不妥協。婚禮既畢，立將早晨的經過告訴新娘，並聲明他已獻身事主，今天雖是結婚喜日，決不跳舞，也不作其他不正當的娛樂。新娘聽見大驚說：「難道我今天嫁給一個循道會的教友麼？」心中怏怏不樂。雖然知道她的丈夫沒有錯處，卻不願和他同心事主，致受隣人的恥笑。但是不久之後，受丈夫的感動而歸主，欣然事奉主，和他同心宣揚福音，頗受當地惡者的逼迫。她的丈夫更是屢次被人欺壓，用石頭和糞土打傷他，有時將他倒拖在污泥中。被人救出之後，他又毅然出去傳道。有一次當他從會場回家的時候，途中遇到兩個人，他們假裝親熱，一人和他說話，一人將污泥和碎玻璃擦入他的眼睛，意在使他終身盲目。戴氏痛極，狀至可憐。幸虧他的老闆白克德路經出事之地，急施拯救，兇手逃去。白氏認出其中一人，力勸戴氏起訴，戴氏不同意，說：「不，不，神會對付他們的。」白氏不以為然，自動代為起訴。被告起誓說：「我若作此惡事，願神使我終身瞎眼。」不久之後，他果然瞎了雙眼，出門由小狗領路，隣人都看見。另一兇手事後潦倒一生，做事都不順利。又有一日，戴氏佈道剛完，

聽衆大受感動。有一婦人用鍋底力擦戴氏所穿新大衣的背面，戴氏轉向那婦人，含笑說：「假使你這樣做覺得開心，可以再擦前面。」婦人大感羞慚而去。

一七八六年六月三十日，八十三歲老佈道家衞斯理到戴雅各所住的巴因斯力傳道。曾畢在戴氏家中住過一晚。賓主促膝論道，喜樂滿心。次晨賓主盡歡而別。

第二章　恩及子孫　戴先生的祖父母

一七八六年至一八二四年

戴雅各在一七九五年去世。長子戴約翰年十七歲，雖然年青，已學成紡織技能，略可供養母親及弟妹。他工作勤謹，對人忠實，因此，生意漸漸發達起來。那時約克郡有一位監獄官，名叫施忠廉，他是一位言行一致，性情極好的基督徒。據說他是衞斯理佈道團同工中資格最老的一個，對於衞斯理公會貢獻極多。他的女兒馬利亞，儀容秀美，舉止大方，內心熱忱，外表鎮定，對人忠實，事主虔敬。約翰也有他的優點：才幹過人，長於音樂，愉快活潑，笑容可掬；眞是一對天生良配。二人一見傾心，兩家父母也極贊成，遂即定婚。一七九九年五月，在諸聖堂行結婚禮。

戴約翰得了賢內助之後，生意更加興旺，事主益發熱心。夫婦各領聖經班。約翰的歌聲嘹喨，大受學生歡迎。後來學生日益增多，大家决定辦一主日學。報名入學的竟有六百人之多。隣近兒童受過聖教，品行迴異往日，隣居大加讚揚。從前反對辦主日學的多自動捐款，贊助工作，教會因而興旺，信徒日益增多。從前戴雅各所蓋的禮拜堂太小了，於是

興工改造會堂，終於一八一〇年聖誕節後舉行獻堂典禮。那時老戴雅各之孫尚未滿四歲，年齡雖小，卻記得十分清楚。多年以後，仍是歡喜提到當日的盛會，說時猶覺歷歷在目，心嚮往之。這小雅各便是戴德生的父親，有兄弟姐妹七人。他本想學醫，因爲經濟不足，改學化學，並當七年學徒。他思想銳敏，不怕辛苦，作事井井有條，習以爲常。最愛博覽書籍，更愛研讀聖經，神學，牧師講道集及名人傳記等書。他曾發明速記法，供自己之用。雅各對於音樂，頗具天才。身材雖不甚高，體力卻很健壯，行動也極迅速。平日面有喜色，態度和藹可親。

戴家人口漸漸增多，生意也很發達，於是決定另建一住宅。落成之後，遷入新屋。對門有一位赫德生牧師，住在一座寬敞住宅。赫牧師天性幽默，有美術才，作事忠勇負責，事神敬虔熱心，有子女七人。長女阿美麗雅，秀外慧中，聲音絕美，待人誠懇，作事澈底，富有同情心，人有苦處，莫不因基督的緣故體貼入微。因此家人鄰居，都敬愛她。不到十六歲，就出門担任家庭教師，幫助弟妹的教育費。其克己待人，可見一班。少年雅各與阿美麗雅雖是鄰居，但因各自出門任事，見面機會很少。偶逢節期，各自回家，方得握手言歡。由普通友誼，進入戀愛，終於訂婚。兩家父母極端贊成，且用愛心和禱告，使這婚姻分別爲聖。

第三章　憑信心奉獻長子　戴先生的父母及生日

一八二四年至一八三二年

訂婚的時候，雅各十七歲，阿美麗雅十六歲。二人歡聚數日，各回原處服務去了。雅各得此淑女之後，更加努力工作，又蒙主賜福，營業成績極好。他的老闆看他非常可靠，決定請他担任別處一分店主任。他在那裏服務的時候，發現了一個眞理，就是：「但憑禱告和苦幹，凡事信靠基督耶穌，就沒有一件事作不成的。」以後的生意果然十分發達，眞是「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詩篇第一篇第三節）

雖然他在這時候很忙，可是好學的心反而日增。凡對於神的話能夠增加他的亮光的書，都很愛讀，而最愛讀的，莫過於聖經。他歡喜將一切的心得告訴別人。那時臨近的村莊，多爲傳道人所忽略，沒有機會聽道。戴氏每逢禮拜日，必到這些村落去傳福音，對鄉人講神奇妙的大愛。聽而覺悟蒙福的，不在少數。教會當局看他大有能力，就舉他作巴因斯力教區的區佈道員（他的祖父就是這區的第一個佈道員）。這時他才十九歲。

實習已畢，便回到巴因斯力老家去。他的父親先撥若干金錢給他做資本，於是他便在本城最繁榮的街上租一店面，開始營業。他的姐妹中的一個替他料理家事，使他可以專心營業，並得在禮拜日自由傳道。無論營業或傳道，他必懇切禱告，結果兩樣都大大成功。地方人士公認爲他是一位殷實的商人與有力的佈道家。經過數年的努力奮鬥，他將所借的錢還他的父親，自己既有一座好的住宅，收入也很充裕，就決意請求結婚。是時，赫德生已遷往巴登。終於一八三一年四月五日在聖馬利亞禮拜堂舉行結婚禮。

這時戴約翰老先生還住在巴因斯力。阿美麗雅隨她的丈夫回家來見親友，備受公婆的喜愛，隣人的稱贊，和教會弟兄姐妹的歡迎。他們都愛她親切自然的風度，愛人忘己的精

神。雖然她很聰明可愛，卻無絲毫炫耀自己的傾向。她那美妙的聲音，已足令人傾倒，可是她對於出風頭的事，不但不愛，而且很怕。不過她喜歡和人交誼，愛見別人受誇獎，自己不多說話。別人說話時，她嫣然靜聽，所以人都歡喜和她往來。在她的新家庭裏，她的優點顯然可見，因爲在自己的家裏，她的美德不能掩蓋。她的丈夫坐在壁爐前烤火時，諒必想到箴言十八章二十二節：「得着賢妻的，是得着好處，也是蒙了耶和華的恩惠。」她料理家事絕不苟且，事無大小，必做到完善，這是她的特性。除了料理家務及領女生聖經班之外，她也幫助丈夫傳道。每次預備講道文稿，夫妻一同禱告，共同研究。最使她滿意的，就是看見她的丈夫在營業上道德之高尚竟超過她所期望的。

她的丈夫是化學界特出的人才，而且信譽卓著。與人交財，絲毫不苟。欠人的錢，到期必還，絕不遲延。他常說：「我若遲還所欠的錢，便是騙取人家應得的利息。數目雖小，道理是一樣的。」顧客的錢，他一厘也不多取；別人欠他，他儘可通融。他從不因討債而提起訴訟。相反的，窮人還他錢，他往往不收。「好了，約翰，」他大聲說，「我們把這筆賬送上天堂，就在那裏算罷。」他對人都很和氣仁慈，對於遭難的窮人及外鄉人更是如此。外國人或旅客找他，他都殷殷款待；如有付不起藥費的，必對他們說：「再來，再來！下次把藥瓶帶來，我很樂意再送給你藥。」然而他是一位精明的商人，營業很發達。因爲他善於理財，作事謹慎，問題雖小，不敢大意。當地人士看見他善於理財，就公推他作建築會的經理。在那會一連服務二十二年，所有賬目必算至小數的第四乃至第五位。從此可見，他對於公款的慎重了。他把公款看作神聖的託付，必需十分謹慎，忠實經理。但

是對於神，他更力求盡最大的精忠，因爲他確知神的忠信是沒有限量的。他很單純的接受聖經的話，深信若用經驗來證明，天下沒有一本書比聖經更實際的。這一點信仰，他的妻子完全和他相同。

有一天他手裏拿着一本聖經，對他的妻子說到兩段很感動他的聖經章節，就是出埃及記第十三章第二節及民數記第三章第四十一節，大意如下：「凡頭生的，都是我的。」「他們定要屬我。」「都分別爲聖歸我。」他們正對着腹中的喜，懇切的談了很久。他們心中沒有留下一件好的不給主。不是怎樣可以少給，乃是怎樣可以多給。這時候主要求收回祂所賜的上好恩物麼？如果小孩眞正屬主，父母和這小孩的關係豈不更加密切麼？這一對愛主的父母，得到主的邀請—不是邀請，乃是命令—把他們的至寶奉獻給祂，那是他們最歡迎的事啊！況且主神聖的應許，是何等的寶貝：「他是我的。」不是一時，乃是永遠是我的。他們跪下來，不說一句話，切切實實的完成他們對神應盡的義務。他們的奉獻雖然不用甚麼儀式，卻是切實的，忠誠的執行了。這位母親後來回憶這件事，曾這樣寫：「我們跪下來，莊嚴的作此奉獻，並求聖靈豐豐富富的施行感化，叫我們的頭生子，自那時候眞正歸給耶和華。」而主也實在答應他們的呼求，並賜給他們充足的信心，可以切實相信他們的奉獻已蒙悅納了。從此以後，他們最寶貝的生命，不再屬於他們，乃是屬於愛心比他們更大的主。

春天又來了，她用柔和嫵媚的手撫摩約克郡的小山與幽谷。五月二十一日，這位多蒙代禱的嬰孩出世了；命名爲雅各（James 紀念曾祖及父）赫德生（Hudson 紀念母親）。

到了中國以後，稱戴氏德生，以符中國人的習慣。

第四章　幼年的家庭

一至七歲

戴德生幼時感覺靈敏，聰明可愛，但是身體非常軟弱，父母爲此擔憂，因爲一面要煅煉他，預備將來對神負起使命，一面又怕他忍受不了。可是雖有種種困難，還是不能放鬆，因爲知道幼時若不加以訓練，所受的害將來無法補救。好在這對賢明的父母知道從那裏去得力量蒙恩惠。他們不是正在和神同工，造就這小孩來做主的聖工麼？如果他們缺少智慧去應付這重要的工作，神能不照祂的應許厚賜他們能力和智慧麼？

小孩在愼重教養之下，漸漸長大起來。父母在快樂平安的時候，從來不忘記小孩將來的使命。他們自己的德性，也因教導小孩而進步。希奇得很，戴德生所記得的事，最早的就是他的祖父戴約翰。他記得祖父抱他的時候，笑容滿面。很小的時候，父母就抱他到禮拜堂去作禮拜。如果他特別安靜，就必在禮拜完畢的時候被抱到祖父的懷裏去受他的誇獎，然後再被抱到家裏，坐在祖父的膝上烤火或飲食。因此，他最早的印象就是，守本分必得獎賞。還有一件事他記得很早，就是他最後一次看見祖父的時候，祖父彌臥在床上，他覺得希奇。大人對他說：「祖父找耶穌去了。」他沒有懼怕，只覺得希奇，祖父冷冰冰的不動，這時候他才二歲半。還有其他不平常的回憶，一個就是坐在父親膝上學希伯來文字母，另一個是第一次寫小說，那時他約四歲。後來他的子女問他：「寫的甚麼，是不是仙人故事？」他答：「不是，是敍述一件嚴重的事，就是一個八十歲的老人，行爲非常不

好，也不肯悔改歸主，而快要死了，得救希望很少。我只寫一章，字寫得很大，很費力氣，篇幅不長。」

到了五歲的時候，已添了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三個小孩一天到晚忙得很。禮拜天「晚會」，哥哥講道，弟弟恭恭敬敬的聽。父親的椅子是講台，藥店後面的房間便是禮拜堂。聽見曾祖父戴雅各在大佈道家衞斯理的時候所作的事，和看見父親的榜樣，鼓起了德生對於傳道的興趣。四五歲的時候，聽人講到外國人不信耶穌，人民如何黑暗，大受感動，常對人說：「我長大成人的時候，一定要到中國去傳道。」同時他禱告說：「主耶穌啊！求你幫助我作你的好兄弟，到非州、中國去做你辛苦的工作。」

不久以後，德生的大弟弟患廉死了，使他傷心得很。小弟弟提阿多也相繼離世歸主。兩個妹妹都長大成人。大妹阿美麗雅，年齡和他相近，成爲他的心腹。他眼見祖父和兩個弟弟與世永別，使他自小就體會到不能看見的眞理，而促進他深思好學的天性。可是他也喜愛兒童的遊戲與大自然，並富有同情心與觀察力，巧於窺探大自然的祕密。有時入樹林遊玩而帶回鳳尾草，或野花，必煞費苦心，盡力培養。飛禽走獸及昆蟲的生活和習慣，也必細心研究不遺餘力。凡是有生命能生長的東西，都能迷住他的心。年齡愈大，興趣也愈高。

在他年紀還很小的時候，有一次鎭上開了一個特別有趣的賽會。會場上有大馬戲，音樂，及旋轉的木彫車馬，怪獸，供兒童騎乘。德生所最歡喜的就是各種用防腐劑保存的鳥獸，和牠們天然巢穴的模型。德生帶一「辨士」（約合美金二分錢），興高采烈，闊步

走入遊戲場。按照戴家的規矩，小孩必須做工，方才可以得錢。工作的性質，按照年齡的大小而定。很小的時候，不能做工，就叫他安靜坐下，不許亂動。如能遵命靜坐，就給他工錢。賺到四個小銅錢，就可以換一個「辨士」。德生在這時候，只賺得一「辨士」，就把所有的錢財拿去看熱鬧。他走入遊戲場，找到他所要到的場所，但見場的四周都圍起來，不能進去。門口站着一個大漢，態度可疑，神氣逼人。德生大着胆，取出那「辨士」，要求入場。「不行，」大漢很不客氣的說，「入場費二『辨士』。」「我只有一個『辨士』，」他囘答說，「如果你肯讓我進去，我就把這一個『辨士』給你。」說時有點胆怯。看門的說：「那可不行！」小孩還不灰心，和他力爭，終無效力。乃含淚跑囘家去，放聲大哭，儼如心將破碎。母親抱着他，柔聲說：「我兒，那人只是盡他的責任，並無惡意。每人必須出二『辨士』，方可進去看那些可愛的鳥獸。你近來很乖，我賞你一『辨士』，你再去，那個人一定很歡喜讓你進去看。」母親這樣補救，使他快樂極了。到了七十歲以後，還是喜歡題到這段故事。

關於他母親溫柔賢慧的教訓，他曾題到以下幾段事：有一次他的母親忙於招待客人，忘記給德生東西吃。他忍耐等着。後來肚子餓得利害，就拿一個空盤去討一點鹽。一個客人問他說：「你要鹽作甚麼？」他囘答說：「因為要預備預備，等一下母親會給我東西吃。」又有一次，他等了很久，沒有得到東西吃，就乘賓主不說話的時候，問說：「媽媽，你想小孩吃蘋菓餡餅好不好？」他向來不敢巧避家裏的規矩，一部分是因為知道那是行不通的，也是因為怕使他的母親心裏難過。可是有一二次，他也想規避取巧。德生最喜歡看

書。有一個冬天，他正讀一本最有趣味的書，他很想把牠快快讀完，可是冬天夜長晝短，又有許多旁的事不能不做，睡眠且有一定時候，不准遲延。上床的時候，母親將被把他蓋好之後，把燈拿走，無法看書。左思右想，無計可施，而故事越讀越有味，最後他想出一個辦法：他知道家裏有許多尙未點完的蠟燭頭，母親都放在一定的地方，他想這許多蠟燭頭拿了幾個，母親也不會知道的。起頭他覺得偷蠟燭不對，後來良心所發的柔聲，因一再被抵擋，不再控告了，他就決定照計畫行。當這時候，恰巧有一位客人來拜訪他的父母，他想機會已來到了，就將蠟燭頭裝滿他最大的衣袋，提早來對客人及父母說：「明天會。」這位客人很喜歡小孩，就把他抱起坐在膝上，問他愛聽故事否？德生平時最愛聽故事，但是今晚卻不然，他生恐坐在火爐邊，蠟燭融化。因此，力言他睡的時候已到了，應當上床去睡。他的母親止住他說：「時候還早，今晚可以特別優待你，讓你多聽一點故事。」他更形侷促不安，非常焦急。他想蠟燭一定融化了，他知道已在融化了。假使母親嗅出羊脂味兒怎麼辦呢？如果融化的蠟滴在地氈上，不是糟了嗎？故事剛告一段落，他就力請告退，並強調說：「時候已過，應當睡覺了。」父母覺得希奇，客人亦感掃興，但是故事還是繼續講下去。最後他被釋放了，他跑進臥室，母親也跟上來，看見他哭得悽慘，衣袋中蠟燭都融化了。他將經過的情形據實通盤托出。母親非常難過，更使他永遠不能忘記，而從此得到寶貝的教訓，終身不勝感謝，自不待言。

他的母親常和他在一起，看顧教導他，不斷的對他發出光和愛。她的感化力非常之大，子女服從她已成爲第二天性。她靜默寡言，而接物待人，靈巧婉轉。說話行事，態度

安嫻，而效力弘大。她暗示一句，比他人反覆叮嚀更有效力。比如她說：「親愛的孩子們，吃中餐的時候快到了。」小孩立刻知道必須洗手，梳頭，快到餐廳去等候父親。家裏的陳設，清潔整齊，一絲不亂，物無大小，都有一定位置。小孩年齡雖小，也必須整潔。作事必須按部就班，有始有終，做好一件，才准開始做第二件。該做的當天就做，不許等到明天。玩耍的時候，更不許煩擾別人。母親教小孩，完全以身作則。她自己的東西絕對整潔，從來沒有見過例外。小孩的手臉衣服必須時時乾淨，衣裳襤褸不整絕不能容。平日在家，必須將指甲修剪，將手臉洗淨，將衣服刷好，將皮鞋擦光。這樣做，目的不是求人的好評，乃是在培養好習慣與自尊心。父母不在的時候，也要認眞讀書做事，不可陽奉陰違，當面討好。下午她做針線，兼課子女讀書，生字及難記之名，必須熟習牢記，不許胡混過去。德生日後做事勤愼精細，不辭勞苦，都是幼時從母親學成的。

德生的父親戴雅各，雖然威嚴可畏，有點性急，可是他影響德生的品格非常之大。他確是一位篤信教導的家長。他認爲遷就小孩的好惡，叫他開心，絕非正道，必須教練他們怎樣盡一生的責任，成一世之事功。他有無上的責任感，也是最有信心的——不是空談的信心，乃是切實有爲的信心。光使兒女快樂，健康，乃至順服，不能滿足他的標準，必使他們時時盡責，作完每日的工作，習慣成自然，變爲第二天性，來日做個絕對可靠的國民，才能使他滿意。他以身作則，培養子女守時間的習慣。他常說：「假使你使五個人等你一分鐘，豈不白白犧牲了五分鐘，無法挽回嗎？倘若每日三餐叫人等候，一年之內，要荒廢多少時候呢？又如每日穿衣解衣，若多躭擱時間，該做的事，慢慢下手，就是耗費光陰。

」他常對小孩說：「穿衣要快，因爲每天最少要穿一次衣；如果每次慢幾分鐘，一生合算起來，必有驚人之數。目前有甚麽工作，立刻就做，拖延無益，只叫工作更覺煩難。」

還有一個格言叫他的子女遵守的，就是「試看能不能減去一點享受」。就如少吃一點好東西，少穿一件好衣服。這個教訓，目的在訓練兒女節制和自治的能力。不久以後，父親解釋說：「許多的時候，你們不能不對自己說『不』，可是對於你最喜歡的東西說個『不』字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要趁早練習，越早開始練習，越能養成堅定的習慣。」小孩若做不到標準，父親並不責備他們；如能做到，就獎勵他們。母親在晚上，早預備好一些獎品—幾粒杏仁或葡萄乾，一只紅柑或幾個額外的香吻。

小孩必須努力工作，才可以賺到一個「辨士」，所以很知道錢的價值，因此從來不想自己買糖果餅乾來吃。每個小孩有一個瓦瓶收錢，積到十一個「辨士」，父親就加一個「辨士」，而兌一個明亮奪目的「先令」給他。這種「交易」是小孩切切盼望的，也很有效的教他們對於用錢的謹慎。事雖微小，似不足道，卻能養成良好的習慣，樹立堅強的品格。

對於小孩的屬靈生命，父親尤其注意。每日早餐晚茶之後，必做家庭禮拜，全家大小必須參加。讀經之後，父親用最切實簡易的話加以說明，叫小孩也能知能行。他必將全部的話依次講給小孩聽，一點也不漏掉。禮拜日雖然很忙，也必親自領導子女讀經，詳加解釋。

每日父親必在一定時候，懇切爲子女禱告，並教小孩做禱告。從作嬰孩的時候，每天

所遇到的事，不論大小，都要帶到神的寶座前。他以為生身的父母，因為疼愛子女，就沒有一件關係子女的事看為太小不足注意的。天父的愛既比父母的愛更大，就沒有一件事他不注意的了。小孩若有甚麼要感謝父母，或請他們幫忙的，決不等到晚上。對於天父也當這樣。所以孩子從小就學習不斷的禱告。阿美麗雅妹妹，三歲的時候，就很自然很恭敬的禱告說：「主啊！求你把我的頑皮性除去，給我一個新的心。」有一個時期，每天父親必帶德生和阿美麗雅到他的房裏作禱告。三人跪在床邊，父親雙手抱着子女，把他的心事，一一吐露在神的面前。小孩有了這種經驗，是終生所忘不了的。他不能把許多錢財給子女，但他能夠，也確已實行，將他的赤誠堅固的信仰種在兒女的心中，並教他們尊重神的話。聖經要從頭到底篤信不疑。「神不能說謊，」他強調的說：「神不會領你走錯路，他不會誤事，不會失敗！」不知不覺小孩也這樣信了。

等到小孩較大，能夠明白的時候，他說明每日讀聖經和禱告的必要，正如身體必須日日飲食運動一樣。忽略了這一件事，便是忽略了人生最大的需要。他常常力言這一件事的重要，並在家裏佈置適當的環境，叫每一個人都可以用半個小時單獨親近神。結果連小孩也發覺了快樂的祕訣。每日早餐之前及黃昏的時候，都走入自己的房間去讀經禱告。他們也實在需要這樣做，也漸漸覺得非這樣做，無法在一日之內做一個快樂的好小孩。但是他們是從好榜樣學會的，不是從話語得着的。

德生身體脆弱，不能上學，但是他從父母所學的，遠超過學校所能教的。他的父親常和愛主的朋友談到國外佈道的事，尤其注意中國的需要。他對於外國可怕的需要以及教會

冷淡的態度甚爲焦慮。想到中國有四萬萬人民，而傳福音的寥寥無幾，他感嘆說：「我們爲甚麼不派傳道人到中國去？這樣多的民衆，精明強幹博學的民族該成爲我們當注意的目標啊！」德生在此時，即立志要來中國傳道。後來全家屢讀巴彼得的書「中國」，興趣更爲濃厚。德生來華傳道之志益堅，父母因他身體軟弱，負不起出國傳道的重擔頗感憂慮，望其自動放棄。

關於家教還有一點，戴雅各十分注意的，就是服從。他說：「放任小孩隨自己的意思而不服從長輩，不但是對神不忠，而且是對小孩不仁不義，叫他完全誤會到片刻不能脫離關係之天父的品性。家長必須訓練子女迅速誠實的服從生身的父母，然後他們才會同樣順服神的旨意。」他並指示小孩，眞正順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運用最大的能力—信心、愛心、忍耐和克己—才行。除非從小學起，將來必長成剛愎自用，恣情任性的野人，那能服從天父的旨意呢？他深恐小孩過於放縱情慾，因此管理往往過嚴。小孩有時心中不服，母親便從旁說：「親愛的，他是你的父親，不可出一言。聖經說：『當孝敬你的父親。』」

但是德生的父母教導子女雖嚴，全出乎至愛，所以也常常讓小孩享受正當的娛樂。禮拜六下午必領他們到野外遊行，或讓他們自己到樹林裏去採野花，捉蝴蝶，觀察昆蟲飛鳥。但是絕對不准虐待下等動物，有違必罰。父親常說：「你種了因，必自食其果；若故意使生物受苦，後來自己也必受苦，因爲神是無所不知的神。」就是花草，若無正當理由，也不准小孩剪拔。一年二次的賽會以及耶穌聖誕，更是快樂的日子。但是最快樂的時日，

卻不在節期，乃是在禮拜天。這一天，母親必爲小孩的喜樂而用心。最好的玩具、圖畫、衣帽、都在這一天拿出來，並用她美好的聲音和小孩一同唱歌，講聖經的故事給他們聽。下午必有好水果吃。母親嫣然含笑，態度安逸，也是大家快樂的一個大因素。是的，世上最近天堂的莫過於這個家庭，因爲堂上的母親有神的愛，大量澆灌在他們的心中。

註：「關係我本身與神准許我做的事，我欠我所敬愛的父母一筆說不盡的恩債。他們已進入永久的休息，但是他們行事爲人的感化力永遠不會消滅！」　戴德生

第五章　基督作成的工　十一至十七歲

幼年時期已過，戴德生進入屬靈的重大關頭。表面上他像一個無憂無慮，聰明活潑的青年，內心卻在經過一個試探的時期。他離開了愛主的家庭，進入危險的世界，在緊張的生活中開始了獨立自由的思想與行動。在沒有學會信靠一位比自己更高更有力量的主之前，他感覺到困難重重，滿途荊棘。他的困難從十一歲入學的時候開始。在學校裏他失去屬靈的空氣，又沒有工夫每日單獨與主親近。他的母親看出他事主的熱忱漸漸冷淡，失去神的平安與幼時的快樂，信心也沒有了。他感覺到神不再與他同在，世界已變爲苦海，大異往日了。他的母親深爲憂慮，迫切代禱，但是仍然不能恢復他所失去與神同在的感覺。

這種屬靈上的風雨飄搖計有六年之久。他想做一個眞實的基督徒，卻是不能。雖然天天努力掙扎，還是無濟於事，終歸失敗，幾乎完全絕望。他從實際經驗中證明主耶穌的話

，「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他覺得鬱悶痛苦，不知如何是好。一八四四年的夏天，他跟幾位朋友到里德肆去赴夏令會。會中有一位講員，名胡理達，他講道的時候，引起下面一段故事。在塔斯曼尼亞有一個已宣判死刑的囚犯，名叫嘎田納。他起初不肯認罪，等了許久才認出來。他說，在犯死罪之前，很清楚的感覺到神的同在與聖靈的呼籲。當他走上瀑布山的時候，背後有聲音懇切對他說：「嘎田納，將你的心獻給我。」他回頭一看，不見一人。聲音又來說：「我兒，將你的心獻給我。」他想，說話的一定是創造他的主，人的聲音，決沒有那樣偉大的感動力。他該怎麼辦呢？他想了很久，心中很不平安。他不歡迎這呼召。在這個時候，他不願意作一個基督徒，因爲恐怕要推翻他的計劃，失掉他成功的機會。無論如何，必須先賺錢，等到後來比較方便的時候，再考慮作基督徒。他想：「神很慈悲，祂一定肯再給我機會。」所以他故意抵擋聖靈，上山去了。

那天晚上，他看見他的同伴坐在火爐邊，算他多年所積蓄的錢，一共七英鎊。忽然他的心被貪財的惡念抓住，無法擺脫。良心的約束，都被這惡念粉碎了。惟一的念頭，就是「我非得到這金錢不可！」但是怎樣得着牠呢？可怕的暗示跟上來了：「死人不能漏出祕密。」那就是暗殺了！然而他一點也不害怕，更無憐憫的心。幾小時以前，他曾被吸引向着神，向着快樂，向着天堂。現在竟不顧一切，專心向着罪惡了。他等了三天三夜，機會終於來到。他的手被信他爲好友者的血染紅。胡理達講完了，戴德生大受感動。回巴因斯力老家之後，心很不安，然而他還是喜行自己的意思。在不順服神的生活中，他常覺得內心有聲音說：「將你的心獻給我。」但是過了二年的學校生活，還是依然故我，沒有改

變。

他已十三歲了。因爲學校改組，使他不能滿意，就在父親的藥店裏學生意。一面學生意，一面讀書。在那時，他的心淸楚歸向主。他曾看到一張福音單張，內有一篇故事，講到一個低能的人，名叫約瑟，他只能抓住一點簡單的眞理，天天說了又說：「是的，約瑟是個罪魁，但是耶穌降世爲要拯救罪人，這話既是可信的……祂豈不救約瑟嗎？」戴德生讀這單張時候，他對於單純信仰恍然大悟，承認自己是個罪人，而誠心歸向神。此後他每日忙於功課和藥店的工作，也恢復幼時所學禱告讀經的習慣。

但是這次屬靈的進步雖然是實在的，卻是時冷時熱，忽得忽失。後來回顧，不敢絕對信爲眞的得救，因爲他尙經不起世界的引誘，而重新陷入不信與愛世界的罪中。在十五歲時，他得到一個機會，進入一家銀行。行中人員都愛慕榮華富貴，鄙視宗教信仰。戴德生染着這種風氣，隨波逐流，又退步了。他自己的信中說：「我淸楚記得，那時候我很愛錢財，駿馬，華屋，一心注意世界的快樂，羨慕和同事出去打獵。後來因眼病，不得不離開這銀行；這眞是神的慈悲啊！」在另一封信裏他又說：「我當時把物質估計很高，忽略個人的禱告，厭煩教會的義務，從神的恩典中墜落了。但是神無窮的慈悲使我的眼睛害病，叫我不得不丢棄銀行職業。」

回家之後，表面雖然不錯，內心還是充滿不信與反叛。他曾這樣寫：「我常靠自已的努力，試作一個基督徒，但是這自然是要失敗的。因此我開始想，恐怕我不能得救；既然如此，就不如飽享世間的福氣罷！因爲死後就沒有甚麼可希望的了。這時候，我去找不信

神的人，欣然接受他們的世俗思想，心中竊喜或可免去我父母及聖經所講惡人必不能幸免的滅亡。」這種情形，使父母擔憂，自己內心的掙扎，更不必說了。母親看見這種情形，益加可憐他，溫柔對他，迫切為他禱告。大妹阿美麗雅立志每日三次為兄代禱，直至他得救為止。

那時候，因為常常失敗，疑團滿腹，處處失意，使戴德生痛苦極了。但是因有幾位認識主的至親之代禱，戴德生終於否極泰來，出死入生，轉禍為福。

後來他寫：「讓我告訴你，神怎樣答復我母親和愛妹阿美麗雅為我求重生的代禱。有一天，我的母親出門去，也是我的放假之日。我到父親書房去，選了一個福音單張，默然閱讀，心中想：『即使有得救的事，也決非我所能得到的。』那知道正在這時候，我母親在七八十里之外為我所作的事：那天下午，她吃完午餐，走出餐廳，心中為她兒子得救的事十分迫切。她想在作客之日，時間比較充裕，可以乘此機會，為我向神懇求。她走入自己的房間，把門鎖起來，立定意志，在神沒有答應她的禱告之前，決不離開她的房間。我親愛的母親禱告了好幾個鐘頭，直到她不能再祈求下去，而覺得應當開始感謝讚美。聖靈告訴她，她的兒子已經得救了。同時我所讀的那單張，有一句話特別引起我的注意，就是『基督作成的工』。『為甚麼這樣說？』我自問：『為何不說基督的救贖工作？』立刻我想到耶穌在十字架上所說『成了』兩個字。我又自問：『成了甚麼事？』我立刻答復：『成了一個完全救贖工作。』罪債已全部還清了，不但為我一人，乃是為全世界的罪人。既然如此，還有甚麼該作的呢？聖靈的光照入我的心，豁然開朗，我再無可作的了，只有跪

下接受祂的救恩，不住的讚美祂。」

「當我母親跪在她房裏讚美神的時候，我也跪在棧房裏讚美祂。數日之後，我將這祕密告訴我的妹妹阿美麗雅，並預先得她保守祕密的應許。二禮拜後，母親回來了。我首先到門外去迎接她，並告訴她我有好消息報告給她。親愛的母親雙臂抱着我的頸項，把我緊抱入懷說：『我兒，我已知道了。我爲你的好消息，已經快樂兩個禮拜了！』我驚訝的問：『甚麼？阿美麗雅不守諾言嗎？她說過她不告訴任何人。』母親說：『不，我不是從人聽來的。』遂將一切的經過對我略說一遍。」

「後來我拾起一個皮夾，和我的一樣，以爲就是我的。打開一看，裏面有一本小日記簿，內中有一段話說：『立志爲哥哥天天禱告，直到他得救爲止。』一月之後，她的哥哥果然得救了。我生長在這樣的家庭中，並在這樣的環境中得救，所以我深深的感覺神的應許是十分可靠的，而禱告乃向神支取任何要求的不二法門。」

第六章　「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十七歲

一八四九年六月，戴德生切實接受耶穌基督爲他完成的救贖工作之後，他滿心歡喜快樂，知道神悅納他，不是因爲他好，或是他能做甚麼，乃是因爲耶穌基督已經替他做成一切。「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這一點覺悟，就是他信仰的轉機，新生命的起頭，也就是神預備他到中國傳道的開端。

到了這時候，他才明白，當他年幼，父母所給他的訓練有莫大的價值。基礎已經立定

，進步就非常迅速。聖經成爲神所應許的迦南地，只等他進去佔領。禱告也是他所習慣的，一點也不費力，只是自然然的，將他的心對神吐露出來。雖然還有許多事尙須學習，卻沒有不良習慣或其他缺憾需要從他的心裏清除出去。聖靈在他心裏得到一片乾淨土，可以栽植嘉禾。正是十七青春，前途方長，甘爲愛主所用。

戴德生既知道自己確是神的兒子，心中快樂，溢於言表。他的新心充滿喜樂平安與滿足，「因爲聖靈和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與主同在的甘甜永遠不能使他忘記。與神和好之後，一切和人的關係也都好了。家庭的快樂恢復了，他成爲一個更好的兒子，更有用的助手，更親愛的哥哥。

還有一個很大的改變，就是他心裏迫切，要將他的一切奉獻給神，以報答神的大恩。如同希伯來人的奴隸，從心裏呼叫出來：「我愛我的主人，不願意自由出去。」他渴慕做主的工，或是爲主受苦，並和祂發生更深的關係。每天下午工作較閒，給他禱告的機會。他最愛閉戶，獨自一人與神交通。而主也在這時候特別親近他。

多年之後，戴德生寫出以下一段的話：「我記得很淸楚，那時我是何等快樂，將我的心傾倒在神的面前，再三對祂承認我充滿感謝的愛，因爲祂替我做成一切，在沒有希望的時候救了我。我求祂給我一點工作，來表示我的愛心與感謝；給我一點克己的工作，不管怎樣微小，如何麻煩，只要能夠使祂歡喜就好。我記得很牢，當我不折不扣的將我自己和我的生命，我的朋友，我的一切，奉獻在祭壇上的時候，一種深刻莊嚴的感覺就臨到我的靈魂，對我切實保證我的奉獻已蒙悅納了。那時神的同在極其眞切。有福哉，這一個經驗

！我也清楚記得，那時我俯伏在地，倒在神的面前，心中感覺到無窮的畏懼，無限的喜樂。我不知道神接受我做甚麼工作，但是我深深的覺得我不再屬於自己了。這個感覺直至今日不能磨滅。」

切實奉獻之後，有一個結果，就是開始注意到別人的幸福。以前他所關心的，首先就是自己屬靈的長進，現在卻不然了，他不能不做他主人的工了，就是求別人的得救。他不再因爲不能多做就一點也不做，更不以不配爲理由而袖手旁觀。倘若他不能講道或領聖經班，最少總可以分送福音單張或請人來聽福音。以前在禮拜日晚上，歡喜到禮拜堂去聽講道，現在必須到窮人所住的街上去分送單張。結果他得到神的讚許，而認爲是莫大的獎賞。

但是好事多磨。他有時覺得枯乾，內心衝突；有時覺得疲倦，掃興，愛安逸，好享受，不愛讀經禱告，屈伏在試探之下。他已經奉獻了，那是毫無問題的。可是當他和罪相爭的時候，他卻屢次失敗。他比從前更苦了。從前所認爲無關緊要的小過，現在變爲不可忍受的失敗了。雖已完全奉獻給神，卻是不能實行諾言。他所願意的善他不能作，他所不願意的惡他倒去作。他還需要學習向神說：「感謝神，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在這個關頭，只有二條路可走。一條就是放棄崇高的目標，漸漸退到一個沒有能力沒有喜樂的失敗基督徒的地步，另一條路就是繼續與主前進，仗着可靠的應許，要求完全的釋放，不但從罪裏得釋放，而且從罪的權勢裏得釋放，信靠主的忠實與大能，來赦免、釋

放、洗淨、使他完全成聖。同時憑神永遠的約，支取各種屬靈的福氣。只有第二條路，可以使戴德生滿意。他的得救問題，決不是一種馬馬虎虎接受一種抽象的信條，乃是一個眞切深刻的改變。基督的十字架已割斷了他的舊生命。世界所能給的任何東西都不能使他的心有安息，只有聖潔和不斷與神交通能夠使他滿足。因此，偶有屬靈的冷淡與鬆懈便使他非常恐惶。死沉的靈命他覺得苦不可當，他實在受不了倒退的靈命生活。就是倒退的開始，他也看爲比死更慘。

他認爲得救的人必須對神和人服役。然而沒有得勝的生活，就沒有法子做成神的工作。他自己經驗過，深知沒有內心的自由（脫離罪的自由），決不能幫助人。當他還沒有信的時候，他已明白基督徒合理的立場，就是澈底與神同行。他在當時就決定，若不能憑着單純的信心實現神一切的應許，就不如拋棄宗教較爲坦白。他不能騎牆，他痛恨模稜兩可的態度，並知道如果要做一個對神對人有用的信徒，必須有從清潔的心與無虧的良心所發出的愛，就是完全成聖。

他雖然有志求聖潔與得勝的生活，卻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常常覺得枯乾，軟弱，失敗，恐惶，幾乎失望。甚麼時候他從這危險的情況中被釋放出來，不甚清楚。可是有幾件神所安排的事，給他不少的幫助。一件就是看到一篇宗教的論文，標題叫作「聖潔之美」。這篇文章又激勵了他追求克服己與罪的渴慕。其次，在他自己禮拜堂的佈道大會，因爲引人歸主，又進一步與主接近。後來他看到以西結第卅六章廿五至廿七節：「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了。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汚穢，棄掉一切的偶像。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這段聖經也給他很大的幫助。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日禮拜日，他因傷風不能出去。他心裏歡喜，可以有機會自己一人安靜與主交通。他清楚覺得神的同在，可是還是覺得內心沒有平安。他爲新得救而進入安息的人歡喜，而悲傷自己不能完全得着基督的豐富。他想起他出外讀書的妹妹阿美麗雅，立刻寫信給她，告訴她自己在追求聖潔，並請她代禱。

那天晚上他上床的時候，心裏很痛苦。他的心渴慕主，但回想到自己的失敗，不配，使他幾乎不能自容。他想到雅各書第四章八節的話；「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這句話，凡有誠實謙卑的心的必能實現。但是戴德生卻常聯想到以賽亞的話：「禍哉，我滅亡了！因我是嘴唇不潔的人。」雖然如此，他還是不斷的注意到自己的需要，渴慕得着聖潔的生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主更看到世界廣大的需要，就是時候到了，福音必須傳到地極——尤其是中國必須開放，使最遠省份的人民可以聽到主的福音，因祂的大愛，歡喜快樂。中國千千萬萬的人民，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歷代坐在黑暗之中，自生日以至死時，沒有機會認識眞神。這時候，神正在顧到戴氏，但更顧到中國。但是這青年還沒有預備好聽神的呼召：「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爲我們去呢？」在他未能完全和神一致以前，聖靈必須在他心中作更深的工作。他越和神摔跤，求神給他力量勝過罪，他越對於罪和自己的欠缺貧窮有更深刻更強烈的感覺。若不先勝過罪惡，他不能也不敢

在靈程上前進。

到底甚麼阻力叫他得不着所渴慕的得勝生活？爲甚麼他常常倒退，失敗？是不是因爲他還有不肯放棄的私慾？不肯順服的苦衷？對於主的啓示，他是不是忠實遵行？他懇切禱告，求主指示他究竟甚麼事攔阻他的得勝，並求主給他力量排除一切的攔阻。他靠自己的努力已覺山窮水盡了，只有神能釋放他，幫助他，光照他。這是生死的關頭，他不能不像雅各呼叫出來：「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他單獨跪下，心裏興起一個大願心，如果神肯爲他作工，打破罪的權勢，澈底救他的靈，魂，體，從今時直到永遠，他就放棄世上一切的幸福，絕對受主的指揮與差遣。

他情願到任何地方，做任何工作，爲主的緣故，願受任何的苦難。他心裏這樣呼喊，不爲自己留下一樣，只要神拯救他，保守他不再跌倒。後來他這樣寫：「我永不忘記那時的感覺，言語不能把牠形容出來。我覺得我在神的面前，和無所不能的主立約。那時我似乎覺得要取消這約，但是不能，裏頭有聲音對我說：『你的禱告已蒙垂聽，你的條件已被接納了。』從那個時候，我堅信確知我已被召到中國傳道，直至今日，這個信念沒有離開過我。」他好像很清楚的聽見神的命令：「你爲我到中國去！」遂感覺活在世上的意義就是爲中國。同時，神完全滿足他的心願。此後，他過着一個更屬靈的生活。他的母親如此寫：「從那時起，他的心志堅定了。無論做事或讀書，都以這目的爲對象。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他的志向總不動搖。」

第二段　在巴因斯力及赫爾煅煉作中國傳道的工作

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五二年　十七至二十歲

第七章　新生活的開始　十七歲

一八五〇年的開始，便是戴德生新生活的開始。這時候他仍舊在他父親的藥鋪裏學生意。他被神呼召，預備做他在那時還是莫名其妙的工作，這工作需要他用全副精神去做，可能把他的生命犧牲了。至於如何開始工作，他沒有一點意見。就是怎樣開始預備，也不容易找到頭緒。但是神的呼召已來到了，不容再向後看。到底做點甚麼事呢？千事萬事，只是一件事—到中國，並在中國行神的旨意。但是細想一下，問題太多了，太難了。一個童子，在英國小城市作藥房的助手，他能替中國做甚麼？中國—數千年閉關自守，鄙視外國人；土地最大，人口至多，古老神祕，引人入勝而拒人於千里之外。她那可怕的需要令人望洋興嘆！她那排外的心理使人無法接近。這位童子有甚麼希望到中國去推進神的國？但是主已說了，「你為我到中國去。」那是具體的確定的。所以他只好立刻開始求主引導，並對一切關於中國的事盡量研究。

自然，在巴因斯力找不到一個熟悉遠東情形的人。連講論遠東的書籍，都不曉得到那裏去找。他想，可能本地主日學的創辦人惠華德先生能夠給他一點幫助，因為他近來同英國聖書公會有一點關係。所以就去找惠先生，並借得一本國語的路加福音書。那真是一個寶貝！惠先生並告訴他說，本地有一位牧師，收藏一本中國教士麥博士所寫的權威著作，

名叫「中國」。他立刻就找那位牧師借書。以下是他所寫關於這事的記載：「我聽說本城一位牧師有一本麥博士所著的中國。我馬上去找他，試借這一本書。他欣然答應，並問我爲甚麼要讀這本書？我說：『神呼召我到中國去傳道。』他說：『你打算怎樣去？』我說：『我一點也不知道。似乎將來只好照十二個使徒和七十個門徒的作法，腰袋裏不帶金錢，行路不帶口袋，只靠差我的主供給我一切的需要。』牧師很仁愛的將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說：『啊！德生，等到你年齡較大的時候，你就會更有智慧。那種辦法，耶穌在世的時候可以行得通，現在不行了。』我的年齡現在大得多了，但是我並不比那時更有智慧。我越久越信，我們若照主給祂門徒的指示和保證去做，在今日與主在世的時候是一樣行得通。」

「麥博士的書強調說到教會開設醫院的重要。因此我就決定研究醫藥，來作我預備工作的一種。」

「我的父母對於我到中國傳道的決心不反對，也不鼓勵。他們勸我煅煉我的身體，腦力，和靈性；叫我虛心禱告，等候主，隨祂的引導。祂若啓示，說我錯了，就順服祂住在本國。若爲我安排到中國傳道的機會，就遵命去。他們的勸告給我很大的幫助。從那天以後，我開始多在戶外操練身體，增進我的健康，爲預備將來度艱苦的生活。我將鴨絨墊子及其他舒服生活的用具盡量減除，並用餘下的工夫分送福音單張，領主日學，慰問病人。

還有一種預備工作，就是學中國字。外國人想到學中文，幾乎都被嚇倒。著名的中文

專家米兒蔭博士說：「要學成中文，必須有鐵的身，銅的肺，硬木的頭，鋼絲彈簧的手，老鷹的眼，使徒的心，天使的記憶力，瑪土撒拉的長壽（九百六十九歲）。」可是戴德生沒有中文先生或英華字典，毅然開始學中文。他用的方法大概如下：先從英文路加福音書找一短句，注意一個常用的字，例如「你」，「我」，「他」，「神」，「耶穌」等等，然後再找十幾句，裏面也有這些字的。後來又從中國本同一章節裏，找出那些相同而似乎與所選的英文字意思相同的字。這個中國字，他寫在一張紙上。然後再從全本路加福音書檢閱一遍，找出和紙上所寫相同的字。如果英文本裏每次也找出同樣的字，就把這中國字寫入自造的字典，同時用鉛筆註明意思。如果以後覺得意思確定，便用墨水筆再寫在鉛筆寫的字跡上。起頭進步很慢，後來經驗漸多，速度也漸高了。在他寫信給他大妹的時候，他的「字典」共有四百五十三個中國字，意思已確定的。還有二百左右的字意思尙未確定。我們看他這樣學中文，就知道他的勇氣了。

不久以後，戴德生從雜誌裏看見倫敦有一個國際性的佈道會，名叫中國協會。這會的目的在用中國人，叫他們和外國人的差會合作，到中國內地去佈道，特別是和葛慈拉博士（C. Gutzlaff）合作。戴德生寫信給中國協會的祕書皮爾士，並幫助他收捐。後來發覺葛博士被不正確報告所蒙蔽，所作關於佈道工作的報告全是假的。教會人士聽見這事，大為失望。戴德生不但不失望，反而意志更加堅决，預備工作也更加積極。他寫信安慰中國協會的祕書皮爾士，內有一段話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在進行這偉大的工作，我們惟恐不夠火熱。傳道人必須具有使徒的熱忱，忍耐，與不折不撓的精神，甘願捨已爲

人才行。願主興起合用的器皿，使我配做這種工作。」

第八章 「祂未曾留下一樣好處」 十七歲半至十九歲

戴德生雖然不因爲葛慈拉所領導之中國協會的失敗而灰心，到底不免受點刺激，心中難過。撒但趁此機會，推波助瀾，試探他，要使他灰心。同時他又遇到另一個試探。他的大妹阿美麗雅在耶穌聖誕節從學校回家，帶來一位音樂女教員斐小姐。她的聲音容貌都很美麗。戴德生一見傾心，女士也微露愛情。戴德生稍萌求婚的意思，但因爲已經獻身到中國傳道，不免想到種種困難，心中掙扎。他的情緒可以從他一八五〇年九月給大妹的信看出：「親愛的阿美麗雅：請你在每次禱告中紀念我。我從來沒有比現在更需要儆醒禱告。讚美神，我知道主耶穌的寶血洗淨一切的罪。但是我覺得很軟弱，實在一無所有。若不是因爲祂的幫助，我片刻也站不住。可是我仰望那剛強的給我力量，信靠人的終必失望，信靠主的眞有福了。這一種福氣，我已屢次嘗過了。我覺得我可以將一切掛慮交給祂。我眞能爲已往的一切事讚美祂，將一切未來的事交託祂。『祂未曾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我渴慕到中國傳道的心比從前更迫切。這一個國家常常在我心裏。試想一想，三萬萬六千萬人民，沒有眞神，沒有希望……可憐被人忽視的中國，幾乎沒有一人對她關心，而讓這廣大的國家，佔人類四分之一的民族不認識神，住在黑暗裏。

我衆已蒙天賜恩，享受聖智光明，
豈可見人在暗裏，不遞生命之燈？」

「親愛的阿美麗雅：務請替我禱告，求主使我更有基督的心，在一切事上受聖靈的引導，並叫我作一個很有用的器皿。務必爲神的國禱告，並確信神必給你一個答復。請繼續爲中國禱告。」

這時候戴德生非常之忙，每天很早就起來讀拉丁文，希臘文，神道學及醫學。禮拜日專心作屬靈工作。

關於戴德生和那位音樂教員的事，他也寫信給他的妹妹：「親愛的阿美麗雅：你最後一封信說，或者我應該寫信問中國協會，如果我結了婚的話，能否把我和家眷同時送到中國，請你原諒我不能同意這一點。我以爲假使這樣作，結果必適得其反，因爲他們自然會想到我要結婚，而負不起經濟上的責任，卻巧想利用中國協會來解決我的困難。所以現在斷斷不可寫信給他們。」

「你知道我目前一點不曉得怎樣到中國去，但是有一點我知道的，就是無論結婚不結婚，我必定去。我知道神已呼召我去，祂必供給我的需要。若以爲斐小姐願意到外國去餓死，未免太不合理了。即使她肯，我也決不願意她這樣作，因爲我太愛她了。你知道我是一無所有的，也沒有可希望的金錢，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不能考慮婚事。我不能否認這種景況使我憂愁得很，但是我的天父知道甚麼是最好的，祂不留下一樣好處不給我。我必須憑信心生活，必須抓緊信心—單純的信心，這樣祂必將一切關於我的事做到恰好。請你不要想我是冷淡，漠不關心。我還有甚麼辦法呢？我知道我愛她，沒有她作伴而單獨出國，會使我太孤單了。但是我不能把她帶入窮困。務必爲我禱告，這種情形幾乎可以使我

發狂。但願神施恩，使我能夠完完全全信靠祂。」

戴德生和中國協會的祕書皮爾士已通了幾次信。該會有意考慮送他到中國傳道，來函問起幾點，叫他答復。以下便是戴回信的節略：「皮爾士先生：現在我將你所問的各點分別答復如左：

（一）我知道我確已重生，因為我從前所愛好的世俗快樂，現在毫無興趣了。從前不喜歡讀經禱告，現在已成為最大的樂趣。『我知道我已出死入生了，因為我愛弟兄。』『聖靈與我的心同證我是神的兒子。』我毫不疑惑，我若被召離世，地上的帳棚若被拆毀，必得神所造天上永存的房屋。我覺得我在世界上是一個旅客，天堂纔是我的家。知道在我自已，沒有一樣使我配入天堂；我乃是一個貧窮可憐，無依無靠，該下地獄的罪人。但一切的豐盛在祂裏面居住。感謝主，我是一個蒙恩得救的罪人。

（二）我今年十九歲，未婚。

（三）關於我的健康，我未曾害過大病，但是不能算強壯。可是我現在的健康程度超過以前任何時期。我以前常因省出時間來讀書，忽略了運動，以後當更注意我的健康。

（四）關於職業，自從一八四五年，除了九個月在銀行裏學生意以外，都是作我父親的助手。他是一位化學及藥學專家。

（五）至於教育程度，我在家讀書到十一歲，然後入學讀到十三歲，那時教師辭職，沒有好的人代課；到聖誕節我離校回家，入我父親的藥房，除了固定的功課以外，我自修拉丁文，幾何及代數，頗感興趣。我有機會到一個相當好的圖書館看書，借書，也學

了一點希臘文，解剖學，及生理學。

（六）關於我對於教會的觀念，我起初加入循道會，因爲我的父親及朋友都屬於這個教會。後來因爲對於道理上及聖經的解釋上和該會不能一致，我就從那會退出。」

在他十九歲的生日，由他姨母的介紹，他到赫爾市開始作名醫哈迪博士的助手。

第九章　「爲要得着基督」　十九歲

戴德生到了赫爾市哈迪醫師的診所服務，表面上一切似乎很好，內心卻不平安及頗有憂慮。一來是因爲他已獻身到中國傳道，卻感覺到前途的渺茫，離實現的時候似乎比以前更遙遠。二來是因爲他的目的在多得醫病的經驗與學理，預備到中國用醫病的方法開傳道之門。可是到了赫爾之後，天天忙於雜事，沒有多少時候學習醫道，這也是使他難過的緣故之一。更大的原因就是戀愛的事，因爲赫爾離斐小姐教音樂的學校很近，二人來往較多，情感也濃厚起來，可是斐小姐對於戴德生到中國傳道不表同情。她有時問：「你非到中國去傳道不可嗎？」言外之意，似乎是說：「假使你能夠住在英國服事主，豈不是好得多嗎？」戴德生一面愛主，一面也熱愛這位可喜的小姐，因此不能專誠事奉主，內心爭戰，與神失去完全的和諧。他懇切求神感化她，使他們二人同心做主的工，因爲他必須往中國傳福音，那是沒有法子取消的。即使因此失掉她的愛，也只好犧牲。可是這犧牲似乎太大，怎能忍受得了？

正在他最難過的時候，慈悲的神體恤人的軟弱，給他兩種機會得到安慰與幫助。一個

就是和熱心愛主的弟兄們有屬靈的交通，並共同爲窮苦墜落的人服務。還有一個好機會，就是和他的妹妹阿美麗雅一同往倫敦去赴第一次的世界展覽會。在倫敦，除了和妹妹飽看展覽會之外，並到大英銀行去見中國佈道會（以前稱爲中國協會）的祕書皮爾士。皮祕書帶他和他的妹妹去多田咸和貴格會的弟兄姊妹聚會，使他不但覺得十分快樂，並在那裏結交許多朋友，日後對於內地會的工作大有貢獻。

此外還見了一個人，就是一位德國教士名叫羅佈施。他才從中國回來，可以告訴戴德生關於中國傳道的事。他曾藉着醫學知識到中國的內地，就是香港以北，廣東南部一帶地方去傳道。可是戴德生沒有從他得到鼓勵。見戴氏的時候，羅氏大聲說：「你要到中國去傳道？那決不能行。他們叫我『紅毛鬼』，若看見你，一定會大驚而逃。你絕不能使他們聽你說話。戴德生很鎮定的答復說：「可是叫我到中國去傳道的，乃是神，祂全知道我的頭髮和眼睛的顏色。」

一個禮拜過得很快，戴德生又回到赫爾，住在他姨母的家裏，起居飲食和一切設備都很舒服。但是主要煅煉他，預備將來在中國過苦的生活，所以安排一切，使他遷居。至於他決定遷居的理由，可看他自己所寫：「沒有離開巴因斯力之前，我就考慮到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做主的聖工之用。考慮的結果，認爲無論甚麼收入必須捐上十分之一。到了赫爾之後，起頭免費住在哈醫師的家裏，從所得的薪水捐上十分之一，並無困難。後來因爲哈醫師需要房間招待親戚，我就搬到我姨母的家去住，而另由哈醫師支付膳宿費。我自問：『所收的膳宿費是否也應該抽出十分之一獻給主？』結論是：既爲一種收入，自然是要抽

的，就是按照政府所規定的所得稅條例也是必須上稅的。這樣一來，所剩的錢就不夠用了。經過多次禱告和考慮，我就決定離開我姨母舒服的家，在近郊租一個小房間，自己料理伙食。這樣一來，我就可以從我的收入捐出十分之一了。雖然起初很覺得遷居後的生活苦，卻也得到很多的益處，就如多得一點時間靜讀神的話，慰問窮人，並得在主日晚上出去傳福音。工作的時候遇到很多困苦的人，不能不賙濟他們，我就更加儉省。因而發現我所能捐助的，遠超出起頭所打算要做的。」

他所租的房間很小，不到一丈二尺見方。房間在樓下，直通廚房。又近一條河溝，環境污穢，鄰居都是貧民，四週偏僻荒涼，夜間路燈稀少，僅能見路。戴德生故意遷入這種環境，以便學習吃苦，節省開支，賙濟窮人，他的用意之深，非一般人所能知道的。

至於他的飲食，更是十分儉約。他說：「我有兩個目的，一個是學習辛苦的生活，另一個是節省金錢來賙濟窮人。我很快的就發覺，必需的費用少於從前所認為最低的生活費。牛油、牛奶，我都不用了。主要的食品就是大麥片和米飯，偶而吃些別的東西，換換口味。這樣一來，很少的錢就能供我的需要，每月可以節省收入的三分之二賙濟窮人。我的經驗是：供養自己越少，幫助別人越多，心中的喜樂和屬靈的福氣也愈豐滿。」

可是好事多磨。俗語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撒但不甘心讓戴德生在屬靈的江河上一帆風順，就趁這位十九歲青年在寂寞的環境裏，渴慕同情與愛心的時候，下了毒辣的魔手，叫戴氏的愛人下最後警告。就是說，她不願意陪戴氏到中國傳道；她的父親連聽都不要聽。如果他一定要到中國去，就得放下她；若要和她訂婚，就得犧牲中國，二者不可

兼得。戴德生聽了這話，痛苦極了。放下她嗎？難於登天。違反神的命令，破壞自己的約言，漠視中國的需要嗎？那是萬萬辦不到的。因此，他眞是進退兩難。他的信心幾乎動搖。十二月十四日主日早晨，他枯坐在他寒冷凄涼的小房裏納悶。他不愛禱告，心裏充滿痛苦與苛刻的思想。撒但趁此機會，給他奸詐的暗示：「這樣的犧牲眞值得作嗎？你爲甚麼一定要到中國去？何必爲一點抽象的責任，終身勞碌受苦？算了罷，還是趁你可以得着她的時候，決定放棄到中國傳道的理想罷！就在英國謀生，並事奉主，正如大家所作的一樣，你還可以得着她。」可是主的愛對戴德生申辯、呼籲、力爭。那時眞是他最危險動搖的時候。到底聖靈舉起戰旗，驅逐那惡者，戴德生仗着主的大能得勝了。他寫信給他的大妹說：「有好幾天，我的心難過得可憐，似乎不能禱告，也不要禱告。我將自己的痛苦藏在心裏，而不放在主的身上，直到不能忍受下去。禮拜日我覺得不高興到禮拜堂去做禮拜。撒但的試探，如同怒潮，湧入我的心，使我不能不喊叫出來：「主啊！求你救我，我滅亡了！」撒但對我說：「你所選擇的道路一定是錯的，否則不會受這麼大的試探。」我覺得灰心，幾乎要放棄一切。但是感謝主，祂使我覺悟到責任的道路才是穩當的道路。我終於赴會去了，心中還是極端痛苦。可是回來的時候不然了，有一首詩刺透我的心，感謝主，我禱告了，我忍不住眼淚，我的重担減輕了。下午我獨自坐在外科手術室，默想神的愛，神的良善，我的回心轉意，以及祂賜福給我次數之多，我所受的試探比別人所受的是何等渺小。祂澈底使我軟化，謙卑。祂的愛融化了我冰冷的心，我以至誠求祂赦免我忘恩負義的行爲。」

「是的，主使我自覺下賤，慚愧，看見自己是何等的軟弱，敗壞！祂是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祂雖沒有把受試探時候痛苦的感覺消除，卻叫我歡唱：「我心尊主爲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爲樂。」

「我確實爲祂的恩典而喜樂，並要繼續不斷的喜樂。只要祂給我一口氣，我必讚美祂。現在我在主的愛裏歡喜快樂，我能爲過去的一切感謝祂，爲未來的一切，毫無懼怕的信靠祂。」

戴德生犧牲了他的愛人，得着了基督。保羅說：「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爲至寶。我爲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爲要得着基督。」這是保羅老年所說的話，戴德生在十九歲時就學會了這個教訓。」

第十章　「本於信以致於信」　十九歲

戴德生的母親看見她的兒子身體不康健，又想起將來到中國過艱苦的生活，怕他受不了，因此在她的書信中露出憂慮的情緒。她的兒子回信說：「親愛的母親，不要讓任何事使你失去鎮定的心。傳福音確是最尊貴的工作。假如天使可以負此使命，我相信他們也將以爲光榮。當然，我們對於天倫，不能沒有情感，但是我們豈不應當以克己事主爲快樂麼？假使我背約，逃避責任，或是主對我收回祂管教的恩典，豈不是要使你更難過嗎？主保守我不失足，不墜落，這就是祂的恩典啊！至於我的身體，從來沒有像現在的健康。衣食我都很謹慎，請你放心。……」

「親愛的母親，請你繼續替我禱告。雖然在一切關於暫時的事上我都很舒服，非常快樂，也很感謝主，但是我覺得我需要你的代禱。母親啊！我有說不出的渴慕，要作一個傳道人，把福音傳給貧窮可憐的罪人，爲那替我死的主鞠躬盡瘁。我覺得似乎我能夠爲這一件事放棄我所有的一切，不管牠怎樣寶貴。」

「母親，試想一想，每年一千二百萬中國人去世，沒有神，沒有希望！教會與信主的人是如何的缺少誠懇迫切的心啊！我們這樣愛世界，懶惰，麻木不仁，忘恩負義，不服從主所給的命令—『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我們得不到神的愛和基督的平安，豈不是應有的結果嗎？……」

「誰注意中國呢？每禮拜讓二十五萬中國人與世永別，而他們對於神，基督，和救恩毫無所聞，我們豈不該用慈悲的眼看這浩大的羣衆嗎？神對我們是何等的慈愛，讓我們像祂，有聲音喊着說：『請來幫助我們！沒有人關心我們的靈魂嗎？』我們可以置之不理嗎？我們已蒙光照的人，從天得到神的智慧，豈可不將生命之燈光照黑夜中的人嗎？」

「我必須結束這封信。主耶穌爲你受死，你不肯爲祂犧牲一切嗎？母親，我知道你肯。願神和你同在，安慰你。」

「如果我有了夠用的積蓄，可否就動身到中國去？我覺得似乎若不替中國做一點事，就不能夠活下去。」

戴德生對中國固然有頂大的熱心，可是他並不是不知道前面的困難。他曾這樣寫：「到了中國之後，舉目無親，無人幫助，對於保護供給及其他一切的援助，除了神以外，別

無可靠，這眞是一樁嚴重的事。我覺得若要舉行這工作，非將屬靈的肌肉加強不可。無疑的，信心若不失敗，神决不誤事，但是倘若信心不夠，怎麼辦呢？那時候，我還沒有學到一個眞理，就是：『我們縱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因爲祂不能背乎自己•』因爲我不明白這一個眞理，所以就發生一個嚴重的問題：我是否有充分的信心，叫我可以放膽開始執行放在我面前的使命？」

「我常想我到中國之後，不能對人要甚麼，只能向神要。所以在未離開英國以前，先學習只用禱告，求神感動人來幫助我，這是何等的重要啊！」

戴德生知道信心可以移山，克服各種困難，作成不可能的事，但是他究竟有沒有這種信心？他也知道信心是一種恩賜，可以發揚光大，但是要牠發育長大，必須操練。可是要操練，就不能不經過試煉，所以應該歡迎橫逆、困難、勞苦、窮乏。

戴德生在沒有離開英國以前，就立志學習只用禱告求神感動人，給他必需的合作。不久之後，就遇到一個場合，讓他可以實習這功課。以下是他自己所寫的大概情形：「我的老闆哈醫師非常之忙，恐怕忘記按時付我薪水，就吩咐我到時候提醒他。我决定不要直接告訴他，而藉着禱告，求神使他記得，希望可以因禱告蒙神的垂聽而得到鼓勵。」

「有一次，在發薪水之日已近的時候，我照常對於這一件事多多禱告。時候到了，但是哈醫師沒有題到我的薪水。我繼續禱告。一天一天過去，他還不記得。到了禮拜六，算了自己的賬之後，我身邊只剩『半克勞因』（值二『先令』六『辨士』），我仍繼續禱告。」

「禮拜日又來了，那天我特別快樂。早晨到禮拜堂去作禮拜，下午和晚上到窮人家裏傳福音。在這時候，我覺得似乎在地上過天堂的生活，快樂極了。」

「那天晚上十點，會畢之後，一個窮人請我到他家裏去替他的妻子禱告，說她要死了。我立刻答應他，並在走路的時候問他爲甚麼不請一位神父替他的妻子禱告？他說他已經請過了，但是神父非先收到十八個『辨士』不肯去，而他又出不起這錢，因爲家裏正在挨餓。我聽了這話，心裏想：可惜我所有錢財，不過『半克勞因』，且是一塊硬幣，不可分開；明天早上，雖有麥糊可吃，中飯卻沒有甚麼可吃的了。這時不知怎樣，心中的快樂忽然停止了。但是我不自責，反而責備那個可憐的窮人，說他不應該等到山窮水盡的時候，爲甚麼不早一點去找救濟窮人的當局。他說他已經去了，可是當局叫他明天十一點鐘再去，但是他恐怕妻子今晚就要死了。」

「啊！我心裏想：倘若我身邊有二『先令』六『辨士』，而不是一塊硬幣，我將何等樂意給這可憐人一個『先令』，但是把我的『半克勞因』都給他，那是不可思議的事。那時我還夢想不到，事實無非是我能信靠神與一個『先令』六個『辨士』，卻不能信神和一個空的錢袋。」

「這人領我進入一個院子，我跟他走的時候，心裏有點害怕，因爲以前曾在此地受過居民的侮辱：福音單張被撕碎，並受了警告，不准我再來，因此頗感不安。但是責任所在，不能不跟他走。他領我走上了一層破爛的樓梯，進入一間壞得可憐的房子，一見傷心，慘不忍睹。有四五個小孩站着，他們凹入的雙頰，證明長期飢餓的結果。倒在一張破爛不

堪的小床上的是一位力竭聲斷，疲憊已極的母親。在她的身邊有一個出世才三十六個鐘頭的嬰孩，奄奄一息，哭都哭不出聲來。」

「啊！我又想：若是我有兩個『先令』一個『六辨士』，我將何等樂意給他一個『先令』一個『六辨士』。一種可憎惡的不信，還不讓我順服內心的感動，叫我拿出我所有的救濟他們的痛苦。」

「那時候，我不能說出甚麼話來安慰這些可憐的人，那是一點也不希奇的。我自己還需要別人來安慰我哩！我開始告訴他們不要灰心，雖然他們的境遇非常之苦，但是在天上有一位慈愛的父親。這時我心中有聲音喊叫：『你這假冒爲善的人哪！你告訴這些不信的人天上有一位慈悲的父，而自己卻不肯將一塊『半克勞因』交託給他！』」

「我的喉嚨幾乎被塞住。我想：假使我有一個『二先令硬幣』和一個『六辨士』，我必定樂意給他們一個『二先令硬幣』，而留下其餘的錢自用。可是我還是不願意單單依靠神，而放棄這『六辨士。』」

「在這種情形之下，說話是不可能的。但是希奇得很，我還以爲禱告總不會有甚麼困難。正在那個時期，禱告於我是很快樂的事。禱告時，絕不感覺疲勞，話語更是如同懸河瀉水，滔滔不絕。我以爲只要跪下來一禱告，他們和我本身就都得到安慰了。」

「『你請我來和你的太太一同禱告，』我對那個人說，『現在我們就禱告。』說完，我跪下來。」

「但是我剛開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我的良心立刻對我說：『你敢愚弄神嗎？

你敢跪下叫祂父親，而將那塊『半克勞因』藏在腰包裏？』」

「這時候，我內心起了一種空前絕後的爭戰。我不知道那晚上怎樣說完禱告，也不知道所說的話是否語無倫次。但是有一點我知道的，我站起來的時候心裏非常難過。」

「這位可憐的父親對我說：『先生，你已看見我們所處的境遇，是如何的悽慘可怕！如果你能夠的話，請爲神的緣故幫助我們。』」

「在這時刻有一句話閃入我的心：『有求你的，就給他。』王的命令帶着能力。」

我把手伸入口袋，將『半克勞因』慢慢的抽出來給他，同時說：『你或者以爲把這錢給你，似乎是一樁小事情，因爲我的境遇比你的好，但是我告訴你，我所有的錢只是這一點，全部都給你了。我剛才對你說的話是眞的，神的確是我們的父，我們可以信靠祂。』喜樂如同怒潮回到我的心。我能隨意對這窮人說任何的話而不感到一點虛假，屬靈福氣的阻礙也消除了，我相信永遠消除了。」

「不但那可憐婦人的生命得了救，我深深覺得，我自己的生命也在那天晚上得救了。如果神的恩典沒有在那天晚上得勝，而我沒有順服聖靈對我力爭的眞理，恐怕我的靈命從那時候，就要觸礁沉下去了。」

「我記得很清楚，那晚上我回到寓所的時候，我的心和我的錢袋一樣的輕。黑暗荒涼的街道，回響了我禁不住讚美的歌聲。當我拿起麥糊來吃，我眞不願意拿牠來換一個親王的筵席。當我跪在床邊禱告的時候，我提醒主注意祂自己的話：『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耶和華必償還。』我求祂不要欠我太久，否則明天就沒有中飯吃了。內外都平安

，我安睡了一個快樂的良宵。」

「第二天早晨，我還有一碗粥。沒有吃完之前，就聽見郵差敲門的聲音。我在禮拜一難得收到信，所以一看見二房東拿一封信來，覺得有一點希奇。我一再看信封，卻看不出是誰寫的。那一定是一個陌生人寫的，要不然，就是故意假裝字體。而郵局的印，更是模糊不清，不知從那裏寄來的。打開信封一看，沒有一個字，只有一張白紙，包着一雙羔羊皮的手套。當我很驚訝的打開來看的時候，一塊『半鎊』英金（值四個『半克勞冈』）掉在地上。」

「感謝主！我喊出來。十二小時的投資，得到百分之三百的利息！好個利息！假使赫爾的商人，能夠從借貸得到這種利息，不知要快樂到甚麼程度？我馬上立志，把我所節省或賺來的錢，存入這無法破壞的銀行。對於這個志願，直到如今我仍不後悔。」

「多少次我回想到這件事，以及祂在困難中所給我的幫助，我們若在小事上對神盡忠，必能得到經驗和力量，來幫助我們渡過一生最嚴重的難關。」

可是這一段事還沒有了，主要的困難尚未解除。戴德生雖然不斷的禱告，哈醫師卻還不記得給他薪水。下文是戴德生對於這段事的敘述：「這次神施非常的恩典，救我脫離窮困，使我得到很大的喜樂，並堅固了我的信心。可是一個『半鎊』無論如何儉用，不能維持很久，仍須繼續禱告，求主使哈醫師記得付我的薪水。我的禱告似乎未蒙垂聽。不到兩個禮拜，我的處境又和那個禮拜日的晚上一樣了。這時候，我繼續為這事懇切禱告。」

「自然，我所焦慮的不是錢的問題。那只要我肯開口，立刻可以拿到。我所關切的問

題是：我能不能到中國去？究竟會不會因爲我信心不夠，且在禱告中無能力對付神，而使我不能做我所看爲寶貝的事，就是到中國傳道？」

「一週又將過去了。我覺得非常狼狽，因爲不但是我一個人的伙食費問題，禮拜六夜我應當付我的二房東房租，她又正等這錢用。我應否爲她的方便向哈醫師提到我的薪水？然而我若這樣做，便是自己承認沒有資格到中國去傳道。禮拜四和禮拜五兩天，除了做必須做的事以外，都在禱告中和神力爭苦鬥。但是直到禮拜六還是一切仍舊。這時候，我便向神懇切呼求祂的引導，問祂是否要我繼續等候祂？照我所能判斷的，神要我等候，並保證祂必用些方法解决我的問題。所以我就决定等候下去，心中覺得很平安，重担也沒有了。」

「禮拜六，約在下午五點鐘，哈醫師開完了方子，伸腰仰面，坐在大椅子裏，談論神的事。他眞是一位好的基督徒。我忙着看一鍋沸騰的藥湯。他忽然說：『戴生，你的薪水不是又到了期嗎？』這時候，我的情緒，可想而知，在未能答復之前，我不得不嚥兩三下。我的眼睛注視煮藥的鍋，背着哈醫師。我盡所能的鎮定，答復說：『已經過了一些時候了。』此刻我滿心感謝，想神一定聽了我的禱告，使他在我最需要的時候，記得我的薪水，並無須我說一句話去提醒他。哈醫師答復我說：『哦，可惜你不提醒我；你知道我是多忙啊！我若早一點想到就好了，因爲今天下午，我才把所有的錢存入銀行，不然，我就付給你了。』」

「這個意外的波折所給我的反感，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我不知道怎麼辦。幸而在這

時候，藥正沸騰，給我機會拿藥鍋跑出房去，心裏歡喜哈醫師沒有看見我的臉，同時預備等在外頭，待哈醫師回家才進來。」

「那晚上我照常讀聖經，並預備禮拜日在工人住宅講道的稿。約十點鐘，正要熄燈，忽然聽見哈醫師的脚步聲，他對着自己大笑，似乎想到很好玩的事。他進入外科室，叫我把帳日的清單拿來，並告訴我說：『今晚有一位頂有錢的病人剛來付款，奇怪得很。』我把這一筆款寫入總賬。哈醫師剛要出去，忽然轉過來，將剛才所收的鈔票交給我，說：『惠生，你就把這些鈔票拿去罷！下禮拜再把所欠你的還淸。』」

「我又回到我的小房間，滿心快樂讚美主，知道到底我還是可以到中國去！」

第十一章　「如果是你請叫我履海就你」　十九至二十歲

戴德生心裏迫切，要到中國傳道。他寫信給他的妹妹阿美甕推說：「我覺得主正在對我說：『如果我爲你開了門，或是命令你就去，在未能看清前途的時候，你肯不肯去？』我現在還不敢說主是不是要我辭職，就到中國去而全憑信心，毫無疑慮。我正在忍耐等候祂的引導……假使我再等二年，積蓄了六十金鎊來買船票，那倒不如當一個船員或水手，立刻往中國來得快。到了中國之後，六個月或八個月之內，我就可以學會一點中國話，我若能夠將福音的眞理教一個罪人，同時聖靈若作工，而這罪人得救，他將永遠快樂讚美主。這樣比較起來，四五個月船上的辛苦算甚麼呢？」

後來經許多親戚朋友的勸告，他決定暫緩動身來中國。三月二十二日，他寫信給他的

母親說：「關於往中國的事，遵照你的意見和親戚朋友一致的忠告，我決定留在赫爾再服務一年。我對於你的判斷非常滿意，我已求那鑒察人心的主帶領我們，使我們得到具體和一致的意見。若是主要我早一點去，祂會把我推出去，或是爲我開一條無可誤會的道路。主是垂聽禱告，實行諾言的主。」

這時候戴德生的老師哈大夫，想和他立個繼續學醫的合同，條件很有利於戴氏。但是他不敢接受，恐怕躭擱他到中國的時候。約在這時候，他得了一種引導，就是應該到倫敦去，以便得更好的機會學醫。同時他的父親正考慮到美國或是加拿大去，一面經商，一面傳道，並託德生的母親問他，是否願意留在巴因斯力，掌管藥房二年之久。戴德生聽見頗爲驚訝，立刻表示不能接受。後來覺得對不起父親，非常後悔，立刻函稟父親如下：「敬愛的父親：我不能親來陪罪，所以只好用浪子的口吻寫信給你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不配稱爲你的兒子。我從前那樣答覆你，叫我的良心屢次責備我；我若不求你的饒恕，心裏就不能再有平安了。我曾說，我若回家，必有種種犧牲，但是我並沒有題到一個字，說起你甘心爲我所作的犧牲—你因爲愛我的緣故，夜間少睡，日裏操心，犧牲金錢養育我，苦口婆心教訓我，使我今天可以享受種種幸福，而我竟這樣報答你的慈愛！我曾向你筆述，說爲你料理二年的生意，將受何種的犧牲，而卻不想到你爲我的利益，辛苦經營這生意二十年之久。父親，我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不肖子！我深深的痛悔！你肯不肯饒恕我？靠着神的恩典，我以後願意努力盡兒子之責。如果你要的話，我很願意很歡喜回家住二年，因爲藉此可以表示我是眞心悔改的。以後若是主願意，我還希望到中國

去作祂的聖工。你的愛兒德生。」

戴德生雖然願意犧牲，神卻不要他這樣做，因爲他的父親自動放棄赴美國的計畫

關於往倫敦學醫的問題，戴德生已經清楚知道是應當去的，可是究竟怎樣去？住在那裏？如何供給生活費？一切都沒有具體的辦法，心裏作難。有一天，他看了詩篇第三十七篇，得到很大的幫助，就立志將一切難題交給主，心裏大得安慰。八月二十七日寫信給他的母親說：「關於往倫敦的事，我從家裏回到此地之後常常禱告，並細想我爲甚麼要到倫敦去。結論是，因爲可以幫助我更能好好的服事主，並爲祂的國工作。我又深信，這一步是到中國傳道的一個很有價值的預備。那末，我爲甚麼還不去呢？無他，只是因爲對於費用有問題。假使我的生身父親答應我，在有需要的時候寄十鎊給我，我早已辭職去了。我豈不更應該信靠我的天父，勇往直前嗎？因爲祂說：「不要憂慮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

「責任已經看清，而還是隨着情況的轉變而定行止。這種態度，我認爲是疑惑主的信實。所以我在上禮拜六，就通知哈醫師，說我要到倫敦去，不管找得到事做與否。」同時他本着破釜沉舟的決心，介紹他的表弟約翰頂他的缺。

九月四日，他寫幾句給他的妹妹如下：「在倫敦至今沒有找到合適的差事，我並不爲此操心。祂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因此信靠祂的，心裏有完全的平安。我知道祂只是試驗我，爲要增加我的信心。一切都是出乎愛，只要祂得着榮耀，我就心滿意足了。親愛的妹妹，替我禱告，求那能保守我們不失脚的，加強我的信心，使我在祂的愛裏

得以完全。」

不久之後，一位住在倫敦的姨丈，答應給他暫時的住所。中國佈道會願担任他的醫院學費，此外還得到幾封介紹信。他滿心快樂，寫信給妹妹說：「……讚美主！直到如今，祂供給了我一切的需要。現在我有家可住，有錢可付眼科醫院和其他課程的學費，又有基督徒作我的朋友。在祂認爲合適的時候，祂會替我找一個合宜的事做；如果祂不要我找事做，祂會照祂所認爲是最好的方法供給我的費用，並給我工作。我將一切交在祂的手裏，因爲我看得很淸楚，這是最穩當最平安的道路。去年秋天，我煩惱，憂慮，計算，揣測如何辦這樣，辦那樣，如同不能游泳的人拚命掙扎，又像魚離了水開合枯唇，但是一切都沒有用處。現在我明白了，若是主開的路，雖然起頭似乎有種種阻礙，祂先去掉一個困難，再掃除其他的阻礙，似乎明明的說：『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第三段　在倫敦及海上煅煉到中國作傳道的工作。

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五四年　二十至二十一歲

第十二章　除主以外別無可靠　二十歲

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戴德生在濃霧中到了倫敦。他到倫敦來之前，對於生活費、工作等問題，並沒有準備好。所靠的只有一點—神的應許和祂的信實。以下是他自己的話：「雖然我是一個半信半疑膽怯的孩子，神還是願意聽我的禱告，使我滿心歡喜。可是在沒有去中國之前，我覺得仍須再試驗我信靠神的能力。這次恰巧有一個很好的機會給我試驗一下。我敬愛的父親自動表示願意負責，付我住在倫敦的一切費用……。中國佈道會也表示肯替我出一切費用。後來經過禱告，主引導我，使我清楚知道，可以不接受。所以我就寫信，把兩方面的好意都辭謝了。」

到了倫敦，暫住在他舅父的宿舍，和表兄弟多馬住在一間。舅父和多馬看見德生甚麼也不肯照普通的習慣打算，連學醫的志願書也不肯簽字，甚至他們所認為正當的娛樂都不參加，就覺得希奇得很，言語中頗有譏諷。戴德生和中國佈道會接洽學醫補助費的時候，看見那會注重許多麻煩無謂的手續，覺得有點不耐煩。後來同皮爾士祕書當面商量，認為可以通融，便用介紹書代替各種證書。

這時候戴氏寫信給他的母親說：「關於你所問的幾點，我試照我所能的答復幾句。其實我所計劃的，你幾乎全知道。總而言之，現在沒有一樣確定，但是主的應許，『我總不

撇下你，也不離棄你』是可靠的（希伯來書十三章五節）。我現在還沒有差事，也不打算找事做。倫敦似乎是一個令人難受的地方，空中充滿嘈雜之聲，人民惶惶奔走，你眞想不到住在自私，輕薄，俗氣很重的人中，和我以前安靜的生活相差多大，多遠！但是一想到神保守我們的大能及使徒保羅的話：『靠着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羅馬書八章三十七節）又覺得何等的興奮！」

「靠主解決一切問題是何等的甘甜！凡祂所引導的，都是最好的。如果我們必須像亞伯拉罕，遵從神的命令，離開家鄉，不知道往那裏去，那也何妨？祂知道。不信的人只能看見困難，信的人却看見在他們和困難之中有神。」

「摯愛的母親，不要讓你的心憂愁，那位供養，保護，引導我的，還是保守我的心在完全的平安裏。祂一定會把一切做得恰好。但願祂時時刻刻用我們榮耀祂的聖名。」

他的信心得到了神的獎賞。十月二十四日又寫信說：「我的心很快樂，各事都有辦法，明天我預備到醫院去開始工作。請你替我謝謝父親樂意要負擔我費用的好意，我沒有接受，因爲深知信靠主的永遠不會落空。」

第十三章　「主必預備」　二十歲

戴德生憑信心到倫敦去學醫，一切仰賴主的供給，生活非常儉樸。他和表兄弟同住一間，每天來回醫院，要走八九英里的路。他的飲食非常簡單，早晨和晚上只吃粗麵包和水，中午吃兩三個蘋果。他每天下午回寓所的時候，順便買一塊麵包，叫賣麵包的把牠切成

兩半，因爲以前自己切，不知不覺切一大半晚上吃，明天早上就吃不飽了。一天的伙食只有三個「辨士」，約合美金六分錢。

戴德生的家並不窮，他爲甚麽要過這樣窮苦的生活呢？爲甚麽謝絕親友一番好意的幫助呢？目的就是要試驗他能不能藉着禱告祈求，得到神直接的幫助，要證實聖經上的應許是否每次可以兌現。他很清楚，在英國要得到親友的幫助是不成問題的，可是到了中國之後，人地兩疏，舉目無親，到那裏去求人的幫助呢？如果他沒有把握藉着禱告，直接從神得到幫助，倒不如早點知道，不要等到了中國之後才發覺。以下一段關於信心的試驗，是他親筆的敘述：

「住在赫爾的二房東芬曲夫人，託我每月到倫敦某輪船公司代領她的丈夫芬大副的半薪，並郵寄給她，以便節省匯費。最近一個月，我正忙於預備考書，沒有工夫去領款，所以就先將自己的錢寄給她，等考完了書再去領。不料，一見船公司的賬房，他卻告訴我不能照付，因爲芬大副擅自離職，不知到那裏去了。我說：『這樣使我太不方便了，因爲我已經把款預先付了。』他說：『抱歉得很，但是我不能不照公司的命令行。』」

「過了幾天，我縫釘一本簿子，預備紀錄演講，一時不慎，刺傷我右手的食指。數分鐘之後，竟把這件事忘記了。次日早晨，我照常到醫院解剖屍體。所解剖的是一個死於惡性熱病（敗血病）的屍體。約上午十時左右，我覺疲乏得很。中午在外科病房的時候，忽然覺得非常難過，似乎要吐，四肢無力，我喝了一杯涼水，覺得好點。下午上課聽講時候，不能執筆紀錄，演講未完，就覺得右臂和右身痛得利害，病勢益加沉重，旁人已能看出

。就將我的解剖器具收拾起來，並告訴解剖部的指導員說明我的症狀。他說：『這事清楚得很，一定是你解剖時傷了手。』我告訴他我很小心解剖，絕未受傷。他說：『一定有傷。』並細看我的手，卻看不出甚麼。」

「忽然我記起昨晚針刺食指，並問教員說：『過了許久，傷口還未自封嗎？』他認為這就是病的原因了，勸我馬上叫一輛馬車回家，料理身後的事，『因為，』他說，『你是一個死人。』」

「我起頭覺得憂愁，因為不能到中國去。一會兒又覺得我在中國有工作，不會死的。同時向這位不信主的教員作見證，說我歡喜離世見我的主，可是因為我有使命在中國，無論病勢如何嚴重，必能脫險。」

「『好得很，』他回答說，『但是還是趕快叫一輛馬車趕回家去，不然就沒時候結束你的事情了。』」

「此時我兩袖清風，那有錢雇馬車？想到醫生的話，覺得好笑，就動身預備走回家去。才走一會兒，力氣沒有了，就乘公共馬車，然後再忍痛走一段路回家。到家時，就叫女傭人拿一點熱水給我洗手，同時勸她接受耶穌為救主。洗手之後，又自割受傷的手，放出一點毒血，痛極而暈倒。醒時已經被人移放床上。」

「我的母舅請一位醫師來看我。我告訴他說：『醫藥恐怕沒有用處，我也負擔不起醫藥費。』他叫我放心，一切費用由他負責。醫生說：『如果你平素生活清淡，或可脫險；若是喜歡喝酒，那就毫無希望了。』我說：『倘若清淡的生活能生甚麼效力，就我得痊愈

的機會再好沒有了，因爲過去幾個月，我吃麵包飲清水度日，並且發覺節制飲食對我的讀書很有幫助。」『可是你應當愼重保持精力，』醫師說：『因爲還須經過很辛苦的奮鬥才能脫險。』就吩咐我每天喝一瓶葡萄酒，並盡量多吃點肉。我心裏覺得好笑，因爲我那有錢買這些貴東西吃。我的母舅又替我解决困難，立刻把醫生所吩咐的飲食送來。」

「這時候雖然身體很痛苦，我還是很關心，不讓父母知道我的病。經過許多禱告和默想，我知道我决不會死，因爲在中國有我的工作。如果我的父母知道我的情形，就要使我失去機會察驗神將怎樣替我解决問題。這時候我的錢差不多用光了。我的母舅和表弟答應不要寫信給我的父母，而讓我自己和他們通信。在嚴重的病期還沒有過去以前，我决定不要和父母通信。家裏已知道我正在預備考試，所以暫時無信，也不以爲奇。」

「日夜的病痛慢慢過去了。數禮拜之後，我已能走出房間了。這時聽見人說，有兩個學生和我同時受傳染的都已死了，而神獨聽我的禱告，留我一人到中國去作工。」

「有一天，醫生忽然進來，看見我躺在躺椅上，並聽見我稍有扶撐便能走下樓，很覺驚訝。他說：『你最好趕快下鄉去休息一下，直到恢復相當的力量；若太早就開始工作，可能得到嚴重的後果。』醫生走後，我躺在椅上，一點沒有力氣。我禱告主說：『我不讓樂意幫助我的人知道我的情形，目的在藉着禱告從你得到幫助，堅固我的信心。現在我該怎樣做？我等候你的答復。』」

「這時我覺得似乎神引導我，再到船公司去打聽關於我所領不到的錢。我告訴主，我沒有錢坐車，而且收到錢的可能性似乎很少，並問祂這感覺是不是自己的幻想？再經過禱

告等候之後，就知道我這信念確是神的引導，祂要我再到船公司去。」

「其次的問題，就是究竟怎樣去，因爲直到那日，我下樓須請人幫助，况且目的地最少有二英里之遠。我心裏又得到很清楚的保證：『奉基督的名，無論求甚麽，都必得着，叫祂的兒子得着榮耀。但須懇求主賜力量，走這條長路，用信心接受，立刻動身就是了。』我毫無疑慮的告訴主，只要祂給我力量，我很願意走去。就奉基督的名，求主馬上給我力量，並叫傭人上樓，吩咐她拿帽子和手杖給我，卽時出門前進。」

「我向來沒有像這一次喜歡看店鋪窗裏陳列的貨物。每隔一兩間店，我靠着玻璃，細看裏面的東西。途中我上了雪山的坡路，覺得非常吃力。一路神很奇妙的幫助我，最後居然到了目的地，坐在船公司上第一層樓的臺階上，精疲力盡，心裏覺得有一點奇怪。忽忽忙忙上下臺階的人都望着我看，似乎大惑不解。我稍微休息一下，又作一會兒禱告，終於到達船公司。一見那位熟悉的辦事員，心裏得到不少的安慰。他看見我氣色不好，精疲力盡，便問起我的健康情形。我告訴他說：『我近來生過一場大病，醫生勸我下鄉休息，但是我覺得未走之前，應當先來問一問關於芬大副的報告究竟有無錯誤。』」

「『哦！』他說，『我眞快樂你來了；上次的報告的確錯了。芬大副仍在船上，我很樂意付給你他的半薪轉交給他的太太。』可是在未付錢之前，他非要我和他吃飯不可，我覺得這餐飯一定是主所安排的，就欣然領受。吃飽之後，休息了一下，他給我一張紙，寫幾個字給芬太太，說明經過的大概情形。寫完了信，握別而出，到銀行裏兌了一張匯票，把信寄出。回家時毅然登坐公共馬車，因爲主已替我預備了錢，此時坐車，不算越分

。」

「第二天早晨，我到外科室去找我的醫生，對他說：『我現在自己有錢，特來付還醫藥費。』他很客氣，不肯拿醫費，只收八『先令』的奎寧藥費。我算了一算，還有錢可以回巴列斯力老家去，心裏非常感謝，知道神爲我作了奇妙的事。」

「我趁這個機會，再對這位不信主的醫師作見證，並告訴他我一切的經過。他含淚說：『我願意把我所有的換取你的信仰。』我很快樂的對他說：『你無需花一文錢。』此後我們沒有再見過一次面。聽說他不久之後中風，不治而死，但我相信他已得救了。」

「次日回家，天倫之樂，可想而知。我不能不將我所經過的告訴我的雙親。他們不許我再度那種苦生活，而病後的我也實在擔當不了。我需要更多的錢，主也確已爲我預備，不愁無錢用了。」

第十四章　終見曙光　二十至二十一歲

戴德生起初在倫敦學醫的時候，他的靈命不大長進。這次經過了信心的試驗之後，靈命復興。在二月間寫信給他的母親說：「你用不着告訴我，你曾不斷爲我禱告。我清清楚楚覺得你爲我禱告的效力。雖然有時覺得似乎神人都離棄我，但是有一種力量，使我能夠用單純的信心，或是父親所稱『赤裸裸的信心』，抓緊神的應許。我從來沒有像近日享受過這樣快樂的時期。」

約在這時候，英國人士漸漸注意到洪楊之亂，他們聽說洪秀全是一個基督徒，曾下令

叫人守基督教的道理，禁吸鴉片，並歡迎西人到中國來傳道。英國公使及上海英文報，對洪秀全頗有好評，因此，英國教會大感興奮，自動捐款幫助，派人到中國傳教者大大增加。

在這時候，戴德生還在倫敦學醫。雖然他每日忙於功課，仍然注意屬靈工作。其中最有興趣的，莫過下面的紀載：「快要離開英國到中國去傳道的時候，我被派當心一個患脫疽（皮肉腐爛）的老年病人。那時他還不知道，他離世之日近了。當然，我很關心他的靈魂。他來自信主的家庭，可是自己卻不信有神，對於宗教極端反對。從前有人沒有徵求他的同意，就請人讀聖經給他聽。他大怒之下，把讀聖經的人趕出去。又有一位牧師來訪問他，對他講道，他吐唾沫在牧師的臉上，不許他說話。」

「我當心他的頭兩三天，沒有對他提到宗教，只是特別小心洗滌並包裹他的爛腿，盡量減輕他的痛苦。他似乎感激我對他的服務。有一天，當他表示感激我的時候，我就趁機會對他講，我為甚麼這樣殷勤服事他，並說他的處境是如何的嚴重，如何需要靠基督得到神的憐憫。他顯然用最大的約束力，把嘴唇緊閉，翻身背着我，不說一句。」

「我不能忘記這可憐的人，我天天懇切求神，藉着聖靈的大能，在他未死之前，救他的靈魂。每次包裹他的傷之後，必對他說幾句我所認為神會祝福的話。每次他翻身背着我，似乎很討厭我，可是不說一句話。」

「繼續努力好幾天之後，我幾將灰心，覺得我的好意，只使他的心更硬，罪更加重。有一天，包好他的腿，洗完了手，我沒有照例到他的床前對他說話，卻直向房門而走。到

了房門，我稍微停脚，心裏想起一節聖經：『以法蓮親近偶像，任憑他罷！』自從我開始對他作見證，這是第一次我沒有對他說話就走。我回頭一看病人，他似乎很驚奇。」

「我忍不住了，我走向他，淚如泉湧，對他說：『我的朋友，不管你聽不聽，我不能不說出我的心。』又懇切告訴他，我是如何願意和他一齊禱告。我眞快樂，他不翻身，卻答覆我說：『如果這樣作，會使你覺得輕鬆，就禱告罷。』」

「我立刻跪下，把我的心傾倒在神的面前，爲他懇求。我相信就在此時此地，主叫他心中悔改。此後他沒有一次表示不願意聽道或禱告。數日之後，他切實接受基督作他的救主了。」

六月四日，中國佈道會的幹事波德寫信給戴德生如下：「敬愛的先生：閣下既已決意到中國傳道，而且無心取得外科畢業證書，我本着愛心向你建議，儘速準備動身。」

「在這時候，我們正需要敬虔的人；相信你的目的純正，良心對神無虧，可以獻身事主，毫無疑慮。」

「我認爲閣下自費出國的計劃不易實行，因爲資深望重如羅佈施博士，尙且不能免費坐船到中國。若想找到這種機會，實在很難。往中國的旅費大約每人六十金鎊。聽說閣下想在倫敦學習眼科，若將這時候放在中國工作，不是更有價値嗎？」

「如果你認爲應該就到中國去，我極樂意把你的名提出敝董事會。這是一個重要的舉動，必須多多的懇切禱告。請盡力儘速進行。　波德」

信才寫完，就聽見有人敲門。原來是戴德生來訪。波德大聲說：「我剛寫完一封信給

你，尙未寄出。」二人懇切談了很久，意見非常接近。說完話，欣然握別。次日戴德生寫信給他的母親說：「我所感覺的種種困難，大部份被波德先生解除了。我想頂好接受他的建議，向董事會獻工，然而我還要等你的囘信，靠你的禱告。如果他們接受，我立刻就得預備動身。你是否要我先囘家一趟？我渴慕和你相聚一下，自然你也歡喜見我，但是我幾乎以爲最好不要再見一面而永久離別，不，不是永久的離別。」

「我不能再寫下去了。希望很快就接到你的囘信，請多多爲我禱告。光說『爲基督放棄一切』，容易得很，可是到了實行的時候，除非完全站在主裏面，決不是我們所能作得到的。」

「我的親愛，親愛的母親，願神和你同在，祝福你，給你澈底領悟主耶穌爲無上的寶貝，並使你除認識祂之外一無所慕，就是和祂一同受苦，也是甘心樂意的。」

第十五章 「我總不撇下你」 二十一歲

中國佈道會董事會議決請戴德生到中國傳道，並代定船位。所定的船係一帆船，名達姆福利斯，載重不及四百七十噸，乘客只有戴德生一人。船泊在利物浦港。

戴德生先囘巴因斯力，後往倫敦與親友拜別，再由倫敦往利物浦預備登船。他的父母及皮爾士祕書也先後趕到。以下是戴母的筆記：「九月十八日，德生有數次屬靈聚會，多蒙神的祝福。他的心充滿神的愛，晚上他寫了幾封滿有愛心的信給親戚朋友。」

「看見我流淚，他說：『母親，不要憂愁；我滿心快樂，不能憂愁。我告訴你，我們

兩人不同之點：你老想離別，我只看團圓（指天上的團圓）。』臨睡的時候，他讀約翰福音第十四章，『你們心裏不要憂愁。』讀完作禱告。他爲過去所蒙的憐憫感謝神，求神繼續賜福給他離別的親戚，施恩給教會，憐憫臥在惡者手下的世界，並爲自己禱告。」

「第二天早上，約十點鐘，他和我在船上艙裏聚會。一會兒，卜郎克老牧師也來參加。寒暄幾句之後，有人建議吟詩祈禱。德生用清喨的聲音，要求唱以下很美的詩：『信心所聞，耶穌聖名，何等甜蜜聲音！醫愈我衆愁心創痛，消除我衆憂驚。』」

「卜牧師爲我們禱告，而特別爲將要出去作和平君王的大使禱告。牧師禱告後，德生也禱告。聽他堅定的聲音，看他從容的態度，快樂的表情，一點不像一位就要離開父母妹妹朋友與祖國的青年。但是，他的心在大能的神裏面堅固，所以他不胆怯，不畏縮。只有一次，當他將最親愛的人交託給神的時候，有片時的掙扎，一會兒又完全鎮定了。然而他卻沒有忘記，他正開始走上困難危險的路程。但是雖然看清了這一切，他仍然揚聲說：『我卻不以性命爲念，也不看爲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這聚集是永遠不能忘記的。」

「禱告之後，德生讀了一篇詩篇。我們就起來走上甲板，預備上岸。不料船已起碇，所爲。就坐在近邊一根木頭上。忽然覺得似乎一股冷氣圍繞我的周身，我從頭到脚猛烈戰抖。一個溫暖的膀臂很快的抱着我的頸項，再次把我擁入熱愛的胸懷。他看見我的痛苦，特跳上岸來安慰我，說：『至愛的母親，不要哭，只是一個短短的時候，我們就要再會了

。試想一想：我離開你乃是爲了最光榮的目標，不是爲名爲利，乃是爲傳主耶穌的福音給可憐的中國人。』」

「當船離開碼頭的時候，他不得已急跳上船。約有一分鐘不見了他。他跑入房裏，在袖珍聖經的空白紙上，用鉛筆寫着：『神的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德生』又跑出來，將這張紙丟在碼頭上給我。」

「又一會兒，船再次靠岸，讓大副上去。大副和我們一一握手，『保持勇敢的心』，他說，『我還要帶囘好消息。』」

「我親愛的又伸出手來，緊握着我的手，彼此再說：『願神祝福你，再會！』一片像海般的水把我們隔開了。」

「當我們搖手帕，看船開出的時候，他站在船頭。後來爬上索梯，搖他的帽子，宛如得勝的英雄，而不像一個初入戰場的童子。他的身體越來越看不清楚。數分鐘之後，人和船都看不見了。」

以下是戴德生多年以後所寫的囘憶：「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九日，在達姆福利斯船尾的艙裏，有一個小小的聚會。我親愛的母親先來到利物浦給我送行。我永遠不能忘記那一天，也忘不了她怎樣和我走入船艙。這小房艙成爲我的家幾乎半年之久。她用母親慈愛的手整理我的小床，坐在我身邊，同唱我們離別前所吟的最後一首詩。我們跪下，母親禱告，這是我赴中國之前所聽見母親的最後一次禱告。這時船員通知我們必須分手，我們只好說，『再會！』心裏卻不敢盼望在地上再會。」

「爲要安慰我，母親盡量抑制她的情感。我們分了手，她走上岸，給我祝福。我一人站在甲板上，當船開向水閘的時候，母親跟着走。到船出了閘眞眞開始分離的時候，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從母親心裏絞出來的哭聲——這聲音像刀刺透我。我到這時候才完全明白，『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的意義之嚴重。我也相信，我的母親在這一點鐘所學關於神的愛，比她以前終身所學的更多。」

船沒有開入大海之前，遇到絕大的風浪，幾乎沉下去。九月二十六日，戴德生敍述他所經歷的情形如下：「我以感謝的心，記載神的慈悲。祂，只有祂，把我們從死亡的爪牙裏救出來。但願我們過這虎口餘生的人能服事祂，榮耀祂的聖名。」

「二十四日禮拜六，整天風雨表的水銀愈降愈低；同時黑雲密佈，風勢漸大，水手們辛苦一夜。因此，禮拜日上午船主沒有照例叫他們到船尾來讀禱告文。到了中午，風勢更大，我分送一些福音單張給水手，後來覺得有點暈船，就下到我的房裏去。」

「風雨表還是往下降，風越吹越猛，直到成爲絕大的暴風。船主和大副都說，他們從來沒有見過比這更大的風浪。下午二時至三時之間，我勉強走上甲板。這時所見的情景，我永遠不會忘記。海面雄偉浩大的壯觀，實非言語所能形容。波濤不斷怒擊，打成一片白泡。船的兩旁，大浪如山，隨時可以將船灌滿海水。但是這船仍然勇敢抵擋。狂風自西吹來，船向下風漂流，無可抗力。船主說：『除非神幫助我們，沒有希望！』我問他：『船離威爾斯海岸多遠？』他說：『大概十五或十六英里，我們必須盡量張帆；帆越多越可使船的進退巧妙，漂流越少。這是我們的生死關頭，願神叫船桅支持得了！』說完，命水手

在每船桅上各張二帆。」

「情形十分可怕。狂風怒號，船往前疾衝，快得可怕；忽而高登洪濤，忽而倒衝下去，好像要鑽入海底。船當風的側面，高得可怕，背風一面，剛剛相反。有時海水越過背風一面的板牆，而灌入船上甲板。」

「太陽在這時入海，我熱烈注視着，心裏想：太陽明晨照常出來，我們呢？除非神行一個神蹟救我們，明天這船和其中的人，只剩了幾片破板而已。夜氣奇冷，我們不斷在船上與海水奮鬥，全身濕透。」

「我下艙去讀兩首讚美詩，幾篇詩篇，及約翰福音十三至十五章，得到很多安慰，竟睡了一小時。醒時，看看風雨表已漸上升。我問船主：『能否平安越過哈利黑得』他說：『若不向下風岸漂流，剛剛可以越過；若是漂流的話，願神救我們的命！』但是我們確是漂流着，我們的命運似乎是鑄定的了。我又問：『我們有無把握安渡二小時？』『不敢說。』船主回答我。風雨表繼續上升，但是太慢，不能給我們多少希望。這時我想到我親愛的父母，妹妹，和幾位特別要好的朋友，眼淚盈盈欲滴。船主很鎮定勇敢，因爲已經靠主得救。茶房說，他知道自己一無所有，基督包羅萬有。我爲這二人感謝主。但是我曾懇切求神憐憫我們，爲那些不信的船員和水手，救我們的性命，並爲祂自己的榮耀，證明祂是聽禱告並答應禱告的神。我心裏忽然想到這一段話：『在患難的時候求告我，我要拯救你，你要榮耀我。』我很懇切的對神力爭，將這個應許在我們的身上實行出來。同時也願意服從祂的旨意。」

「這時候我們的境遇確是可怕。天上無雲，月光如水。我們僅能看見前頭的地。我又下去，風雨表還在上升，可是風仍然很大。我拿出我的皮夾，把我的姓名及通訊處寫上，或者死後有人發覺，可以通知我的父母。我又將幾件能浮的東西和一只有蓋的大鑑紮在一起，或者可以幫助我或別人上岸。然後我將我的靈魂交託給神，並將我的父母、朋友、及其他的一切交給祂看顧。最後我禱告說：『若是可能，求你將這杯撤去。』說完，又上甲板去。」

「散但大大的試探我。我有一場可怕的掙扎，但是主再次安慰我的心。從這時候，我住在祂裏面，心裏十分平安。」

「我問船主：『小船能否安渡這種海面？』他說：『不能。』又問他：『能否縛幾塊木板作一個桴（木篺）？』他說：『怕時候不夠。』」

「海水變成一片白色，陸地就在前頭。船主說：『我們必須掉轉船身及航行的方向，否則一切都完了。海水或者會將甲板上一切東西冲去，然而我們必須試一試。』這時候最勇敢的心也將害怕發抖。船主命向外轉，可是不能。他再試向內轉，蒙神的恩助，這一次成功了！船離岸不過船之長度的二倍。正在掉轉船的時候，靠神的恩典，風忽然吹向有利的方向，而讓我們安然駛出海灣。如果不是主的幫助，一切的努力都是徒然。真的，祂的慈愛絕對可靠。『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祂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稱讚祂。』」

戴德生在船上和船員水手作禮拜，一共有六十次之多。到這時候，船行了二十三個禮拜，沒有靠過岸。十二月初旬，船繞過好望角，過了耶穌聖誕節，船向北行駛。到此爲止

，已經航行一萬四千五百英里了。一八五四年一月五日，船離澳大利亞洲西岸一百二十英里。又經過東印度羣島，而入太平洋。最後進入中國海。三月一日下碇在吳凇口。

船航行東印度洋的時候，遇到一個難題，藉着禱告順利解決。以下是戴德生親筆的紀載：「我們的船已到了新幾里亞島以北危險的水路。禮拜六晚上，船離陸地只三十英里。禮拜日上午作禮拜的時候，我很容易看出船主面有憂色。他常常走到船邊，禮拜完畢之後，我問船主，他說：『有急流將船帶向暗礁，速度每小時約四海里；現在無風不能為力，恐怕在晚風未起以前，就要觸礁而沉，因此憂慮。』中膳之後，船上全體人員同心努力，想把船頭掉轉方向，使牠離岸，但是毫無效力。大家靜立在甲板上，船主對我說：『人力所能作的都已作了，現在只好等候結局。』我回答說：『還有一件我們沒有作。』『甚麼？』他問。我說：『船上有四個基督徒（船主、茶房、木匠及戴氏），讓我們各回自己的房裏，同心求主立刻賜給我們好風。現在就給和日落之後才給，在神是一樣的容易。』」

「船主贊成我的建議。我立刻跑去告訴其餘二人。四人各自退去禱告，等候主。我經過一段很好很短的禱告，覺得神已准我所求，不能再求下去，就走上甲板。這時主管人是一位不信神的大副。我走上去，請他把帆頂角的布放下。『那有甚麼用處？』他很不客氣的說。我告訴他：『我們已經向神求風，立刻就要來了，我們很近礁石，不可躭誤一點點的時候。』他呪罵一聲，驕眼鄙視，說：『我寧願看風，不要聽風。』當他說這話的時候，我注視他的眼睛，隨他的視線，仰看帆最高處的帆布角已在微風中顫動了。我喊出來：『你沒有看見風來麼？請看帆頂角的布。』大副說：『不，那不過是貓爪（一絲之氣）而

已。』」我大聲喊着：『不管牠是不是貓爪，求你快把帆放下，讓我們得到好處！』」

「這個要求，他立刻照辦。約一分鐘之後，船主聽見甲板上又多又重的脚步聲，就從他的房裏出來，看究竟是甚麽事。風果然來了！數分鐘之後，我們在每小時六七海里的速度中排水前進。這樣，神在我未到中國之前，鼓勵我，將一切的需要，藉着禱告祈求，帶到祂的面前，並信賴祂必尊重祂獨生子的名，在我的每一個緊急需要上幫助我。」

第四段　在上海及初期旅行佈道

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五年　　二十二至二十三歲

第十六章　初到上海的經歷　　二十一歲

一八五四年三月一日下午五時，戴德生步入上海，孑然一身，無人歡迎，無人領路。上海正在內戰，物價高漲，匯率平時四「先令」換一元，這時要六七「先令」換一元。當此之時，他的情緒可想而知。他自述：「當我登岸的時候，我的情緒無法形容。我覺得我的心似乎無處容納裏面萬種的情緒，感激的眼淚奪眶而出。我感謝主，救我脫離許多危險，使我終於脚踏中國的土地。同時我覺得與我所親愛的人相隔數萬里，我乃是一個陌生人，站在陌生的地方。」

「我帶來三封介紹信，內中一封是雙方熟悉的朋友所寫的。我最重視這一封介紹信，所以立刻就打聽這封信所介紹的人。領事館的人說，他在一個多月以前死了，埋葬了。我滿心憂愁，又問起第二封信所介紹的人。這次又是失望，因爲那人新近回到美國去了。第三封介紹信是比較不大熟的朋友寫的。對於這一封，我並未寄以很大的希望。可是以後的事實證明，這封信是神幫助我的路線。」

戴德生拿着這封介紹信，從外灘英國領事館出發，去找倫敦會的會址。他怎樣找到，不甚清楚，但是他終於看見倫敦會的禮拜堂。他舉目望天，求主引導，而進入山東路麥家圈。他看到醫院及數間住宅，問到麥博士，似乎不在家，不知到那裏去。因爲言語不通，

無法細問門房。

正在不知所為的時候，來了一個西國人。一通姓名，便是艾德根教士(Dr. Edkins)，心中大受安慰。這時才得知道麥博士(Dr. Medhurst)已經搬到英國領事館去住，以免太近戰場。艾德根教士說：「樂醫師(Dr. Lockhart)還住在此地。」便請戴氏入門暫坐休息，自己去請樂醫師來。

不多幾時，艾德根和樂醫師同來，交談一下，便知道戴德生的情況，就決定請他暫住在樂醫師的家，略收一點錢當伙食費。當天又會到一對青年夫婦，聖公會的卜爾頓(Burdon)，一見如舊，留戴氏吃晚飯。後來戴氏說到這一天晚上如下：「坐在爐邊看火，覺得很像在家。他們的友誼非常可愛，所講的新聞饒有興趣，令人心神爽快。晚上十點鐘一同作禱告，然後囘到樂醫師家裏。他很仁慈，給我一個房間住，並使我覺得很安逸。過了近半年的海上生活，重享大陸上的臥舖，快樂得很。」

次日戴德生又往領事館，得到一封信，內附母親和妹妹的信，十分高興。再把船上的行李帶到樂家，並參加醫院裏的禮拜。麥博士領會。會後麥博士勸他先學國語，並允代請國語教員。

到中國十天之後，寫信給他的妹妹說：「我曾被領進上海城，看到房屋的破壞，兵士的殘酷，人民的苦痛，眞是傷心慘目，不忍卒睹，而又不能對中國人說話，雖有福音，却不能傳，心裏着急！」他早已寫信給倫敦中國佈道會皮爾士祕書，說到上海紛亂的情形，每日炮聲隆隆，房屋震動，玻璃窗幾乎被震碎，而物價騰貴，更無法租得住宅，若非樂醫

師特別幫忙，不知狠狽到甚麼程度。又說到天氣嚴寒，屋中無火，手脚凍殭，幾乎不能執筆作書。最後幾句說：「不久之後，我們將在上面相會，在那裏無試煉，無憂愁。但是如今還未到這個時候，就願意負起十字架，不但遵行祂的旨意，且願爲祂的旨意受苦。」

到中國十天之後，寫信給他的父母說：「天氣這樣冷，又受各種的刺激，起頭我幾乎不知我究竟作甚麼事，說甚麼話。離家這樣遠，住在作戰區域，不懂別人的話，人也不懂我的話，到這時候，我才徹底明白這種經驗之苦。看到中國人極端可憐，受盡無窮的痛苦，而我卻不能幫助他們，甚至不能將耶穌介紹給他們，這眞使我憂傷極了！撒但攻擊我，勢如怒潮，但是有一位大能者，舉起得勝旗打擊牠。耶穌就在身邊，雖然大多數人不認識祂，許多可以認識祂的卻不要祂，祂仍然和屬祂的人同在，也是他們的寶貝」。

第十七章　「祂叫旱地變爲水泉」　二十一至二十二歲

初到上海，戴德生暫時寄宿在倫敦會樂醫生家裏，雖然倫敦會的教士待他很客氣，地方也很不錯，可是到底不是自己的地方，鵲巢鳩居，住久了也覺得不好意思，心中悶悶不樂。同時因爲中國佈道會對於中國情形很隔膜，一切措施未免失當，頗受上海其他差會的批評譏笑。這也是使他難過的一個原因。又兼初到上海時物價飛漲，匯率非常不利，他的年薪不過八十鎊，絕不夠用。而和他往來的外國人，衣食相當闊綽，看他衣冠襤褸，有點輕視，他雖不重視物質，究竟總覺得有點不愉快。同時他又覺得非常寂寞。其他的教士，除卜爾頓夫婦之外，年齡都比他大得多，而且都很忙，他覺得不便多擾人家，對於許多

重大問題，無人可以商量。他的天性最愛自立，極不願意依賴人，可是神要他學習謙卑，叫他非依賴人不可。

天氣漸熱，他覺得沉悶得很。他的眼睛，因太陽烈光和大量灰塵的刺激，發炎紅腫，頭也常常痛。光陰荏苒，夏天到了，氣候酷熱，一天到晚，像在蒸汽浴室中。蚊蟲日夜鑽膚吸血，發了一身痱子。這種情形，說起來很容易，但是沒有吃過這苦的人，誰能想像天天忍受這種痛苦而不發脾氣，需要多大的天恩呢？

戴德生不時得到一種很大的安慰，就是收到家信。偏偏在最苦最熱最需要安慰的六七兩月，得不到一封家信。六月中他寫信給母親說：「在灼膚的太陽之下，我走了一個半英里到領事館去，又等了兩個鐘頭，誤了中餐，終於替公會每一個朋友帶回書信、報紙、雜誌，但是自己却一無所得！到我眞眞知道自己一封信也沒有，我大爲失望，渾身無力，精神頹喪，幾乎不能走回家去，因爲聽說下次的信必須再等七八個禮拜」。

更使他痛苦的，就是在困難重重的時候，間接聽說中國佈道會又要派一位有家眷的派克醫師（Dr. Parker）到上海來。試想一想：戴德生自己寄人籬下，兩袖清風，如何接待這將要來的一家人？即使有錢，也是無法租賃房屋。更難堪的，就是董事會竟不通知他，連他寄去詢問的信也不答覆。

同時認識的西人對他說：「聽說有一位醫生，將帶太太及子女來上海，是眞的嗎？你爲甚麽不告訴我們？你買了地皮沒有？爲甚麽不開始造房子？……」

七月間他寫信給皮爾士祕書，大意如下：「你知道自從我到中國以後，受了很多刺激

，有時幾乎不能忍受，請你繼續替我禱告。我眞軟弱，各種困難似乎有壓倒的勢力，我常學彼得呼叫：『主阿！救我，我喪命喇！』」

經過詳細的考慮，戴德生覺得除了找一間中國房子別無辦法。所以他在炎熱太陽之下，步行四出去找房子，終無結果。他寫信給妹妹阿美麗雅說：「我爲找房屋絞腦汁，終無結果，因此，我已把這件事看爲禱告的問題，將一切完全交在主的手裏。現在我覺得很平安，這一個問題和其他各種疑難的問題，祂都要爲我解決，作我的導師。」

經過各種非人力所能爲的困難、疑慮、挫折、失敗、痛苦、流淚，戴德生學會了謙卑，知道離了主，他不能作甚麼。因此，他將各種問題和憂慮都交給主，心中得到平安，問題也都解決。正如「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爲泉源之地。」

第十八章　烽火下慘淡經營　二十二歲

戴德生曾寫信給他的妹妹，說他對於找房子毫無辦法，只好將一切交託給主。兩天之後，他居然聽見近上海城的北門，有屋出租，樓上有五間房，樓下七間。雖然破爛不堪，究竟比沒有好。經過許多討價還價，終於租定，就雇幾個工人去清除垃圾。第二天早晨他去，看見工人站着看看泥水匠砌牆，就把許多當作的工吩咐他們。說完出去打聽從香港寄來的箱子有沒有到。一小時後又回來，看見一個工人正在寫字，一個坐着吃烟，其餘都睡着。經過了許多麻煩，終於把房子修好了，因爲經費困難，裏面的佈置非常簡陋。最便宜的椅子買了六只，幾個桌子全從舊貨攤買來的，杯盤碗碟都是零星買來的舊貨，顏色大小不

相配稱，又花了十塊錢買了一只火爐。

八月三十日拜辭倫敦會的朋友，搬入新屋，開始獨立的工作。雖然簡陋寂寞，且有中炮彈被襲擊的危險，究竟是自己的地方因此覺得精神愉快，滿心感謝。

至於他的工作，可從九月二十日給他父母的信看出：「第一我已開始辦一所走讀的日學，共收十個男學生，五個女學生，還有三個答應要來入學。教員徐先生是一位熱心的基督徒，頗有口才。每天第一課之前，末了一課之後，都有讀經禱告。我現在還不能教小孩們，但是就光坐在這裏，聽他們出聲唸書，已覺得樂不可言了。」

「第二便是診所，我還沒有眞正開始醫病的工作，可是每天都有病人來看病。今天下雨，只有十個人來就診。」

「第三就是禮拜。每天早晚都有家庭禮拜，教員工人及徐先生一家都來參加。最多時候有廿八人聚會，今天早上來九人，晚上十八人。有時我和徐先生出去分送聖經及福音單張。前幾天我和艾德根及一位新來的美國教士到吳淞去分送聖經及福音單張，在黃浦江上經過政府的兵艦時，大唱英美歌，藉此得以通過。」雖然，他工作的開端有相當成就，但是他的同工很使他費心計，他身體生病，學中文又覺困難。

十月二日，戴氏寫信給中國佈道會倫敦總會說到所經過的危險如下：「至於我的處境，可以說是危險得很。最近兩晚，炮彈打中正在我頭上一部的屋頂。我差一點就被打死，但是主在我的四周保護我，支持我，並供給我一切的需要。我可以誠誠實實的說，我的依靠在乎耶和華；當炮彈呼呼飛過我的頭，我的確害怕，但是心裏有聲音對我說：『你這小

信的人哪，爲甚麼疑惑呢？』

「有一天夜裏，忽被炮聲驚醒，心跳得利害，有聲音對我說：『看哪，我常和你同在。』立刻覺得平安，毫無懼怕。又有一晚被一股很重燒焦的氣味刺鼻而醒，看見滿房濃烟，以爲房屋被軍隊放火，非常着慌。起來一查，乃是外面腐爛草堆的悶火冒烟，吹入屋裏所致，覺得十分慚愧，立刻上床再睡，深深感到主甜蜜的同在。」

第十九章　「一條出路」　二十二歲

戴德生上海北門的新住宅越來越危險。他的上海土話教員覺得太危險，不敢再來。他自己仍冒險住下去，可是工作很不容易進行。同時，將要來到的派克醫師和家眷，更是絕對不能叫他們住在這種環境裏。正在山窮水盡無路的時候，卜爾頓太太去世，卜氏決定將住宅轉讓別人，問戴德生要不要租，如果要的話，立刻就得決定。戴氏毅然把自己所剩的錢拿來付租錢，以便安插就要來到的同工。

這時另有一位教士也是不得了。他曾到處尋找一個比較安穩的住宅給妻子住，卻找不到。就同戴德生商量，請分租三間房間，願出租金的一半。戴氏一面爲救人之急，一面爲解決經費的困難，立刻答應他。

十一月二十五日（禮拜六），戴德生又遷回麥家圈倫敦會的房子住。兩天之後，剛去北門搬餘下的家具，樂醫師派工人請他立刻回麥家圈去。他卽時趕回，心裏猜疑究竟爲甚麼事叫他立刻回去？一到看見樂醫師和一位和藹可親的陌生人吃中飯。這不是別人，就是

等待已久的派克醫師。戴德生起頭忙於招待和搬運行李，沒有工夫想到新租房子之窄小和設備的簡陋。派克醫師很能忍耐，沒有說甚麼，戴德生卻深感說不出的苦。

更使他難過的，就是有許多教會的同人先後來訪派克醫師，一見陋室，頗有批評的話。「他為甚麼沒有把房子好好兒裝備一下，鋪一鋪地氈，掛掛帳幔？」「他難道不曉得這樣冷的天氣，小孩們需要溫暖嗎？」「他沒有預備好火爐及燃料嗎？」「他為甚麼不寫信通知派克醫師多帶溫煖的衣服被物？」

這些話都問得不錯，無可反駁，但是他怎麼好意思將內中的困難告訴局外人呢？眞是啞子吃黃蓮，說不出苦來。而事實是，他連自己所有的錢都拿出來用，只剩下兩三元，不夠一個禮拜的伙食費，派克醫師也只剩下幾塊錢。

可是他們還是不着急，因為心裏想差會當然會把必需的費用匯來。況且倫敦的幹事曾向派克醫師保證，說匯款即使在他動身的時候還沒有到，一定可以比他先到上海。但是把收到的信一一打開細看，竟沒有一個字提到匯款的事。二人還是不灰心，以為差會一定直接寄給經手匯款的公司。迨至公司一問，裏面的職員說：「沒有！」派克醫師問：「會這樣疏忽嗎？」那人回答說：「根據過去的經驗，一點也不希奇。」

戴德生所受刺激之深，可想而知。他寫信給差會說：「我相信你不以我所要說的話為不仁愛，或是不恭敬。我雖然有深刻的感想，但若不是為別人的利益，我決不願意提起。然而，現在我若不說，便是不忠，因為差會這樣待派克醫師，不但是不道德與極端不為他人設想，而且不能使賢能者久留，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我說這話，並不是因為派克醫師有

甚麼怨言。不，他對於工作十分忠心。他那種犧牲的精神，給我不少的鼓勵……幸而派克醫師身邊還有幾塊錢，但是換成中國錢便損失了十分之二三。他很驚訝，波德的信，不但不附匯票，簡直沒有提起；而給我的信，也竟不說到匯錢的事，使我覺得很詫異，因為前函你說：『匯票到時，派克先生大概也到了。』」

「第二天我們又接到差會九月十五日的信，非常高興；但是驚奇得很，打開一看，又落了空，似乎專叫我們靠遙遙無期的希望過活似的。我敢斷言，現在你們已經看見極端疏忽的證據了，我們看得很清楚。雖然我們對於差會的董事個人，尤其是祕書及幹事都很敬愛，但是我不能不感覺差會過去的措施非常可恥！」

「天氣非常之冷，派克醫師一家人需要冬衣和其他禦寒的設備。雖然他不說話，我知道他定有深刻的感覺。希望以後不再有同樣的情形，以免差會所派的教士忍受不必有的痛苦。」

雖然戴德生及派克醫師的境況是如此狼狽，他們仍舊竭力為主工作如學習中文，下鄉醫病，分送福音書及單張及傳道。

第二十章　第一次旅行佈道　二十二歲

松江　嘉善　嘉興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戴德生和艾德根租一客船，自上海出發，作第一次旅行佈道。船沿黃浦江向南夜行。次日清早，已到松江府。二人上岸漫行，走入一寺。衆和尚擁

上前來看這兩位奇人，請入禪堂用茶，並請參觀聖人。二人欣然陪往，見一老僧，深目垢面，骨瘦如柴，枯坐在一間暗室。前壁有一孔，僅能容一手出入。老僧睜眼注視兩西人，相見之下，各形驚異。艾德根用上海話對老僧傳福音，並求神救其靈魂。

二人走出寺門，意欲回船，不料誤入一私人碼頭，前面通河，後臨街道。民衆知有西人，蜂擁而來，塞滿街道。戴德生對於這段故事有筆記如下：「河上有很多小船，絡繹不絕。我們大聲招呼，都不肯靠岸，觀衆大笑。我乃一躍登一小船，拉近碼頭，艾氏也上船。船夫很驚訝，可是也不反對我們上船。岸上羣衆頗爲掃興，卽開碼頭門，湧至河邊亂喊。」

第二天早上，船到嘉善。他們入一寺，看見一羣婦女跪拜菩薩，就退入一座塔。回來，看見一大羣男女老少，站在院裏，等看西洋人。艾氏對他們講罪、義、與審判。戴氏站在旁邊懇切禱告。才出寺門，遇見一位端莊人士，從轎子走出。這人便是嘉善縣長，特來叫這兩個洋人回去。經過一番解釋，方才准他們到嘉興府，但必須派人「保護」他們。這時候戴德生心裏非常快樂，因爲可以「深入內地」。

第二天二人起得很早，吃早飯之前，就到角里街（又稱六里街）傳道，後來又到煙雨樓佈道。正要參觀乾隆遺跡的時候，被大衆包圍，以爲二人是天下第一奇觀。這時戴艾二氏努力傳道，並分送聖經及福音單張。

次日又到角里街，吃過早飯，同心禱告，再走到郊外幾個村落，然後往南湖傳道醫病。那天晚上，忽起大風，氣候轉冷。有數人特來談道，臨走說：「你們的話是眞實的，你們的書確有眞理，是個好道理。」

在過去四次的旅行佈道中，他們共送了三千本新約聖經及福音書，七千本論道書籍及單張。人民熱烈歡迎西醫西藥，給二位教士不少的鼓勵，因爲知道醫病贈藥乃是傳福音極好的介紹，以後不愁沒有佈道的機會了。所以建造醫院是極端需要的；可是倫敦中國佈道會不將款子匯來。雖然如此，在中國及倫敦其他人士如柏迦先生(Mr. W. T. Berger)倒有捐款給他們。他成爲戴氏及內地會的好友，有許多捐款是由他來的。這事顯明神奇妙計劃的一部份。

第二十一章　第二第三第四次旅行佈道　二十二歲

川沙　南匯　周浦　青浦　嘉定

中國佈道會對於派克醫師的匯款，竟沒有下文，戴派二氏經濟之困難，可想而知。又兼倫敦會新近派出教士，不日動身到中國來，因此所租的房屋，到時必須遷讓，所以不得不計劃自己建築房屋，以供醫院學堂、會所、及住宅之用。但是二人所建議的計劃都沒有結果。

可是戴德生所重視的，不在建築房屋，乃是在傳福音，尤其是到內地傳福音。恰巧，在這時候，有人願以半價出賣一隻船。他就把這船買下來，預備作旅行佈道之用，同時順便從鄉下買食物及柴，亦可節省一點金錢。

一八五五年一月二十五日，他帶一個僕人及許多書和藥品，坐自備的船，從上海黃浦江出發，向南開出數英里，轉入一條小河，望東開入浦東。那時天氣奇冷，河水凍結，船

不易前進。他就上岸步行，僕人負書跟隨，走過許多村莊，沿路傳福音，並分送聖經和其他福音單張。

後來到了川沙縣城，走過每一條街，進入幾處廟宇，對民衆講道，並替他們看病，送他們藥。晚上在船裏接待問道的人。

船又向南開到南匯縣。此地人民聽見西人來到，頗為震驚。縣長下令將主要的城門緊閉，直到洋人離境，方可開門。戴德生對於這命令一無所聞，無意中泊船在不緊要的西門外，也沒有人注意他。第二天早晨，他自西門入城，被一個差役看見，立刻飛報縣長。縣長聞報大驚，馬上派人細查詳情。差役回報說：「乃是一個傳道人，手無寸鐵，對人彬彬有禮，終日醫病施藥，分文不取，又勸人悔罪歸正，敬拜眞神。」縣長聽見報告，方才放心，命將各城門打開，恢復交通。

可是老百姓對這位外國人，還是十分注意，人山人海跟着他。他就退避到城外去，在那裏又忙了一天，講道、醫病、送書、給藥、答覆各種疑難問題。有兩個文人對船上工人說：「洋人毫無保護就到這裏來，未免太冒險了。」戴德生從旁聽見，便告訴他們說他毫無懼怕，因為他所信這位創造天地萬物的大主宰，一定會眷顧保護凡信靠祂的人。他這樣說，決非空談，因為第二天就有人來請他去看一個臨死的婦人，並派一乘轎子來接他。他毅然上轎，隨他們抬到莫名其妙的地方去。他雖然知道可能被惡人暗算，還是不避危險前進。走了好多英里之後才到，一看乃是一位患水鼓脹的婦人。戴氏勸婦人的丈夫將妻子送入上海醫院，並對他們傳福音。鄰人來聽的很多。臨走時，那位丈夫送他一隻雞，兩脚用

縛着，陪笑說：「一點薄禮，不成敬意。」戴氏請他將雞釋放，並說一切服務完全免費。那鄉人聽見，又歡喜，又希奇。

過了兩天，在一月底，戴氏從周浦鎮動身回家，二月一日下午到上海。

一八五五年二月，戴德生協同派克醫師及幾位西國教士，自上海乘自備的船往西開駛，作第三次旅行佈道。船到了青浦，登一小山，看見東方有一片大火，紅光燭天，知道必是上海城被政府軍攻克，放火所致，只得立刻掉轉船頭，回上海去。未到青浦以前，途中做了不少佈道工作。

同年三月戴德生及派克氏又從上海出發，沿蘇州河向北開駛往嘉定，作第四次旅行佈道。到了嘉定看見一件奇事，就是大人小孩都惶惶逃避，街上不見一人，大概是因爲相信流言，自相驚擾，但居民卻歡喜從屋裏門窗遠看外國人。他們就從容在街上行走，讓人看見他們，並告訴人家可以免費看內科外科各種病症。民衆對他們的態度因而轉變，有人稱他們爲「善人」。有許多人遠遠跟着他們走，越來越多，甚至將店前所排的貨物踏壞。二人就退到城內的空場去，施醫、贈藥、送書、講道，忙了一天。又到西門去，對一羣民衆講道，趁他們情緒還很好的時候就離開他們，爲將來留機會再對他們講道。

第二十二章　第五次旅行佈道　　二十二歲

崇明　海門　南通州

一八五五年四月。戴德生又自上海出發，作第五次旅行佈道。這一次的目的地爲崇明

島。同行者乃是卜爾頓教士。崇明離上海不過一百華里，雖然很近各差會的根據地上海，却從來沒有基督教會的人去傳過福音。船一直開到崇明縣。二人遍行各街道及近郊，傳道醫病，人民態度很好。後來有人來查問他們來崇明的用意，他們就去見縣長，當面說明。縣長是一位莊嚴年青的人，對他們很有禮貌，接受所贈送的聖經，並細聽二人說明聖經內容的要點，最後聲明對二人來崇明傳道不反對。

有一天，戴卜二人進入城隍廟，卜氏在正殿前的院子用上海話講道，戴氏在旁邊一間屋子看病。後來卜氏力竭聲嘶，不能再講，戴氏便停止看病，出來講道。因爲他人矮小，就爬上青銅香爐，管廟人也不反對。戴氏的日記說：「這次聽衆至少有五六百人，就是說一千人也不算太多。等他們安靜了，我用最大的聲音對他們講道。我從來沒有見過露天的聽衆比這次更安靜，更注意的。屢次有人說：『不錯，不錯』，使我得到鼓勵。」

這時候一連大雨幾天，他們無法出門工作，不得已住在船上。船上篷蓋處處漏水，坐臥不安，辛苦得很。可是雖然大雨數日，泥漿沒脛，還是有人來船問道。二人詳細解釋，不明不止。苟非陰雨漣漣，那有工夫說得那樣仔細？離開崇明縣之前，二人決定徧訪各學校，分送聖經，及其他福音書籍。一日的上午，找到十三處私塾，一間書院。每到一處，一人站在門外應付羣衆，一人入內和學者討論福音要點。

離開崇明縣之後，船沿西岸向北行駛。太陽將要下山，船到島的西北角，開入一條小河，二人上岸散步。天朗氣清，風景絕佳。二人又回船上，經過一度的商量，決定叫船主沿島的北岸向東開駛，不料船上工人一致反對，說甚麼這樣行船危險太大等話。二人以爲

工人的話牽強得很，知道別有緣故，一定要他們照原定計劃走。戴氏又對他們力言必須照辦，並注視指南針，看船是否望東而行。時候已不早，二人睡着了。船主趁他們睡着的時候，將舵一轉，船頭北指，又遇風順，進行很快，戴氏猛然驚醒，船已近獨山島了。（這時候，一八五五年，海門就在獨山島上，與大陸尚有一水之隔，後來這水道被沙泥游塞，已不見有獨山島了。）二人知已上當，但也無可如何，只好將錯就錯，另想辦法。關於這一件事，戴德生這樣說：「對他們發怒，也是沒有用處，只叫他們更覺得好笑。而且船離崇明已有一百里以上，若再回去，必須廢去一天工夫。又聽說這島上村鎮很多，值得一到，就決定在這短期內，努力工作一下。」

二人雇了兩架小車，一架坐人，一架載書，到了一個大村莊和一個鎮，名叫黃山。黃山人以為他們是福建人，大概是叛徒。一時空氣很緊張。經過解釋之後，大家認為滿意，就靜聽卜爾頓講道。臨走戴德生也對大衆演講。講完，問可否再來講道。他們齊聲說：「可以，可以！」並問：「幾時再來？」會畢，在大雨之下，坐小車回船。船到時，已是晚上十點鐘了，滿心感謝，已到獨山島開福音之門。六個月之後，海門兩個有錢的弟兄，看過分送的聖經，派人到上海請戴卜二氏往海門，久住在他們的家裏，教導他們。可惜二人因事未去。

當天深夜，船離獨山。因為順風順水，走得很快。次日天明，已近狼山，就吩咐船主轉入江北支流。二人看見天氣很好，日麗風和，遊興甚高，而且喉嚨啞痛，需要休息，就決定登山遊覽，命船夫在泊船處靜候他們回來。關於此行，戴德生有日記，節錄如下：「

此地土壤肥美，清風帶來豆花香氣。走近狼山，風景絕美，非筆墨所能形容。山有五峯，中峯最高。山頂有一座塔，從遠處看，似乎新近修理，油漆光艷。從山脚至山腰，有佛寺，名泰山堂，規模宏大，遠看很像一個村莊。」

「山坡很陡，磐石上一層薄土，鋪蓋野花青草。我們沿石階而登，時見古木參天，細柳搖風。路旁有很多廟亭，點綴山景，益加出色。我從未見過這樣美麗的風景。……我們走上山頂，登泰山塔，縱觀四周的大自然，似乎正在敬拜造物主，不覺感嘆說：『美哉，美哉！愈看愈美。』那天氣候絕好，日光輝煌。窺入望遠鏡，數十里之外，景物看得十分清楚。在太陽麗光之下，萬物似乎欣然向榮。我們所立的山峯，在五山峯之中，兩個在左，兩個在右。山下四周之地，宛如一個大花園，青翠可愛。近處河流縱橫，交錯成文。水旁細柳垂絲，嘉禾競秀，無數果樹正在開花。整齊的籬笆環繞農家，間有松柏所蓋的墳墓。大小村落，不計其數。舉目遠眺，長江在望，雄偉無比。江廣約五十里至七十里。北面一片水光，宛如一湖。水上大船小舟，絡繹不絕，帆布有雪白的，有棕色的，也有破舊汚黑的。江的南岸有獨山，山上寺廟很多。東北有南通州，城的四周都是平原，人口稠密。又有幾個小湖，水色雪白，像融化的銀，全景在目，美不勝舉。」

他們看見這幅全景，心中大受感動，默然站立，如摩西在尼波山上見迦南地。是的，那天所見才是眞中國，何等遠大，何等重要。在那時，戴德生蒙神啓示，不在基督之名已被傳開之地傳福音，而應深入內地，叫沒有聽見的得知神的救恩。

從塔上下來，預備回船的時候，有一個和尙請戴氏燒香獻捐。他踏上蒲團，用國語對

衆人講神和基督的大愛及拜偶像的愚蠢。講完卜爾頓用上海話再說一遍，衆人頗受感動。和尙見情勢不好，請二人出去，他們置之不理，直到講完才走。

第二天早晨，二人預備向南通州出發，心中知道撒但決不甘心讓他們進攻他的黑暗地盤，勢必用毒辣手段反攻。然而責任所在，不敢退縮，於是決定前進。以下是戴德生的記載：「我們吃完早餐，將自己的性命交託在神的手裏，並求祂賜福，準備動身。我們的本地教員勸我們不要去，但是我們靠神的幫助，不讓任何事攔阻我們，就吩咐他們留在船裏，如果我們不回來，趕快調查不回的原因，立刻回上海，報告同道。就將書裝入兩個袋子，帶一個僕人，坐小車出發。目的地離出發點約二十三里。」

「沒有走好遠，僕人聽得該地軍人的不法行爲，就害怕並請准他回去。我們不勉強人冒險，立刻答應他，並決定自己拿書袋，同時求神賜給我們勇氣和力量。路上遇見一個長者，勸我們不要到南通州去，以免後悔。我們多謝他的好意，可是不論前面有鎖鍊，監牢，乃至於死，我們靠主的恩典，不能再讓南通洲人沒有機會聽見福音。」

「這時候小車夫也不肯去了。我們也不勉強他，就讓他回去。幸而不難另雇一架小車。陰雨漣漣，泥路成漿，前途危險，令人心中不快。但是我們用聖經短節，詩歌句語，互相勉勵，頗受安慰。沿路傳福音，並分送聖經。……近通州西郊的時候，我們引用古時受壓迫之基督徒所用的禱告詞：『現在求主鑒察他們恐嚇我們，叫你僕人大放胆量。』」

「沒有進入城郊之前，我們叫小車在某一地點等候我們，免得他因我們的緣故吃苦。自己拿起書袋，往着城走。離城門還遠的時候，有一個半醉的大漢，忽然抓住卜爾頓的兩

肩。卜氏盡力掙扎，我上前來看，卽被十餘人包圍，將我們急趕入城。我覺得手上一袋書太重了，又無法換手，流出一身大汗，幾乎跟不上他們。我們堅持當將我們帶入衙門，但是他們用最粗野的話說他們要怎麼作，就怎麼作。過一會兒，那抓卜爾頓的大漢轉來抓我，苦待我，因爲我個子力氣都比卜氏小，無力抵抗他。他屢次抓我的頭髮，幾乎把我打倒在地。又拉我的領子，使我幾乎不能呼吸。我的肩和臂都被拉得發青。如果再拉下去，一定會昏倒的。這時我筋疲力盡，想到母親最近給我一封信內有一節詩說：

我們愛談福樂天國，　何等美麗何等輝煌，
常常見證個中光榮；　但必如何，若在天堂？

脫去肉身，與主同在，永遠不能犯罪。世人最殘酷的惡毒，也只能把我送上天堂，還有甚麼可怕？這樣一想，好像渴時得飲甘泉，精神倍覺清新。」

「途中他們爭論，怎樣對付我們。溫和的主張把我們送入衙門，兇惡的說要把我們立刻殺死。我們二人心裏完全平安，互相提醒古時使徒以被算是配因耶穌的名受辱爲快樂。我試了好久，終於把衣袋中的紅紙名片拿出來，交給他們。此後他們待我們比較客氣些。我堅持必須把我們送入衙門。起頭一再說過：我們是英國人，但是無論如何，他們不信。」

「我們被拖過的街道，似乎長的不得了。我想這怎麼得了？忽然一齊停在一座房屋的門前，說是地方官的住宅。我喜出望外，滿心感謝。那時我力已盡，流了一身汗，像從水裏出來的，舌頭粘在上顎。我靠着牆壁，看見卜爾頓的情形和我的差不多。我請他們拿椅

子給我們坐一下，回答說：『等一等。』又求他們給我們一點茶喝，得到同樣的答覆。門外已聚了一大羣老百姓。卜爾頓稍息一下，開始對民衆傳福音。我們的名片和書拿進去之後，那官因地位太低，不敢負責，叫我們再等一下，預備將我們送到他的長官的衙門。」

「聽見了這一點，並查出他們有意要叫我們再走過擁擠的街道，我們不肯走一步，並堅持非用轎子抬我們不可。小官躊躕了一下，才叫兩乘轎子，把我們抬去。我們在轎中得到休息，想起撒但雖然惡毒，究竟福音還是被傳入南通洲，心中覺得快樂，面有喜色。聽街上人說：『看來他們不像壞人。』有的似乎可憐我們。時候過得快，不覺到了衙門。起頭尙疑是監牢，一見『民之父母』四個字，才知道是縣長衙門。」

「我們的名片又送進去，一會兒差役把我們引到陳大老爺之前。陳知事頭戴藍頂花翎，身穿朝服，見他的人都跪下，對他磕頭。有人叫我們也跪下，我們不肯。陳老爺曾作過上海道台，很知道對西人不得無禮，因此對我們特別客氣。他請我們到裏面去，侍從的人都跟進去。我們把來南通州的意思說明一遍，再將新約及舊約縮本（創世記至路得記）送給他，並簡單說明書的內容。他很注意聽，各小官也自然表示注意。話說完了，陳知事命進點心，我們欣然領受，主人也陪同飲食。」

「坐了好久，我們請陳知縣准我們到街上去遊覽一下，並分送聖經。他欣然許可。我們又說這次受了很大的侮辱，但是我們不想追究，因爲當兵的知識很低；但希望他出佈告，以後不得再有同樣情事。這一點他也答應了，卽親自送我們出大門，又派幾個差役沿路保護我們。我們出去，把所帶的書分送給老百姓，又參觀了孔廟，然後再去找所雇的小車

。差役又陪我們走了一段路。當經過人多的街上，他們將頭向左右急轉，用辮子鞭打過路人。黃昏時候回到船上，誠心感謝天父，保護我們，恩助我們。」

第二十三章　第六次旅行佈道　二十三歲

吳淞・劉河・常熟・楊舍・江陰・靖江・橫涇・華墅。

倫敦中國佈道會尚未批准戴氏在上海建造房子的計劃，所以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往內地佈道。上海聖經公會總會供給他福音書籍以便分送，並他的大部旅費。

一八五五年五月八日，他獨自沿長江南岸向鎮江出發。因着戰事，路上危險很多，但他的靈命上又有一次轉機。船開出吳淞後，遇到大風浪三天，幾乎沉沒。五月十一日早到八廟江，禱告後，上岸。有七八十人逼近他，因為從未見過外國人。他乘機對他們傳福音，講畢，到劉河鎮佈道。從劉河往橫涇的時候，看見許多鄉鎮，福音尚未傳到。這次時間短促，無法詳解福音。因此，心中憂愁。但想到主的話：「我口所出的話，決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在我打發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以賽亞書第五十五章十一節），心中就得安慰。雖然目前似乎沒有收穫，但是想到神信實的應許：「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詩篇一二六篇五節），又立刻得到鼓勵。

在橫涇，他分送很多福音書籍並在一尼姑庵內向數百人宣傳耶穌被釘十字架的要道，頗能引起尼姑及其他聽衆的興趣。

五月十二日，天氣很熱，戴氏先到龍王廟，後往張家祠。該地有居民四千，他們從未

聽過福音及見過外國人，故初見戴氏駭懼。不久，男女老幼多來看他，聽他講中國話，十分希奇。當他拿錶看時，一人說：「我從未見過這種眼鏡。」另一人說：「這不是眼鏡，乃是千里鏡。」第三人說：「都不是，這是一只鐘，到了鐘點，自己會敲，他鼻上所戴的纔是千里鏡。」戴氏後至登州市，在二百聽衆前佈道及分送福音書籍。

五月十三日禮拜日戴氏在船上安靜的讀經及祈禱數小時，然後上岸在村莊三處佈道及分送福音書籍。

船繼續往上游開，五月十五日從船上可以看見狼山和對岸的福山。他在福山及隣近地點傳了幾天福音，再到常熟去傳道。他聽見本地人說：「這個『洋鬼子』的話和我們的差不多。」

五月二十一日是戴氏的生日，他在青草島上兩個鎮一個大村莊醫病講道。一天之內，診治四五十人之多。二十二日清早，離開青草島，船往西行了二十餘里，進入一條小河。在此上岸分送幾本聖經，再步行到楊舍，從北門進城，入城隍廟講道。講完，上城牆觀看城內外風景，沿城牆上面走到南門而下。又步行到石子山，站在山頂觀看四面的風景，極其美麗。拿出望遠鏡來看，數出五十四座小山。遙遠的村莊城市及山水田野都看得清清楚楚。長江數處被江邊小山所蔽，江水斷繼，宛如小湖。戴氏站在山頂，高瞻遠矚，見中國領土廣大，人民之衆多，念芸芸衆生，無緣聽到基督福音，心中着急，重新對神奉獻，願負此艱巨責任。以後內地會所定的工作原則大概胚胎於此時。

五月二十四二十五兩日，在青草島傳道，分送聖經給私塾先生，並醫病施藥，割治一

個青年人的頷瘤，再將餘下的書，在江陰靖江送完，共送二千七百本的福音書籍。五月二十九日開始回程，越二日，夜半回到上海，滿心感謝。

第二十四章　第七次旅行佈道　倒空一切合乎主用　二十三歲

拓林•乍浦•蟹浦•寧波。　八月廿三日夜十一時剃頭染髮。

一八八五年六月初旬，戴氏在上海南門租得一房子，他將學校搬到那面。當地尚無佈道工作，所以他很喜歡在南門及其鄰近郊外有佈道及施醫機會。派克醫師則每禮拜數次到南門及他一月前在浦東楊涇所租的房子施醫送藥。因此傳道工作可以便利進行。

六月十一日，戴德生派克及卜爾頓三人自上海向寧波出發，預備作旅行佈道，同時換換空氣。當天到拓林。第二天到江蘇浙江的交界。戴德生暫時和他的同伴分手，帶一僕人步行到乍浦，以便順路登山，觀看杭州灣的風景。在乍浦走入天后宮，對民衆傳福音。後來因爲找不到他的同工，無法回到船上，旅館又不肯接待。正在無可如何的時候，有一老婦可憐他，留他和僕人過一晚，讓他們睡在稻草上，並給他們稀飯吃。

第二天，天亮就出去，到處尋找，終於找到派克及卜爾頓二人。就雇一只帆船，預備渡過杭州灣。等到黃昏上船，已被他人佔滿。交涉了好久，才將一部份的客人趕走。半夜開船，第二天早晨船到蟹浦。再坐一日的小船到寧波，會到許多教士，其中有兩姊妹，一個二十歲，一個十八歲，叫作大雅（Dyer）姑娘，在一個女學校教書。

本來預備回上海的時候，沿路傳福音，但因忽然得到消息，說卜爾頓的獨生小孩生病

很重，卜爾頓決定立刻囘上海，戴氏決定陪他一同囘去。因此，不能照原定計劃作旅行佈道的工作。

囘到上海之後，戴氏仍住在倫敦會有兩個月沒有出上海，就在本地工作。當時上海霍亂流行，戴氏看見人民臨到生死關頭，態度比較誠懇，就更積極對他們講救恩及永生的問題。就在這時候，他年青的廚子貴華，公開認耶穌作他的救主。雖然天氣很熱，他仍舊時常下鄉佈道，有時甚至在一天內到四五個地方傳道。

八月六日，戴先生接到倫敦會的信，說有兩個新派出的教士已經離開英國到中國來，請他在九月底之前遷出倫敦會住所。中國佈道會也來函，說明不准在上海建築會所。同時派克醫師蒙神引導準備到寧波去開辦醫院。

這時戴德生眞是苦悶，不知怎麼辦。八月十九日寫信給他的妹妹說：「派克醫師已接受寗波的聘請，幾天之內就要動身。上禮拜幾乎全部時間都用在尋找房子，卻得不着一間，因爲房東所要的押租數目太大，我出不起，眞是傷腦筋。如果在短期內還是找不到房子，我預備穿中國衣服，住在鄉下。這樣作，並不容易，請你多多爲我禱告。」

戴先生對於穿中國服裝是這樣的看法：旣然沒有法子在上海找到房子，就不能不到內地去，但是內地人民，一見外國人，大驚小怪，容易引起衆人的注意，甚至集衆侮辱，官廳且將藉條約而逐客。若穿西裝而到內地，等於故意標榜自己是外國人。誠然，和人民接觸之後，仍將被人認出是外國人，但是到底來得慢一點，不會馬上引來一羣遊手好閒的人，同時可以先給他一個立脚地，讓他有機會替老百姓說話或醫病，聯絡一點感情。到了這

個時候，已經成爲外國朋友了，不是一個「洋鬼子」，在心理作用上，相差很遠。況且許多中國人，看外國人穿中國服裝爲親善中國的表示。所以他就買了一套中國服裝，並預備將幾樣東西寄在派克的寧波家裏，自己暫住在船上，作旅行佈道工作，待有機會，再深入內地去住。

他正準備從派克醫師到寧波去的時候，路上碰見一個人，問他要不要租一間在上海城裏的小屋。屋內共有五間。一查才知道這屋近南門，尚未蓋好。房東無錢把新蓋的房子完工，正等錢用，只求先付六個月的房租，不收頂費或押租。這正適合戴德生的需要。所以他立刻付定錢。主已聽他的禱告，給他預備了。

當天晚上——八月二十三日——他叫一個剃頭匠。把頭剃了，照前清的習慣，留下一簇圓頂的頭髮，讓牠長成辮子，並把所留的頭髮染黑。在頭髮未長成以前，他用假髮編成辮子。

第二十五章　海鹽　第八次旅行佈道　二十三歲

戴德生改穿中裝之後，得到許多與從前不同的經驗。在起居飲食上，比前方便經濟得多。內地的民衆對他，沒有像以前那種大驚小怪的情形，地痞流氓幾乎完全不注意他，婦女小孩不像從前的怕他，端莊的人士比較肯接待他。至於他自己的感想與經驗，可從他的信中看出。有一封信給在赫爾的一位老朋友，這樣說：「昨天晚上我和派克醫師作別，現在穿中國衣服，獨自一人在內地。今天我遊覽一些風景甚好的地方，和一些粗野的人在一

起，他們對於我的醫藥服務非常感激，男女老幼，不斷道謝，對於外國人無謂的猜忌一掃而空。自然，他們一聽我開口說話，就知我是外國人。」

「我對於新服裝還沒有習慣，自不待言；特別不舒服的，就是鞋頭蹺起的中國鞋，可是不久就會慣了。最不方便的，就是光頭不戴帽子；中國人在熱天不戴帽子。一八五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戴德生」

另一封信在同日從浙江海鹽寫給他的妹妹，很有趣味，大意如下：「親愛的阿美麗雅：我現在寫一封信叫你驚訝，因為你從來沒有從一個剃頭長尾的人收到一封信。恐怕你因猜想，把頭弄昏，我最好先告訴你。我在八月二十三日，禮拜四夜裏十一時，把我一部的頭髮，叫剃頭匠剃掉，把餘下的頭髮染黑。第二天清早，編上一條辮子，然後穿上中國服裝，送派克醫師往寧波，送他三百多里之遠，在路上沿途佈道。現在我獨自一人回上海，希望以後傳道更加方便，但是我還沒有講到我的苦處。」

「第一，一生第一次把頭髮剃掉，是一個忍痛的經驗，尤其是皮膚容易長痱子的人。我可以給你保證，剃頭之後，再敷上頭髮染料，至六小時之久，是不會減輕剃頭刀之刺激的。（染料成份如下：密陀僧一份，生石灰三份，再加水作成漿。）到梳頭的時候，苦頭達於極點。但是天下的福利，沒有一樣不是從吃苦得着的。如果吃苦可以叫人更加寶貝因吃苦而得的東西，那麼，我將以高度自豪和愛戀的心看我的辮子。」

「第二：當整衣時候，纔明白為甚麼歐洲人所雇用的中國人都喜歡穿外國皮鞋和外國襪子。中國襪子是粗布做的，自然沒有一點彈性。一般的脚趾，當然反對被鞋擠得不成

樣，而脚踵更不歡喜把牠的地位降低。又其次，便是褲子。哦！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種衣服！我的褲腰比我的腰寬二尺；着褲的時候，將多餘的二尺布疊在腹前，用堅靱的褲帶紮緊。褲的腿部很短，比大腿稍微長一點，寬度和褲腰作正比例。褲脚插入布襪上端，其容量之大，足以貯藏二禮拜的糧食，中國衣服沒有襯衫，只用一件短衫代替。袖子之寬，足以滿足二十年前英國時髦女子的嗜好。衫褲的外面，套上一件出色的絲綢長袍。袖子越過指尖十二或十五寸。用手的時候，自然要把牠捲起來。不幸得很，熱天沒有帽子可戴，在炎熱太陽之下的確難受。」

八月二十九日禮拜三續：「親愛的阿美麗雅：我不知道你是否厭煩這些瑣碎的話。可是我也沒有多工夫再細寫。現在再說一點作結束，就是關於洗頭：我以為這個，也當經驗一下，以免後來因為對此外行而發生困難。所以我盡量忍受剃頭匠的摩擂。一會兒捶背又開始了，沒有捶完之前，我眞覺得有點痛。第二次便較能忍受，希望將來對於剃頭匠這一部份的藝術，可以處之泰然！」

他回上海時候經過海鹽，因他已經穿了中裝，所以沒有被居民發覺，直到向他們傳道，分送福音書籍及醫病的時候。

初秋，他回上海南門居住，過着與以前完全不同的中國人生活。中國人及自己的感覺已如上述。外國同工則取笑、輕視、及批評他，使他難堪。他們雙方有了隔膜，他成了孤獨的人。亦為唯一將所持守的人生觀念付諸實行。但是神奇妙的快樂充滿他的心靈。此外，他的僕人貴華要求受洗歸主，及他倫敦朋友柏迦氏又寄給他四十金鎊，並在信內鼓勵他

說：「你要大大張口，我就給你充滿（詩篇八十一篇十節）。是的，神不受任何限制。我們要求多少，祂决不使我們失望。」因此，戴氏的心靈得到不少喜樂和鼓勵。

第五段　與賓惠廉(W. C. Burns)同工

一八五五年至一八五六年　二十三至二十四歲

第二十六章　第九次旅行佈道：百萬人口教區　再到崇明

二十三歲

戴德生改着中裝，目的在便利他到內地傳道醫病。一八五五年十月中旬，他將上海南門的工作暫交徐先生主持。帶了貴華和一位姓錢的上海人，一齊出發到崇明島，預備在崇明租屋居住，長川傳道醫病。這次因爲他着中國服裝，又兼前已到過崇明，人民對他已有相當的認識，所以很受地方人士的歡迎，一聽見他要租房子，就有人報告說在新開河有屋出租。那天是禮拜日，戴先生不願出去看房屋，等到禮拜一稍微一接洽就成功了。就把房子洗滌粉刷一下，排起幾條板凳，就算是禮拜堂和診所了。新開河的人口不過兩三萬人，但是四周圍村莊很多，全島居民約有一百萬人，大多數都住在鄉下，所以他常常下鄉去傳道施醫，很受鄉人的歡迎。在新開河每天病人很多，得到好機會傳福音給他們聽；不到一個月就有慕道的人，內中有一位姓張的鐵匠尤其熱心。

因爲病人很多，三禮拜後藥物已經快要用完，不得不到上海去跑一趟，補充藥物，並預備冬天的衣服。就將傳道的工作暫時交給錢氏負責，在十一月五日上船往上海，順便往松江去看錢氏所關心的一位慕道青年。離崇明不久之後，新開河就出了事，究竟出了甚麼事，可從他回崇明後寫給父母的信看出：「我一到崇明，就把東西放在船上，立刻跑去看

錢氏詢問經過的情形。現在將經過的風波，講個大概給你們知道。此地有兩個中醫，四個藥商，看見人民很歡迎我，影響了他們的生意，就開茶會，商量怎樣對付我，結果決定送十二塊錢給縣長，請他把我驅逐出境。我相信縣長沒有拿到錢，但是下級職員，看見有機會發財，除了這十二元之外，還可以向房東及中人要錢，同時對中醫藥商再多要些錢，因爲驅逐西醫，對於他們很有利。計已決定，就向上述的人們恐嚇，勒索銀錢。可是沒有得到。過了幾天，他們以爲我已經回到崇明，就帶一張公文來診所，想要見我。公文的大意說，依法應將我送交上海道台會同英國領事重重處罰，並將和這事有關的中國人拘押，由崇明縣知事嚴辦云云。我相信這一件公文，縣長全不知道。」

「錢某怕這件事鬧大，就把公文抄了一張，立刻去上海找我。那時我在松江，錢氏找不到我，便將所抄的公文留下，又回崇明去了。後來衙差又來，說他們已經查明，知道我行醫救人，動機慈祥，殊堪欽佩。如果我肯出十三元的手續費，這案就可了結。」

「我自上海回來，覺得有點着急，不是怕自己有危險，乃是怕連累我的同工。後來衙差把所要的錢，從十三元減到十元，再減到三元。看見一文也得不到，就轉向中醫和藥商勒索十三塊錢，這時似乎沒有事了。」

「禮拜一吃過早飯，聽說縣長當天親自出來剿海盜並查辦我，且要將房東，中人，貴華及錢氏抓去審判；如果答得不好，每人各打三百至一千板。我們還是照常作禮拜，並懇切求神保護。太陽將下山的時候，衙役又來，說今天縣長專心剿海盜，下次再來查辦我。」

「第二天，我叫有關的人都住在我家裏，而照常傳道看病。下午正在開刀的時候，縣長和一羣差役兵丁已到診所隣近。幸虧外科手術已完，否則我怕不能了結，因爲我急得發抖。兩個鐘頭以後，才聽說縣長逕往省城去了。我們的禱告變爲讚美，我想也許縣長根本不知道崇明有一位戴德生，整個案件就是一個衙門敲詐的勾當。他們失敗了，我希望他們以後不再嘗試。」雖然遭遇困難，戴氏的工作很有效果。鐵匠張某，雜貨商宋某及不少其他聽道者公開承認救主並有屬靈生活。張某且在禮拜日休業，以便專心拜主。

十二月一日，戴德生到上海拿錢並寄信，在南門看到一封信如下：「據巡迴區監督公函云，閣下在崇明新開河向辥頌安租一座房屋，開設診所，交給別人管理，而閣下不時親往該診所，主持一下，即回上海。以前閣下曾到靖江，違反中英條約，有案可查。今劉養全辥頌安錢海夷已被拘押待審，云云。據此，請即到本領事館候問，勿延爲要。副領事赫維福，一八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海」

戴德生即往英領事館解釋實情。領事告訴他，按照中英條約，英國人只可住在五個租界，違者得處以美金五百元罰款（約値英金百鎊）。戴氏答說崇明有天主教神甫居住，可見條約中尙有特別規定。領事說，這一點應向英國公使聲請交涉，不在領事館權限之內，但護照未准之前，必須遷出崇明，否則依法處罰。戴德生只得照辦。十二月二日寫信給他的母親說：「親愛的母親：我的心憂愁，憂愁，憂愁！上禮拜五我回到上海，看見領事館給我的一封信，是早一個禮拜寫的。我立刻去見領事，他不准我住在崇明。我不曉得怎麼辦。我若再住下去，就要罰我五百元。我又怕連累到我的中國同工，因此我只好搬出崇明

。請替我禱告，我需要主的恩典，我覺得像摩西要對主說：『倘或你肯赦免他們的罪……不然，求你從你所寫的冊上塗抹我的名。』（出埃及記卅二章卅二節）。或是像主耶穌所說：『我爲羊捨命』（約翰第十章十五節），我不願意像一個雇工，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如果我可以在安全中作事的話，我也不輕易冒險。我要知道主的旨意，並得到主的恩典，使我能夠做得到，就是被驅逐出境，亦所不惜。『我現在心裏憂愁，我說甚麼才好呢？父阿，願你榮耀你的名。』（約翰十二章十七、十八節）。請你替我禱告，叫我不只在言語上跟從耶穌，乃是在事實和眞理上跟從他。」

到崇明結束傳道工作後，在離別的前夕，他叫慕道的人來聚集。張鐵匠說：「我心裏眞是難過，我甚麼時候才可以和你天天聚會呢？」他回答說：「但是你可以在自己的家裏敬拜主。」禮拜日要把店門關起來，因爲不論我在或不在崇明，神總是在的。你可以請人讀聖經給你聽，並請鄰居來聽福音。」

「我懂得很少，」宋某說，「我看聖經有很多字看不懂，因爲你要離開，我心裏眞是憂愁，然而我感謝神，差你到這裏來，從前我的罪很重，現在都放在主耶穌的身上了。他天天給我喜樂平安。」

「再來，再來！」鄰居都說，「越快越好，我們忘不了我們的好醫生和他所傳天上的眞道。」

第二十七章　第十次旅行佈道　南潯　旱地河流　二十三歲

戴德生被上海英國領事館勒令遷出崇明，心中不服，想要向英國公使上訴，可是公使包陵爵士，那時不在上海，不知何故，久不回滬，無從下手。後來在上海遇到一位剛從蘇格蘭休息回來的著名佈道家賓惠廉，就和他商量應否上訴。賓氏回答說：「天父已將天上地下的權柄都交給主耶穌了；如果祂要你常在崇明島作工，豈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嗎？若是祂另有工作給你作，你爲甚麼一定要靠政府的力量硬幹呢？不，主的僕人不應當爭，而必須願意受神的引導，不要靠人的幫助，來作成自己的計劃，當依靠神萬無一失的引導，和萬能的力量，完全順服祂的旨意。」戴德生認爲賓氏所說的有理，便不再堅持再往崇明去，而約同這位經驗豐富，文雅幽默，和藹可親，被神重用的同工，同往浙江南潯佈道。在那裏住了十八天，並度過耶穌聖誕及陽歷新年。二人各住在自己的木船裏，結伴前行，同心協力，利用學校，廟宇，茶館街市，以及倒塌房屋的空地作講道的場所。戴氏的日記有下列一段話：「但願我能夠描寫當時的情景。試用心眼看一看，在燈光昏黃的大房間裏，排着許多方桌子，桌旁排着狹窄的板凳，每桌可坐八人。一羣工人散坐在各桌飲茶吸煙。煙筒甚長，竹管銅頭，茶房手攜銅壺，往返爐桌之間，倒開水入杯。

「一會兒賓氏拿着油燈來了，大家都注意他，卽有一羣人走近我們，開始質疑問難，我穿中裝，賓氏披着中國長袍，穿中國鞋，頭戴沒有頂紐的中國小帽，談論風生，漸入佳境。我們無須介紹福音，他們首先提出問題：『偶像都是假的麼？』有一人問：『我們信耶穌有甚麼好處？』另一個問起：『如果耶穌是在天上，我們在這裏怎麼能夠拜祂？』又有一人說：『帶我們去見見耶穌，我們就可以信祂。』茶房袖手旁聽。有人勸賓先生剃頭

，戴一頂像我所戴的中國帽，以爲這樣一定好看得多，不久賓氏就實行這建議，改穿中裝，有一個人跟着我們到處跑，定要替我們付茶錢，一共不到一個「辨士」。我們可以很坦白的談各種問題。最好的一點就是主和我們同在。」

因爲賓氏及戴德生衣食言語禮貌都照中國人的風俗習慣，所以中國人歡迎他們到家裏去。對於這一方面的經驗，戴氏有信給他的小妹妹如下：「看到一個中國家庭，全體聚集，我們講那位爲世人的罪受死的，覺得很興奮。靠近我坐下一個約十歲的女孩，雙臂疊在桌面，頭靠在臂上。坐在她的旁邊就是她的哥哥，年十四歲，聰明可愛。又其次，坐着賓先生。對面有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坐着，男人都坐在桌旁，母親及二個較大的女兒，和另一個婦人，坐在背後，隱約可見。當我對他們講到我未得救的時候，母親和妹妹替我懇切禱告，他們特別注意聽。但願神快快的在中國興起愛主的母親與姊妹。回到船上的時候，我們不禁流下喜樂和感恩的眼淚。若不是因爲我們改穿中國服裝，決不能像這樣深入民間。」

除夕戴氏又寫信回家說：「現在已是嚴冬，北風尖銳得很。而我呢，不像去年幾乎凍死，現在非常之舒服，溫煖。眞的，我們當爲神許多的慈愛而感謝。我租用一條好船，每天只化二「先令」。自己住在當中一間小小的好艙房。前頭一間，白天接客，夜裏給僕人睡，後頭一間給中文教員住。此外還有地方作燒飯藏書等等用途。我的房窗用蚌殼代替玻璃，可以透光，而防人偸看。一張檯子可以吃飯寫字，一個長櫃，夜裏鋪上床褥。還有座位可以接待兩三個客。作家庭禮拜時，把當中一間房的前後門打開，可以容納船上工人，中文教員，賓氏，僕人和我。但與主耶穌在世的生活卻大兩樣，祂連枕頭的地方都沒有！

祂爲甚麼那樣苦？爲我的罪。眞是不可思議！那麼，我不再屬於自己了，乃是祂的寶血買來的。但願我能夠用我已經屬祂的全副的靈，魂，體，榮耀祂的聖名。」

有一天晚上，一位姓金的青年來訪他們，帶着一本西人所送的聖經。他讀了很受感動，說他要作一個基督徒。談話中聽他們說甚麼偶像都不可拜，大爲驚訝，說：「難道雷公也不可拜嗎？他明明是神。」那天晚上他隨他們跪下，禱告眞活神。第二天是禮拜日，他早晚都來禮拜。禮拜一他爲作生意出門去了。他們只好將他的靈魂交託給神。

戴氏常常迫切的熱望與神相似及交通；當他與賓氏同工以後，心中更加飢渴需要。到黑暗而又不信神的地方爲祂作見證的人，容易減少向神的愛及傳福音的熱心，甚至使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雖然有危險及惡劣環境影響傳道人，使他們的靈命退步及與神的交通疏遠，但是賓氏見證神的信實，來幫助祂的兒女。他也見證祂的應許：「神像河流在乾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以賽亞卅二章二節）。他又見證祂如何敵擋仇敵像急流的河水冲來攻擊祂的兒女，雖然最亮的燭光在污濁或稀薄的空氣中變成暗淡，但是賓氏在黑暗及魔鬼圍攻之中，仍能藉着神的大愛保守自己。他以祈禱爲呼吸，以祂的言語爲飲食，深深的感覺神的同在。此外，他有豐富的學識，溫和的性情及天賦的機智。他是一個可喜的侶伴。他的心靈是何等的高超！生活是何等的清苦！他的信仰終不動搖，對惡者的攻擊永不止息。

賓氏—他的友誼及一切—是神所賞賜戴氏的奇妙恩惠。這友誼是人生的最大幸福，非金錢所能買得或權勢所能指揮。在他的感化中，戴氏的智識和靈命長大，以至認識自己及

神所給他的使命。他後來的成績因以完美。

第二十八章 「在全能者的蔭下」 二十三歲

浙江烏鎮

一八五六年一月七日戴德生和賓惠廉的船泊在浙江烏店的隣近。二人上岸，立刻開始工作，沿路分送數百張福音單張，並對老百姓講道，聽衆異常注意。第二天早上走到鎮上離船較遠的街道，進入茶館傳福音。後來在離船不遠的地方，又對一大羣民衆演講。二人看見民衆都很注意聽講，心中快樂，相信主必特別祝福這次的旅行佈道。不料情形忽然逆轉，有一羣走私鹽的土棍，因爲不識字，拿不到幾本聖經，惱羞成怒，動手攻打戴氏和賓氏的船，打破幾塊板，幸未傷人。平息之後，大家在賓氏的船裏禱告，感謝天父的保護。

一月十二日，暴徒在近河一間茶館聚集，派人送一封信到佈道船，勒索銀洋十元，雅片一斤，並危言恐嚇，說如不照辦，那晚必將船打破。宋氏見信大驚，立刻去預定的茶館找兩位西人，同時暗示船夫，乘機逃避。送信的人跟着宋氏往茶館出發。這時戴氏和賓氏蒙神啓示。心裏覺得應該到昨天講道的茶館，以便答復慕道者的詢問，所以立刻就走回靠近河的茶館，因此宋氏找不到他們。

那天晚上，天氣本來很好，忽然烏雲密佈，十分黑暗。這時五十個暴徒叫了三百文的茶，開始打牌吸煙。船夫乘天漆黑之時起了錨，把兩條船朝着相反的方向搖走，認爲這樣

一來，即使一船被打破，大家還有一船可坐。戴氏和賓氏一進茶館，看不見一個慕道的人，而館內幾個人，對於道理，毫無興趣，所以二人決定早點回家。船夫預先伏在路旁，等候他們，一見賓氏的燈，立刻把燈接過去，將火吹熄。戴氏不知何故，命他再點上燈，他卻將蠟燭丟入河。戴氏以為他發瘋了，走上前，要防他跳水自盡。船主打手勢，二人靜聽，方才告訴他們，說有暴徒要把船打破，今船已遠避了。便領他們到其中一船的所在地，一會兒宋氏及其他同工都上了船，就開到安全地點。這時纔將一切的經過細說一遍。宋氏在路上遇到十幾個暴徒，很驚異的問他們說：「外國人到那裏去了？」又問，「船在那裏？」那時宋氏和他們一樣的莫名其妙。後來宋氏碰見船夫，才得上船。

二船一齊開走，時間很晚，地方荒涼，非安全之地，大家商量究竟到那裏去好，結果決定由船主斟酌。他說要搖回原處，後來不知是故意或錯誤，竟把船搖入另一條河。看看太黑，就下了碇，在那裏過一夜。大家聚會禱告，並讀詩篇第九十一篇。

第二天早上四時，戴氏忽驚醒，兩膝腫痛，聽見外面大雨傾盆。天亮望外一看，船離以前所泊之處很近，要不是因為戴氏的膝腫痛和傾盆的大雨，必受良心的驅使而上街傳道。但是這大雨下了一天不停，無法離船，又阻止了別人查問這船。因此，得到一天很愉快的休息。

禮拜一賓氏正上岸工作的時候，有一工人拿洗乾淨的衣服回來，急報嚴重的消息，說在大雨之下，暴徒仍然四出尋找我們。船夫聽見大驚，立刻開離烏店。戴德生也正需往上海治病，這也是神的安排。

第二十九章　堅定不移　汕頭　二十三歲

一八五六年二月中旬，戴德生與賓惠廉從浙江烏店及江蘇松江回到上海，如果神許可的話，預備再回去工作，可是神卻另有其他工作給他們負担。這時戴氏有以下這幾句話：「祂正在領導我們走所不知的道路，雖然不知，還是祂的道路。」

「主阿！我們何等歡喜，一切憂慮全卸給你，

脫離自己，安然休息，心知天上確有一位，

憑着全愛，全能，全智，指揮一切，萬無一失。」

在麥博士家裏，每禮拜有一次禱告會。戴氏與賓氏從他們的船上去參加，遇到自汕頭來一位信主的船主，名叫包瓦氏。他請大家替汕頭禱告，並說到汕頭那時黑暗的情形，例如私運烟土，拐騙苦力，中外奸商串通作惡，貪鄙之人源源來汕，卻沒有一人到那裏去傳福音。會畢再作個人談話，戴德生深受感動，覺得神呼召他去，可是心裏有一點不願意去，因爲他捨不得離開賓氏。他曾說：「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屬靈人如賓氏，也沒有享過這樣快樂聖潔的交通，我想決不是神的旨意叫我與他分離。」

「但是經過幾天我還是擺不脫神的新呼召。我的心非常不平安。有一天晚上，我和賓氏一同去訪幾位美國朋友，主婦彈唱『神向傳道人的呼召』一曲如下：『我就去！我再不捨不得朋友和希望！』」。使我大受感動，甚至使我的心破碎。握別主人出來的時候，我請賓氏到我的住所，流淚告訴他，主怎樣呼召我到汕頭去，而我卻如何的不願意去。賓氏聽

時，似乎詫異而快樂，毫無難過的表情，卽囘答說，那天晚上，主也呼召他到汕頭去，只是有一點惋惜，因爲要和我分離。兩人一齊去見包瓦氏，包船主大喜，立允免費帶他們到汕頭去。他們欣然接受，就在三月六日動身。

三月十二日，船到汕頭。因爲他們不願意住在外國人所住的雙島，所以頗不容易找到房子。找了兩天，沒有着落。碰巧在第三天遇到一個廣東商人，賓氏用很流利的廣東語和他談幾句話。他聽見外國人說那樣好的廣東話，又着中國衣服，大感興趣，自告奮勇，願爲他們找房子。由他在汕頭作官的親戚介紹，找到一處住所，可是地方並不好，只是一間房，在香燭店的樓上，四周小屋密集。包船主到這寓所問賓氏說：「你不能找到一間好一點的住所麽？」他笑着說：「我能夠住在窮人中間，比住在頂舒服的家裏更快樂。況且我的生活費只有十元一月。」包船主極爲希奇大聲說：「賓先生，那不夠我吃香煙。」他說：「十塊錢很夠我用了。」

至於二人所住房間的設備，戴德生寫信給家說：「我們用布和幾塊板，把房間隔成三小間。南面我住，北面是賓氏住，西面一間作書房公用，房東答應在下禮拜給我們作一個地板門。這樣我們就可以靜祕一點。我們的床是幾塊木板鋪成的。一個箱子蓋，放在兩袋書上，便是我們的桌子。又化了二百三十文錢，買兩只竹凳，一只竹椅，就算佈置好了」在這一封信裏，他又說到關於雅片和苦力的問題，每月輸入汕頭的雅片約三萬二千斤，値英金二十五萬鎊。中國人每月吸這麽多的毒物，他們的貧窮敗壞豈有足怪？還有一種慘無人道，販賣奴隸的生意，叫作「苦力貿易」。這些苦力表面上被雇用若干年，但是生還的

沒有幾個。奸商先付他們多少錢，騙他們說，可以大發其財，有時且用更惡劣的方法牢籠他們。苦力一上船，經手人便向奸商按名收錢。這時候可憐的苦力纔知道上當，可是已經太晚了。因爲受不了虐待，有的跳下水，想要逃走，終被抓住，慘遭鞭打。許多苦力未到目的地—哈番哪，古巴，卡牢—就死了。有一條船運出數百苦力。船上的醫生說，船未到之前，就要死掉三分之一。可憐！只有一位能救他們。哦！但願祂施恩賜福。

因爲外國人作這些慘無人道的事，所以汕頭人都痛恨西人。因此戴氏和賓氏冤枉吃虧。戴氏寫信說：「此地的老百姓痛恨外國人。我們上街，沒有一次不受侮辱，譏笑，漫罵（叫我們洋狗洋猪）。我想我沒有到過這樣惡劣的地方。請多多爲我們禱告，叫我們得到主的恩典，忍耐，和心身的力量，安然渡過一切，乃至因禍得福。」

但是不久以後，老百姓的態度漸漸好轉了。三年後，汕頭的港口西醫師德臘卜在倫敦中國佈道會年會演講，有以下一段的話：「我很榮幸，熟悉貴會一位代表，戴德生先生。那時他在汕頭工作。他的熱心和忠誠，我極願意作個見證。我看見那位青年晚上回家，體倦脚痛，被太陽晒出滿面的小泡，他筋疲力盡，蹶然倒下床暫息。數小時之後，又起來勞苦終日。他對華人行了很多善事，頗受他們高度的敬愛。他的感化力如同香花散布基督的馨氣在他的環境裏。」

第三十章　最後一月的同工　二十四歲

光陰荏苒，已是六月中旬了。香燭店上的小房，越來越不容易住下去，似乎非另找地

方不可。但是想在汕頭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住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只好到隣近的村鎮去找。後來在一個小鎮找到一上一下的小屋，覺得非常快樂。當戴氏去接收小屋的時候，房東一見他來就說：「回去，立刻回去！我的隣居不許我租房子給你。」經過片時的默禱，戴氏覺得不應該回汕頭。他把所雇的小船辭掉，開始爲他的主作工。僕人知道潮州人的性情，非常着急，屢次問：「天黑的時候，我們住在那裏過夜呢？」「不要怕，」他鎮靜答覆：「主知道，祂必預備。」說完又前進，走入廟宇，茶館，及大街小巷，分送聖書給能讀的人，並對他們傳福音。他的心充滿快樂，喜形於色，旁人都看得出。他們問：「你到那裏去睡？」「我不知道，」他坦白的答覆：「可是我的天父知道，祂無所不在，祂永不忘記祂的子民的需要，也決不會不供給他們的需要。」他們問：「你不怕遇到困難嗎？」「不，我不着急，」他微笑說：「我的心完全平安，因爲主必預備。」他繼續分送聖經，直到天黑。有一個客家剃頭匠，請他和僕人睡在他的剃頭店樓上的房間，並給他們稀飯吃。晚上許多人來見他，有一個人送他兩朵香花。戴氏又指示他們說：「這花的香氣、美色、都是神所造的，禽鳥昆蟲也都受祂的看顧，就是拜偶像，得罪神的人祂也是看顧的，何況天父的兒女，我們豈能不用信心仰望祂供給今生及死後一切的需要呢？」有一個人說：「奇怪，他把各種東西和神混爲一談。」可憐的人，的確神不在他們的心思裏。

不久以後，香港一位教士派兩個潮州基督徒來汕頭幫忙。賓氏就託他們找一間屋，來作佈道所，以爲他們既是本地人，總有辦法。可是找來找去，都不成功，他們只好守住汕頭香燭店上的房間，雖不舒服，總比沒有好。怎樣的不舒服呢？請看戴氏給他小妹妹的信

：「親愛的璐懿㞡：我必須立刻囘你的信，趕赴這次的郵船，否則恐怕終無囘信給你。這個目的我希望即可達到，如果蚊子，蒼蠅，蟑螂（長二寸四面紛飛），蜈蚣，壁虎，蟋蟀，跳蚤以及其他苦待我的東西許可我的話。正寫這幾行字的時候，我三次進攻跳蚤，一次成功，兩次失敗。從此你可以想像，究有多少跳蚤。有時我才寫半句就停下來，抓住三四隻不速之客，打死幾隻蟑螂，再繼續寫下去。前幾天的晚上，我覺得衣服裏面有些怪東西，翻開一看，有一條蜈蚣，長二三寸牠咬我一口，傷處大腫，痛得利害。我立刻敷上炭酸錏，馬上覺得好些。隣居很着急，拿一隻母雞來，不知作甚麼用？我把雞送還，並說明白藥粉的用處，他們聽了，相當起敬。幸虧我有些藥在身邊，我帶來中國的東西之中，父親的藥箱算是最有價值的。」

這一個夏天，潮州洪水爲災，淹沒的村鎮不止二百個。正要收割的稻多被冲掉，連棺材也被冲出海去，死了不少人，災禍眞是慘重！

戴氏和賓氏不能租到房屋作佈道所，很感掃興，就想用別樣方法佈道。汕頭人以爲租房屋光爲講道，必無是理，一定有其他的作用。可是若租屋開醫院診所，那就不同了。西醫他們可以歡迎。如果醫生非講宗教不可，那也何妨？他的藥的確很好，就讓他談談宗教，作交換的條件罷！既然如此，二人就决定開辦醫院，最少也要辦一個診所。他們同心禱告，問主是否應當請戴氏去上海拿醫藥設備。正在這時候，汕頭的長官生病，戴醫生把他治好。他就大發熱心，勸戴氏開辦醫院，並幫助他將香燭店全座房子租下來。戴氏只好到上海去走一趟，可是他實在不願意離開賓氏。那時有一位英國船主，自告奮勇，願免費帶

戴氏到上海，所以就在七月初動身。二人滿心感謝過去的蒙福，盼望將來更大的蒙福，彼此把愛友交託給那位永不誤事之主，看顧保護。

兩位教士，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俗語說：「英雄愛英雄，好漢惜好漢。」二人不忍久別，滿擬在短期內再會，同心協力，推進汕頭的屬靈工作，但是神卻不要他們常在一起，因爲神的葡萄園很大，不能把最好的園丁聚在一個角落，而讓其他的部份荒廢。二人握別之後，賓氏被捕，送至廣州。幾個月之後，回到汕頭，繼續努力。後來又到北京及東三省，牛莊，創辦教會，爲長老會立下中國教會的偉大基礎。戴德生本想趕快帶些醫藥設備回汕頭，不料受了種種不可避免的攔阻，結果無法南下。他後來所成就的偉大工作，證明羅馬書第八章廿八節的話：「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効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〇年　二十四至二十八歲

第三十一章　「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　二十四歲

戴德生七月初離開汕頭往上海，預備拿醫藥設備，回去辦診所。一到上海才知道他寄存在倫敦會的醫藥設備都被火燒了。他心中難過，可想而知。在他的回憶錄有以下幾句話：「在那時我還不懂神是包羅萬有的神，我們的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祂，一切的環境與遭遇都是至仁至智至善的；因爲都是祂命定或許可的。因爲不懂這一點，所以我的失望與痛苦非常之大。」

要解決他的困難，惟一的辦法就是到寧波去找派克醫師，看他能不能幫助一點藥和必不可少的用具。但是在路上又遇到極大的波折，結果根本不能回汕頭。以下是他自己的記錄：「船開到石門灣，再沒有水路，所以我就把船錢付了，再雇幾個苦力担行李。太陽未出，就向長安出發，我走在前頭，留下僕人照料行李。到了石門，我坐在北門外的茶館裏等候他們，等了很久。苦力到時似乎累得很，看來像都有雅片烟癮。他們吃完了茶飯，抽了大烟，覺得精力好一點。我主張立刻動身，希望在太陽不太熱的上午，可以趕到長安。我的僕人說他有親戚住在長安，並建議在長安過一夜。這個我不能同意，因爲我希望當天晚上就在海寧上船往寧波。我們就動身，走入北門。約走了南北門距離的三分之一，苦力停下來休息，說他們不能抬行李到長安。經過一度的商量，他們答應抬到南門，按路程的

比例付錢。我的僕人說他可以另雇挑夫。」

「我還是走在前頭。走了四英里，就到長安，在那裏等他們來。等了很久，還是不來，我覺得很奇怪。後來知道當天沒有希望到海寧，想要囘去看看，但是因爲太陽很熱，我的脚又痛得很，所以沒有囘去催他們。天已黑了，他們還沒有到，我覺得很不安逸，就開始打聽消息。最後有一個人問我是不是從石門來的，我說：『是。』他又問：『你是不是往海寧去？』我說：『是到海寧去。』他說：『那麼，你的東西已被帶走在你的前頭，因爲我坐在一間茶館的時候，有一個苦力走進來，喝一杯茶趕快就走，說他所挑的竹箱和鋪蓋（正如你所說的）是從石門挑來的，今晚必需帶到海寧，工錢每斤十文。』從這個人所說的我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東西已往海寧去了；但是我的脚很痛，天又黑了，無法追去，只好在長安找客棧過一夜，但是這可不容易。我求神幫助，又走到另一條街，希望那裏的人或者還不知道有外國人在城裏，比較容易找到旅館。後來我就進入一間小客棧，房間髒得很，用兩塊木板放在兩只木凳上當床，枕頭、鋪蓋、蚊帳、都沒有，我用洋傘和鞋當枕頭，就這樣過了一晚。」

「八月五日禮拜二：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覺得又冷又倦，脚還是痛，我在長安城裏到處打聽我的僕人和挑夫，卻得不到甚麼消息。這時雖然疲乏得很，脚尤其痛，我還是動身往海寧走去（約二十七里），中途過一村莊，休息一下，喝一杯茶，臨走忽下大雨，就乘機對老百姓講福音的眞理。」

「下午四五點鐘走到海寧，到處打聽僕人和行李，都不知道。有人勸我到東門外泊海

船處去打聽，於是我就到小東門外去，仍無消息。我累的不得了，就在一間茶館坐下休息。有一個人說他看見一個人挑一個竹箱一床鋪蓋，樣式正如我所說的，約在半小時之前從這裏經過，似乎是往大東門或南門去，頂好到那裏去問一下。我請他陪我去，並說要酬報他，可是他不肯去。旁邊一人說他願意陪我去，我們就動身，到處去問，沒有結果。我又請一個人替我到處去找，倘若成功，必厚賞他。在等消息的時候，又對一大羣的人講道。」

「一會兒，幫我去找行李的人回來了，一無所見。我對他說：『我累的不得了，你能不能幫我找一個地方過夜，我必酬勞你。』他陪我去，起頭有兩處肯接待我，後來又變卦，因爲有衙役跟着來。第三個地方講好了之後，因衙役來了一下，又不敢接待了。旁邊一個青年駡店主沒有良心，就對我說：『不要緊，你跟我來，如果找不到旅館，就睡在我們的屋裏吧。』我就同他去，可是他同住的人不許他接待我。這時候我幾乎站不起來，然而還是不能不再去找。後來有一間小旅館答應了，但是因爲門前有幾個人看見，就叫我先去茶館裏吃茶，等人都走了，纔敢接待我。我們在茶館裏等到半夜，我的嚮導卻找不到應許我去住的旅館。走了一點多鐘，那人跑了，讓我自己去想法子過夜。」

「這時我正站在廟前，廟門已關閉了，我就躺在廟前的石階上，把錢放在頭底下當枕頭。若不是因爲看見有一個人偸偸的走近我，一會兒就會睡着了。當那人走近我的時候，我看出他是一個乞丐。他一定是想偸我的錢，我一點不動，注目看他，求天父不要離開我。那人走上來，細細的看我一下，要知道我是否睡着；因爲天很暗，他看不見我在注視他，就輕輕的在我身邊摸索。我用最安靜的聲音對他說：『你要甚麽？』他不答，走開了

。」

「看他走開了，我心中感謝，等他走遠了，我把一部份的錢放在衣袋裏，其餘的錢收在袖子裏，然後枕石而臥，昏昏入睡。忽然爲二人很輕的脚步驚醒，我的神經因過度疲倦，非常銳敏，最小的聲音可以使我驚醒。我又求惟一可靠的主保護我，我躺臥不動，直到一人到我的頭下來摸錢。我又說話，他們坐在我的脚下。我問他們在幹甚麼？他們說他們正如我一樣，在廟前過夜。我叫他們到那邊去睡，留下這一邊給我。他們不肯動。我就坐起來，背靠着牆。『你頂好躺下來睡，否則明天不能作工。』他們內中的一人說：『不要害怕，我們不離開你，也不讓一個人來害你。』我答復：『聽我講！我不要你的保護，我不需要你。我不是中國人，也不拜你們無用的菩薩，我敬拜眞神，祂是我的父親，我信靠祂。我知道你要甚麼，知道你的意思，我必睜開眼睛看你們，決不睡覺。』」

「其中的一個又走開了，一會兒帶來第三個人。我覺得有一點不安，但仍仰望主的保護。有一二次，一人走過來看我有沒有睡熟。『不要弄錯！』我說，『我並沒有睡着。』有時我的頭低下來，他們中間必有一人爬起來，我立刻振作精神，開始說話。長夜過得很慢，我覺得累得很。爲要提起精神，兼防入睡，我唱了幾首讚美詩，朗誦聖經短節，並出聲禱告。他們頗討厭我，恨不得我快快停止。以後也不來麻煩我。天將亮的時候，他們溜了，我稍微睡一下。」

「八月六日禮拜三：昨晚幫我找旅館的青年很早就把我叫醒。他很粗鹵待我，強要我酬勞他昨晚的辛苦，幾乎要用武力對付我。我一時不愼，勃然大怒，抓住他的臂，向他下

最後警告。他的態度立刻軟化，讓我安息到鳴炮開城門的時候，然後求我給他幾個錢買雅片。我當然拒絕他的要求，給他所用兩支蠟燭的代價了事。」

「我又回到長安，四出打聽，仍無消息，就在一間茶館吃東西，再用熱水洗脚，洗完了，睡幾個鐘頭，覺得好得多。又回到兩天前和僕人與挑夫分離的南門，在路上省察自己，想到神對我是何等的良善，和我昨晚沒有求主爲我預備住的地方。我也責備自己，爲一點東西這樣着急，而對於我周圍很多寶貴的靈魂，反不關心。我以罪人的身分到主面前，求耶穌的寶血洗淨我的罪，並知道祂已經悅納我，赦免我，潔淨我，使我聖潔。這時我所嘗主耶穌的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我也更加明白被藐視，被厭棄，無處放枕頭的滋味。我更深刻的感覺到那叫祂離開天上的榮耀，來到世界爲我吃苦，乃至死在十字架上的偉大愛心。我想到『祂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的話，我又想到祂在雅各的井旁疲倦、飢餓、乾渴，而仍然以行天父的旨意當作祂的飲食。相反的，我的愛是何等的渺小，我仰望祂饒恕我已往的罪，給我恩典和力量行祂的旨意，步祂的後塵，更完全屬祂。我爲自己，爲英國及我的同工禱告。憂喜交集，甜蜜的眼淚滾滾滴下，幾乎把長的路程都忘記，不知不覺，已到目的地了。在南門外喝一杯茶，打聽失落的行李，講耶穌的愛，再進城。問了好多人，毫無用處，就從北門出去。」

「在路上和主交通之後，我覺得精神身體加倍的好，可以走回石門灣（二十里）。未走之前，我入一間茶館，買一點本地餅當飯吃，就在這裏居然遇見挑我行李的苦力。他說我走了之後，他把行李挑到南門，我的僕人暫時走開，一會兒回來，說他要和親戚住一晚

，就叫我把行李挑到他親戚的家裏。我叫苦力帶我到這位親戚的家裏。家主說我的僕人住在他的家裏一天一夜，就往杭州去了。他所知的，只是這一點。我知道別無辦法，只好趕快回上海去。時間已晚，不能往石門灣了，我又仰望那位能供給我一切需要的天父，立刻得到祂愛的憑據：有一人請我睡在擱淺於乾河的商行私有船上。」

「八月七日禮拜四：夜裏還是很冷，蚊子很多，可是我還可以得到一點休息。起頭我覺得很不好過，喉嚨很痛。我想到神是怎樣的好，叫我能夠忍受幾天夜裏的冷氣和白天的炎熱。我也覺得我的重担從我的心裏除去了，我把自己和我的事都交託主，知道倘若於我有益，就會再得到我的行李，否則必另有好意思在其中。走到石門灣，吃了早飯，我算一算錢，還有八百另十文。我知道到嘉興船票一百二十文，從嘉興到上海三百六十文，還剩下三百三十文，作四天的伙食費。我立刻到船公司去問船，他們說因爲水淺，沒有船往上海。我問：『有沒有快郵船？』回答說：『已經開走了。』這時候我看見一隻快郵船，正走到河的轉灣，向嘉興開去。我跑了約一英里趕上了，我喊：『你們是不是到嘉興府去？』『不是。』『是不是望嘉興的方向去？』『不是』。我再喊：『你能不能讓我坐你的船走一段水路？』回答說：『不行！』十分疲乏，而且失望，我倒在草上昏過去。當我醒過來的時候，有人在我旁邊談論我。一人說：『他講純粹的上海話？』我坐起來，看見他們的船泊在河的對岸。談了幾句，他便叫小筏子過來載我去上大船。他們對我很好，給我茶點吃，又拿熱水給我洗脚，每次看見有船經過，就喊叫船主帶我到上海去，可是都不成功。我睡了幾個鐘頭，就同船主上岸，要去關帝廟講道。在路上經過一隻快郵船，船主一看

見，就告訴我。我說我的錢不夠，但是他還是喊叫說：『這裏有一位外國人，路中被搶，無法回上海，請你把他帶到你停船的地方，叫一乘轎子抬他回家，他會給你錢，萬一他不給，等你回來我給你錢。』郵船答應了，九日早晨船到上海。路中雖然吃了很多苦，卻也得了不少的機會傳福音，並得了很多屬靈的教訓。」

第三十二章　「祂關了無人能開」　二十四歲

戴先生回到上海之後，第一個問題就是怎樣對付他的僕人岳西。為慎重起見，他先派人詳細調查，看究竟岳西是否盜竊了他的行李。調查的結果，得到岳西的信，證明確是有計劃的盜竊。他的罪是無可辯護的，若要將他送官治罪，是很容易的事。許多人勸他這樣辦，但是他越想越覺得這樣辦很不妥當，因為若將岳西送官辦罪，讓他受衙門殘忍的敲詐，勢必斷絕他得救的機會；一個人的靈魂豈不比四十金鎊的行李寶貴嗎？所以他就決定用另一個方法對付他，究竟用甚麼方法，可聽戴氏說：「所以我就寫一封坦白忠實的信給他，大意是說我們已經知道他的罪狀，和他應得的刑罰，我本想要把他送到衙門辦罪，但一想到基督以善報惡的教訓，就決定不要這樣作，他可以放心，連他頭上一根頭髮也不受傷害。我又告訴他，眞眞吃虧的不是我，乃是他自己；我無條件的饒恕他，並勸他加倍奮力，逃避將來的憤怒。我又附帶的說，我不希望他將好用的東西送還給我，可是行李中有外國書籍文件，於他毫無用處，於我卻很寶貴，最少他應當將這些書籍文件送還給我，如

果他的良心能受感動，靈魂能夠得救，那比我收回一點東西重要得多，我仍懇切爲他禱告。」

這封信碰巧給英國著名的基督教徒喬治慕勒（George Muller）知道了。他極端贊成戴氏的作法，並寄錢給他，足以抵補他所損失的。以後不斷爲戴氏的工作禱告，並給他很多幫助。因爲他在這事上對神盡忠，所以神賞賜他這樣一位終身朋友。還有他的好友柏迦夫婦送來四十英鎊。這封信在戴氏未離汕頭的時候就寄出，在他最需要的時候收到，主的應許是靠得住的，「他們尚未求告，我就應允，正說話的時候，我就垂聽。」（以賽亞書第六十五章）

八月二十二日戴德生又到了寧波，會到很多朋友。休息了一下就陪卓恩賜往慈谿佈道，又陪瓜達滿到鎮海去傳福音。派克醫師已替他預備好藥和其他必需的用具，他急欲回汕頭去。這時長老會魏教士夫婦正預備到上海去，請他等幾天一同去，竟等了一個禮拜。路上風不順，又躭擱了幾天，至十月初，纔到上海，住在教士公所。包瓦氏船主正要開往汕頭，戴氏將行李送上基隆號輪船，忽然倫敦會送來一封賓氏的信，大意說他和賓氏預備在汕頭作的事，只好暫時作罷，因爲賓氏被人捕送廣州，雖無生命的危險，卻需要相當長的時候纔能回汕頭。戴德生看完了信，愕然木立，莫測高深。一次一次的攔阻，他的藥毀壞了，行李被盜竊，並吃了許多苦，離開寧波的日期躭擱了，途中又遲慢，麻煩，現在竟把門關了。以前看爲很清楚的道路，忽然像在五里霧中，不見方向。「祂關了，無人能開。」

第三十三章　「我要領他們走不知道的路」　廿四至廿五歲

戴德生回汕頭的路似乎已被阻塞了，他又到寧波去。在寧波的城南吳家橋，派克醫師租了一座房子，作辦學校和診所之用；看見他的老同事沒有地方，就將二樓讓給他。這便是內地會第一個家和傳道的場所。

城南有一所女學校，內有二姊妹，姓大雅，中國人稱她們爲大雅大姑娘二姑娘。二姑娘名叫馬利亞（Maria Dyer），天眞爛漫，秀麗溫雅，而又非常屬靈，益加可愛。還有一家中國佈道會外國教士住在城南，就是卓恩賜夫婦。二姑娘和卓家往來甚密；戴德生與卓恩賜夫婦已成莫逆之交，因此常得機會和姑娘見面。二人志同道合，宛若天生良配，不知不覺，漸萌愛戀。戴德生用理智將愛情盡力壓下，他想到種種反對求婚的理由，如同再回汕頭的約言，深入內地的宿志，收入無定的可慮，以及渺茫的前途，又怕對方笑他太不自量。但是隨他怎樣抑制，越抑制情感越熱烈，眞是無可奈何。而二姑娘的情緒，也是大同小異。

那時，中英二國忽然進入戰爭狀態，英艦砲轟廣州，引起全國仇英情緒。這時候纔明白神爲甚麼攔阻戴德生回汕頭。「我要領他們走不知道的路。」這是主說的。

客居寧波的廣東人痛恨西人，暗謀屠殺他們，並得道台的准許。幸虧有人勸一個替西人服務的朋友離開他的主人，以免危險，因此各教士得以知道屠殺西人的陰謀。於是大家聚會，迫切禱告，求天父保護。正在禱告的時候，寧波海關監督往見道台，與他力爭，說

這種作法，結果必創出滔天大禍，道台方才下令禁止暴動。

可是魔鬼不肯停止他的搗亂工作，所以情形還是很惡劣，結果教會的婦孺大多數決定離開寧波，到上海去，暫避風浪，請戴德生陪往。戴氏義不容辭，就答應了；心裏實在不願意去，因爲大雅二姊妹決定陪她們的校長住在寧波。起頭戴氏以爲離開寧波，或者可以把他的愛情冲淡，而結果適得其反。詩經說：「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西國俗語說：「久違愛更深。」不到上海還好，一到上海更是爲她憔悴不已。誠於內，形於外，終於給他的朋友看穿了。他們都很贊成，以爲兩人是一對天生的良匹，勸他求婚。就寫了一封求婚信。那時一位西人顧先生將往寧波，自告奮勇，願意親自帶去面交。

可是戴德生不是天天坐在上海想他的愛人，相反的，他更加倍努力工作，希望忘了他的戀愛。除了主持上海倫敦會一個禮拜堂之外，他常到城隍廟去傳道。也作些救濟乞丐的工作，內中有一個小孤丐兒，名叫天喜，後來作內地會紹興教會頭一個中國傳道人。

不久之後，回信來了，是她的筆跡，那是沒有疑問的，字跡清楚美麗，戴氏早已看熟了，決不會看錯。回信很短，只說他所求的，乃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他有君子之心，以後不要提起這個問題去麻煩她。假使戴氏知道她寫這幾句時苦痛之深，他要覺得好一點；可是她在寧波，無法面質，又不敢再寫信給她，眞是痛苦。卓恩賜夫婦盡力安慰他。事實是她接到求婚信的時候，非常歡喜，她的姐姐也與同樂，姊妹即往見校長歐達世女士，想得她的同意。校長聞言大怒，堅決反對。那封回信差不多就是校長命令的話。二姑娘又羞又氣，只好將一切交託給主。這時戴德生盡心研究所羅門所作的雅歌，頗有心得，就寫信給

他的妹妹說：「這是何等的榮耀，得以面對面的見主，並滿有祂豐富的愛心。我們不但與主同在，並且屬主。雅歌第二章十六節：『良人屬我，我也屬祂』一語預表耶穌基督和我們的關係。」

第三十四章　敬畏祂的一無所缺　　二十五歲

中英的緊張關係漸漸和緩下來，中國的時局也漸漸好轉，戴德生蒙神的引導，覺得應當回寧波去工作。但是沒有回去之前，他覺得有一樁事應先辦完，就是向中國佈道會辭職，理由可以從他的回憶錄看出：「我向來不肯負債，無論如何，用錢決不超過我的收入，但是中國佈道會卻往往靠借貸來付薪水，因此我常寫信力爭，但是結果不能改變主管人的作風，所以爲要順從良心，不能不辭職。」

「在我看來，對於欠債一點，神的話清楚得很，不容有所誤會。羅馬書第十三章八節說：『甚麼都不可虧欠人。』我以爲基督徒向人借錢是違背聖經的教訓。他們以爲神故意留下好的不給他們，就下決心靠自己的努力去得着神所不給的東西。信徒個人所認爲不應當作的，信主的團體應當作嗎？一人作，認爲不對，衆人同作，就算對嗎？有人以爲借債的事有例可援，這卻不成理由，難道先例能使不合理的事變成合理的嗎？聖經給我一個清楚的教訓，就是不可和欠債的事情有甚麼關係。我不會想神是貧窮的神，缺少甚麼資源，或是有而不肯供給祂的工作所必需的財物。我認爲替神工作的時候，若遇到金錢的缺少，這表示該工作的那個發展或其進行的時期是不合乎神的旨意。根據以上的理由，並爲滿足

良心的要求，我不能不向中國佈道會辭職。」同時卓恩賜夫婦亦向該會辭職。但是他們對該會許多負責人的感情很好，並且感激他們的代禱和同情。

戴德生回到寧波之後，派克醫師將以前讓給他一部份的房子全部讓給他用。大雅二姑娘照舊住在女學校裏，卓恩賜夫人還是常常請她一同出去訪問慕道的中國家庭。因此，戴氏還是有機會會見她。她仍舊很溫雅，很仁慈，與從前完全一樣，但是對於那封信，卻不提一個字。卓恩賜夫人也不談那問題。可是老校長歐達世女士還是極端反對戴氏的求婚，攻擊不遺餘力，乃至到處說戴氏的壞話，並且特訪卓恩賜夫人，請她不要再讓戴氏在她的家裏見大雅二姑娘。戴德生雖然十分忍耐，卻認為這件事不應該無限制的拖延下去。這時他聽見人說歐達世女士和大雅二姑娘並無親戚的關係，就想寫信去問她的保護人塔蔭先生。但是覺得在未寫之前，應當先徵求兩個姊妹的同意，所以就叫一乘轎子去拜訪她們。到了學校，先見到姐姐，問可否和她們談幾句話，她說須先問代理校長包森夫人，但是叫她的妹妹立刻和她出去，結果空跑一趟，只好回去將這事交託主，忍耐等候。

有一天寧波各女教士正在觀橋頭開禱告會，忽然大雨傾盆，潮水暴漲，灌入街道。卓恩賜及戴德生二人也因為大水遲回到家。到時聽見傭人說，包森夫人及大雅二姑娘還在卓家等轎子坐回學校去。卓恩賜對戴氏說：「快到我的書房裏去坐，讓我試一試看能否給你一個機會見見她。」一會兒回來說：「二位女士和內人在一起，沒有旁的人，她們樂意讓你上去談談。」戴德生立刻上樓去，就看見他摯愛的人。他本來只想問她一句話，卻不由己的，把他的情緒全部吐露出來。她看見旁邊二位女士都是很好的朋友都很表同情，就表

示她的愛，盡量安慰他。最後戴氏說：「讓我們將這事藉着禱告帶到主的面前。」

約在七月十五日，戴德生將信寄出給塔蔭。他和大雅二姑娘都很尊重長輩的意志和權柄，就存着順服的心，等候回信。「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敬畏他的，一無所缺。」

第三十五章　「以便以謝」「耶和華以勒」　二十五歲

在觀橋頭會所的客廳裏掛起一幅對聯，上面寫着：「以便以設耳」「耶和華以拉」（古聖經）。中國人看見這對聯，字字都好懂，卻不曉得裏面的意思。可是戴氏在他一個月的病中，時時和神交通，深深的感覺到這兩句話意義之眞切。「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主耶和華必定爲我們預備」。

這時候觀橋頭教會有幾位熱心的會友，其中最有希望的就是一位姓倪的。他本來是一個信佛的人，經營棉花生意。有一天他走過觀橋頭，聽見鐘聲，看見一所耶穌堂，就走進去看看聽聽。這時戴氏正講以下的經文：「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倪氏聽了很受感動。講完之後，他站起來說：「我尋求眞理很久，我的父親也尋求眞理，都得不着。孔教、佛教、道教、都不能給我平安，但是今晚所聽見的，卻能給我平安；從今以後，我是一個信耶穌的人。」戴氏之快樂非言語所能形容。有一天倪氏忽然問戴氏說：「英國信耶穌教多少年？」戴氏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就答復說：「大概有幾百年。」「幾百年！」倪氏喊出來，「而現在纔來告訴我

們；爲甚不早點來？」

戴氏病好了沒有好久，寧波長老會的教士瓜達滿忽然出天花，病很重。他無家眷，他的姊姊魏氏夫人有幾個小孩，不能服事他，當地又無隔離醫院。戴氏毅然答應去和病人同住，醫治他，服事他。可惜醫不好死了。戴氏所有的衣服都染上病毒，不可再用，必須燒燬。但是他卻無錢再做新衣服，因爲他絕不積蓄，有多餘的錢，馬上捐助同工或其他窮苦的人。正在這時候，他留在汕頭一年多的一箱衣服，被朋友送到寧波。「以便以謝」「耶和華以勒」！

第三十六章　「早晨便必歡呼」　二十五歲

瓜達滿患了天花症，戴德生日夜服事他，直到他去世。雖然新近種過牛痘，究竟因爲接觸太多，終於受了傳染，熱度很高，睡不成眠，輾轉反側，情緒萬種，深恐求婚書得到不同意的答復，病體何堪受此打擊？當此牽腸掛肚，情至可憫的時候，他得到一種奇妙神祕的幻覺，當日就寫信告訴他的妹妹：「忽然我覺得馬利亞在我的面前，走進來的時候，無聲無臭，如同空氣一般。奇妙的平安，悄然透入我的全身，我確知她就在我身邊。一霎時，我覺得像被一種魔力抓住。我閉目伸手向她，她用溫暖柔軟的手握住我的手。我睜開感謝的眼看她，她揮手示我不要作聲，將左手放在我的額上。我立刻覺得我的發燒和頭痛好像從枕頭裏下沉而消滅。她對我小語說不要掛慮，她是我的，我是她的，叫我安靜睡眠，我就睡着了。數小時之後睡醒，熱已退了，不過身體很弱。『甘甜之夢』我說，只是那

時我的醒眼大開，如同此時一樣，我感覺她的手，和現在感覺筆和紙一樣的眞切。我發熱的時候所懼怕的，就是我們的相愛或將成爲泡影，因此你可以想像，我從這一場『甘甜之夢』所得到的安慰是多麼大。」

好事多磨，歐達世老校長對戴德生的惡感與攻擊越來越兇。她不但寫信到倫敦給塔藤先生，拚命破壞，而且提出很嚴重的毀謗語中傷他。連馬利亞也開始驚訝自己對於認識不久的戴德生之信仰還沒有動搖，然而他們的相愛是出乎神所賜的，愛太深太大了，無法搖動。可是她難免覺得痛苦，尤其是在瓜達滿及戴德生病的時候，她不能親身去安慰他。雖然她不知道，但是戴氏在幻想中已看見她。

瓜達滿死後，魏夫人要將她弟弟的手提小風琴送給戴德生，可是他不肯接受。恐怕給別人更有攻擊的機會。他寫信給母親說：「我若接受此樂器，勢必被人看爲一種酬勞，那是不可不防備的，因爲我不願意給任何人想，我願意從主的僕人得到酬勞。」

這時卓恩賜和戴德生看見許多聽道的人窮到極點，每食不飽，就立志節衣縮食，開始施粥。每天早晨約有六十至八十人來聽道並吃稀飯。有一天傭人報告說：「明天無米燒稀飯了。」這時二人囊空如洗，無法買米，立即迫切禱告神賞賜日用的飲食。「就在這一天，」戴德生說：「一封信提早一個禮拜到了。卓恩賜收到二百十四元美金，所以我們再次感謝神，提起勇氣。就拿支票去見一個商人。尋常需要等幾天，方才可以拿到錢，這次他卻說：『禮拜一可來取款。』那天他雖不能全數兌換，還是先付給我們七十塊錢。所以一切都好，『哦！直接靠那不會誤事的主，是何等的甜蜜啊！』」

「禮拜一早上，貧民照常來吃粥，因爲我們沒有通知他們不要來，知道這是神的工作，祂必預備。我們一想到神不但供給我們，連孤兒寡婦、瞎子、瘸子、以及赤貧的人，都得吃飽，不禁流出感恩的眼淚。『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是美善。投靠祂的人有福了。因敬畏祂的，一無所缺。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餓，但尋求耶和華的，甚麼好處都不缺。』讚美主，甚麼好處都不缺！此外不好的東西，要牠作甚麼？」

過了幾天，神又替戴德生成全一件大事。十一月下旬，期待已久的信來了：贊成！經過詳細的調查，塔蔭先生認爲戴德生是一位非常有希望的青年教士，中國佈道會的幹事十分誇奬戴氏，至於所收攻擊戴氏的信，塔蔭先生認爲毫無價值。經過愼重考慮之後，保護人欣然許可，但說須等到她滿二十一歲，始可結婚，也不過再等兩個多月而已。

在極端守舊的中國境內，要見一個女子是何其難啊！怎麼去見大雅二姑娘呢？馬上過河去見包夫人，請她幫忙，是禮所不許的。到二姑娘所住的院內去見她，也是不行。請她到自己的寓所，更是不行。眞是不好辦！可是消息傳得很快，美國浸禮會挪爾頓夫人聽見了，她很贊成這個婚事。她住在城外河旁一座幽靜的房屋，她寫信請大雅二小姐到她的家來談談，當她來訪的時候，若碰巧屋裏有其他的客人，那就是在中國，也是無法避免的。所以戴氏就在挪爾頓夫人的客廳裏靜候。送信的使者過江去請她。時候過得眞慢，好像使者永遠不會回來。最後走廊裏來了一位窈窕淑女！秀麗的身體，輕快的脚步，清亮的聲音。客廳的門開了，兩人第一次獨自在一起。四十年後，這一次的快樂，還在他的心坎中，不減當年。「我們二人在臥椅上，連肩而坐，她的手握緊我的手，我愛她的心從來沒有冷

過，現在還是一樣。」

第三十七章　完全合一　　二十五歲

訂婚之後，戴德生可以不時和他所愛的人見面，心中十分快樂。「我的健康與精神從來沒有像現在的好。」他說：「願榮耀頌讚歸給行奇事的神，祂叫頭被壓低的人舉首，叫中傷我們的陰謀反爲我們造福。」

一八五八年一月初旬，戴德生約他的未婚妻和新校長包森夫人到觀橋頭茶敘。他又說：「不料，因爲賙濟窮人，開支過多，而自邀約茶會之後，毫無收入，到了約會之日，身邊只剩一文錢。那天早餐尚可勉強供給，中餐既無食物，又無金錢可以購買，只好向天父祈求，祂不會忘記我們的需要。最可慮的一點，就是那天晚上無以款待客人。對於這一點，我們特別呼籲天父賙濟。」

「禱告之後，我和卓恩賜商量如何渡過難關，二人同意將可出賣的一件東西賣掉，以濟燃眉之急，我們一查，只有一個舊時鐘可以出賣，就拿到隣近的鐘錶店去賣。店主願意收買，但是問他要錢的時候，他說自然要先留在店裏幾天，看看好不好用，纔能給錢。他的理由很對，無可反駁，可是緩不濟急，還是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

「還有一個舊火爐可以出賣，可是原有的舟橋，昨晚忽被移走，必須擺渡，纔能過去。擺渡錢二文，而我們二人只有一文錢，所以又是辦不通。回家之後，我們的廚子求我們

先用他的一點儲蓄，可是卓恩賜卻反對借錢，他說：『就是爲吃飯，也不借錢，何况天父知道我們的需要，就要供給我們呢？』雖然這樣說，心裏卻有一點着急。於是二人進入書房，向天父呼求。祂聽我們的禱告，救我們脫離困難，我們還跪求的時候，廚子大叫：『先生，先生！有信，有信！』這封信比所期望的早到幾天，內附柏迦氏慷慨的捐款。『凡有智慧的，必在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華的慈愛。信靠祂的人，必不至於羞愧。』」

結婚之前數日，戴德生對他的未婚妻說：「你若願意退婚，我不勉強你守婚約，你已看見我們可能要遇到生活上很大的困難。」她甘甜的聲音打斷他的話：「你忘記了嗎？我在遠方的外鄉成爲孤兒，神是我的父親，你想我今後不敢再信靠祂嗎？」戴氏說：「我的心因喜樂而歌唱。」他後來講這一段故事的時候強調的說：「才德的婦人，誰能得着呢？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箴言第卅一章十節。

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日，天氣絕好，戴德生在燦爛太陽光之下渡江到英國領事館。顧牧師證婚，赫德爵士代表領事，魏教士代表家長主婚。新娘貌美麗，而神甘甜，着灰色絲外衣，蒙結婚白紗罩。戴德生穿中國便衣，觀者多以爲二人外表相差甚遠。禮畢，即往魏公館用茶點，客人恭祝新郎新婦，盡歡而散。新郎新娘即往西山度蜜月。

戴先生的日記說：「一月二十八日：我們眞快樂，主親自將我們的憂愁變爲喜樂，賜讚美歌聲代替憂傷的靈。二十九日：祂聽了我們的禱告，克服要將我們分開的人，又表白祂所賜給我們的信仰之可貴，叫我們眞是快樂極了！」

既度了蜜月，戴先生及夫人遷到東錢湖濱去住一個月，對四周村莊的漁民傳福音。可惜因為環境衛生不好，夫婦都患傷寒症，不得不回寧波養病。病好之後，夫妻同心協力，為主工作。戴先生起頭還沒有本地人幫他的忙，講道、教書、開方、配藥、通信、招待賓客，處理雜務，旅行佈道，甚麼都要自己去作。戴夫人辦一間小學校，每日教書七小時，又要拜訪隣居婦女，安慰老人，指導婦孺，終日忙碌而態度從容，舉止大方，言語中肯，笑容可掬，隣人都敬愛她。

這時長毛軍已入浙江，威脅寧波，地方不靖，又兼陰雨漣漣，大水為患，五穀不登，人心惶惶，男女老少，求鬼媚佛，教會工作，大受影響。戴氏開始用有色幻燈影片，宣講福音故事，聽衆因而大增。約在此時，倪先生介紹一個作籃子的竹匠，姓方，名叫能貴，他後來成為很有恩賜的傳道人，給戴氏不少幫助。這時士大夫肯來聽福音的極少，信主的人大多數是窮人，不識字，也無工夫費數年學漢文。所以戴先生就用羅馬字教他們寧波白話聖經。聰明的不到一個月就能讀全部聖經，眞是失學成人補習經書絕妙的工具。有一天，戴氏的中文教員邱先生進來要買一本羅馬字的聖經，戴先生說：「你能讀漢文，為甚麼不買一本文理聖經？」邱氏說：「不是為我自己，乃是為我的母親，請你為她禱告。」戴氏滿心感謝，切求主感動她的心，叫她得救。邱老太太聽見學一個月工夫就能讀書，非常高興，願試一下，結果正如她的兒子所說的，十分歡喜，大大運用她的新工具，勤讀聖經

，又蒙兒子的幫助和戴氏夫婦殷殷教導，不久就得了救，成爲有力量的基督徒。

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國和英國在天津簽訂條約，內有一款，准外國人在中國內地旅行，大開傳教之門。戴氏素來最愛深入中國內地傳道，但是在這時候，寧波的教會還很幼稚，信徒猶如嬰孩，戴氏夫婦怎能離開他們屬靈的幼年子女呢？只好暫留寧波，日夜教導他們。戴氏夫婦備印羅馬字教科書及聖經，使慕道友學習。他們的目的爲要興起及造就有力傳道人往內地傳道，祗少有六七人被他們所栽培，後來有分內地會工作。

第三十九章　「得人如得魚」　二十六歲

戴德生夫婦心裏火熱，最愛救人的靈魂，他們引來歸主的信徒，也有這個特性，都歡喜救人的靈魂，倪氏，方能貴及邱氏母子，都是有名的例子。邱老太太得救之後，天天到隣居的家裏讀聖經給婦女們聽。有一個老太婆，耳很聾，眼幾乎瞎了，每日怨天尤人，老是想自己的苦處。邱老太太用最大的愛心和忍耐，天天教她，並爲她禱告，居然得救。戴氏說：「我從來沒有看見一個信徒像她那樣快樂。她愛神的殿，她愛神的百姓，不論天晴天雨，天冷天熱，她必扶着小孫的肩膀，來作禮拜。有時竟走三四里以上的路。她看不見，也聽不見甚麼，但是她與神相會，神也祝福她。她見到神的百姓，得到熱烈的歡迎，而感覺愉快。」

還有一位姓陳的老人，他的兒子不肖，把他的產業耗盡而死。老人家窮途末路，每日販賣針線及雜細東西糊口。勢利舊交，都看不起他，給他難堪。後來邱老太太勸他到戴氏

那裏去作禮拜；他看見大家笑容滿面，雖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連死的毒鈎，都不能使他們喪膽，眼界爲之大開，恍然覺悟，乃將他的重担卸給慈悲赦罪的神，而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他最愛讀聖經，天天向陋巷的貧窮老百姓宣講福音。

又有一個奉化農夫，和方能貴同鄉，他臥病的時候，聽見有聲音告訴他，說他的病只需吃點草藥就會好，並叫他到寧波去，在那裏可以聽見新教，而得到心的平安。他照所聽見的去作，每天割草度日。後來在茶館裏遇見方能貴，聽他講新教，跟他學讀羅馬字聖經，得以接近戴氏，而澈底得救。後來他回老家去，爲主傳道五十年。

有一天方能貴挑一担籃子出去賣，有幾個女人要買香籃，他說沒有，女人驚怪吵鬧。他說明理由，又對她們傳福音，女人不耐煩走了。忽然高頭有一個人問：「你講的甚麼？」原來問者是一個寧波漆匠，站在樓梯上作工，所以能貴沒有看見他。這人便是王來君，後來成爲很有力量的傳道人。

第四十章 「神爲他們行了何等的大事」 二十六至二十七歲

一八五九年二月九日，在一間暗室中，戴德生跪在垂危的妻子床邊。戴夫人患了重傷風，繼而肺發炎，病勢沉重，奄奄一息，危在旦夕。醫師用盡方法，都無效力。寧波各教士同心爲她祈禱。她的丈夫日夜服事她，看見病人鬢邊凹陷，眼球深入，形容憔悴，宛若將死之人，心膽俱碎，痛苦達於極點。戴德生這時眞像風浪中的船，爲萬古磐石所觸沉。他所抓住的惟一的斷桅就是信—堅信在主的旨意中，雖在悲慘的環境中，祂的旨意還是充

滿着完全的智慧與仁愛。

肅靜低頭跪在那裏，他心中忽萌新的希望。他想出一個新的治療法，尙未用過，必須火速跑去和派克醫師商量。但是她能不能支持到他囘來的時候？以下是戴先生的筆記：「派克醫師離我家六七里路；每一分鐘似乎很長。在路上我拚命禱告，和神力爭。祂寶貝的話，帶着能力，進入我的心。『在患難的時候，你要呼求我，我要拯救你，你也要榮耀我。』我得着能力，立刻抱着信心向神懇求特殊的恩典，得到說不出的喜樂平安，不再感覺路程之遠。派克醫師贊成所擬的方法，可是一囘到家，立刻看見所希望的治療功效，已經不藥而得到了。憔悴緊張的面容，已轉爲安靜舒適的睡眠了。且不留下一點不利的病狀足以延緩健康的恢復。」

戴夫人得到奇妙的醫治，她的丈夫當然十分歡喜，而對於他家僕人的得救——靈魂得到醫治，也是一樣的歡喜。他寫：「昨天（二月二十八日）是我們的快樂日：我們的傭人和卓恩賜夫人的女僕受洗歸主。我們現在有八個中國基督徒，和我們一同擘餅。眞的，我們可存感謝的心說：『耶和華果然爲我們行了大事。』」

「我現在忙得很，有許多病人，許多聚會，還有許多別樣的事待辦，難以決定那一件應該先辦。神繼續增加我們的會友，工作日益重要。但願神偉大的工作，日進不已，願中國的民衆看見光榮的時日，全國各地得救的人日益增多。」

在這時候，寧波排外的情緒又緊張起來。戴氏有一段話關於排外的原因：「神正大施恩典的時候，撒但大肆其惡毒，這也不足爲怪，因爲西人利用中國的敗類，合辦『苦力貿

易」──將鄉下人綁去，套入蔴袋，送上洋船去賣作奴隸，動了衆怒。華人的公憤達於極點，到處貼滿煽動人心劇烈排外的標語。我們的生命財產十分危險，幸而近來公憤漸平，因為中國人已知道外國政府業已開始撤查此種慘無人道惡劣無恥的事。希望最危險的時期已經過去。」當時，大多數西人上了外國輪船，但是戴氏夫婦情願與中國同道同冒危險，不背與其他西人一致行動。

中國人對外國人的憤怒達於沸點的時候，天氣之熱也幾乎達於沸點。戴宅裏面最陰涼之處，竟熱到華氏表一百零四度。就在這時候──七月三十一日──戴氏夫婦得到一女，命名恩惠。一禮拜後，這位新作父親的寫信給他的父母說：「親愛的雙親：今天雖是主日，我還能寫幾行給你們。你們看見，必覺得希奇，連我也覺得希奇（他在禮拜天向來不寫信），原因是我今天住在家裏，看顧太太和一個小女嬰──你們的頭一個孫女！哦，親愛的父母，神對我，對我們大家真好，遠超過我這小信的人所期望的。你們和我當稱耶和華為大，一同高舉祂的名。」

第四十一章　「到豐富之地」　二十七歲

一八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派克夫人忽患重病，當日半夜去世，留下四個小孩，沒有母親看顧，其中有一個小孩，也病得很重。戴德生夫婦聽見，立刻過來安慰派克醫師，並竭力幫忙料理喪事。派克醫師看見小孩可憐，自己的健康也因五年的過勞大受影響，就決定帶小孩囘蘇格蘭去寄在親戚家裏。

但是醫院及門診怎麼辦呢？醫院裏充滿病人，門診也天天擁擠得很，窮苦的病人很可憐，需要救濟。沒有一個醫生能負這個責任。怎樣解決這難題呢？左思右想，莫如請老同事戴德生先生支持一下，最少也當維持門診。若是只辦門診，他一定能夠勝任愉快，籌經費的責任也可以輕一點。既想通了，就把他的意思告訴戴德生。戴氏夫婦聽見很詫異，但是事關慈善工作，豈可輕易推辭？夫妻跪下，懇切禱告，求主啓示這事應否接受。經過多次的禱告，神的旨意漸漸清楚，是要他們負這責任。是的，門診必須繼續辦下去，醫院也不可關門。主已經給他們助手，就是一小羣得救的中國人。他們很樂意利用這個機會作救人的工作。至於經費方面派克醫師留下的錢，大概可以夠一個月的開支。但是這工作不是派克的，乃是神的工作，「耶和華以勒」。所以就憑着信心，接受這個責任，預備搬到派克醫師那裏去住，並將原來的工作，全部交卓恩賜辦理。

戴氏接收醫院之後，就召集全院的職員，坦白告訴他們說：「派克醫師所留下的錢很有限，只能維持一個月之用，以後的經費沒有把握。我向來不借錢，不募捐，也不能靠出診的錢來補助醫院，因爲我不是正式的醫生，所以職員以及工人，以後沒有一定的薪水及工錢，大家只好憑信心，仰望神的供給，願意繼續工作的一律歡迎，不願意的，也不強留，請各位自己決定去留。」結果信錢不信神的人都走了，留下來的人，都是眞基督徒。人數不夠，再補用他的老同道，方能貴王漆匠倪先生王老農。醫院裏的空氣，煥然一新，愛心和喜樂充滿院中。病人都很滿意，而禮拜堂的佈道工作尤其興旺。

戴夫人眞是一位難得的賢內助。她管理出納，通信，監督並訓練工人，對於屬靈的工

作，也極有貢獻。對於她在醫院裏的工作，戴氏這樣寫：「她對於病人的感化力非常之大；病人看見這位英國婦女，肯爲他們作一般人所不肯作的麻煩工作，就知道一定是因爲她深信一種值得注意的宗教。她對於工人的感化力，也是很大。惟有誠摯的同情心，和不斷爲他們謀福利，能夠使她有那樣大的感化力。她看工人不像雇用的差役，乃是像神交給她看顧並引領歸主的人。她鼓勵並教他們讀書識字。工人因她的教導而皈依她所忠心服事的主的不少。」

時候過得很快，派克醫師所留下的錢都用完了。戴惪生有限的款也快要用完了。全院同事爲此懇切禱告，可是沒有得到新的收入。病人也都知道了，大家拭目以看結局如何。後來貴華報告說：「最後一袋米已打開了，消耗得很快。」戴院長說：「那麼，主幫助我們的時候已經近了。」果然，米未用完之前，一封信來了。這封信是柏則氏寄來的，附上一張五十鎊的支票，並說他近日心裏有一種負担，就是他的父親已去世，留下不少的錢給他，他無意自己享受，請戴氏及夫人幫他決定，怎樣用這筆款，作最需要，最有益人類的工作。所寄的五十鎊，不過是供目前之用而已。

五十鎊擺在桌子上。這位遠在倫敦的朋友一點也不知道醫院快要斷炊了，而不先不後，恰在千鈞一髮之時，把款寄到，並且請教如何用他更大一筆的款子，誰爲爲之，孰令致之？戴惪生受寵若驚，不勝感謝，有何足怪？假使他因爲醫院沒有錢，或是說得更準確一點，因爲他沒有信心，而拒絕接收醫院，豈不可惜？有這樣的應許，這樣的神，信者仍舊不多，豈非咄咄怪事？

第四十二章　「超過你們所求所想的」　二十八歲

眞正的屬靈喜樂是最富於傳染性。一八五九年，寧波醫院裏滿有喜樂；院中的職員工友及病人，個個都欣欣然有喜色，因爲主不只在經費上聽他們的禱告，更在許多方面垂聽他們的祈求。最危險的病居然醫好了；設備雖不好，外科手術卻極成功，使沒有希望的痛苦病人恢復健康。最好的就是死在罪中的人，在基督裏得着生命，罪的奴隸得到釋放。在九個月之內，悔罪受洗歸主的有十六人之多，登記加入寧波各教會的有三十餘人。未到年底之前，來醫院門診的有六百多人，入院就醫的有六十人，個個都聽過福音。一種發出光輝和熱力的靈命滲透院內的一切。戴氏這時的寫作中有以下一句話：「誠然，主和我們同在，大量賜福給我們。」

可是這蒙神賜福的工作，不無犧牲的代價。「天下凡事各有牠的十字架。」這句話是屬靈的原則，戴德生所付的代價，就是犧牲他的健康，甚至幾乎犧牲他的性命。他在中國，經過六年勞苦的生活，身體留下了消磨的跡象。他接受寧波醫院工作之後，日夜工作不停，暴露於嚴寒酷暑，更使他的身體迅速衰弱下去。一八六〇年寫信給他的父母，說他的病恐怕是肺結核。但是他仍然負病工作，不肯罷休。到了夏天，大家都認爲除了快回英國養病，必有生命之憂。到了這時，方才決定將醫院停辦，往上海候船回國。同行的，除戴夫人及女公子外，還有寧波漆匠王來君。他願意因福音的緣故離棄家庭，以便在久長的路上使戴氏的身體及心靈得到安息。同時，戴氏的用意乃使願意到中國的外國人在英國有學習

中文的機會。

戴先生回國，表面似乎是很可惜，其實他的工作，或說得準確一點，他的預備工作已告一段落。神有更大的事要他作，就是建立內地會的基礎，預備多人深入中國內地各省，遍傳基督的福音。神的領導是有步驟的。假使他繼續和卓恩賜同工，作小規模的工作，二人定能勝任愉快，相安於固定的工作，諒必多年不會想起大規模的組織。但是寧波醫院的工作範圍大得多，又兼自己身體衰弱，而逐漸增多的信徒需要有人領導，因此就發生兩種感想：一是迫切的需要和廣大的機會，一是人才的缺乏和自己身體的衰弱。所以他不能不大聲疾呼，請人來中國幫忙。一面因病回國，適逢英國教會大復興的時候，乘機激勵熱心信徒注意中國的屬靈工作，而得到熱烈的響應，如此他無意中造成中華內地會的堅固基礎。

關於呼籲愛主的信徒來中國作工，可節錄他的書信如下：有一封家信說：「你們可曾認得幾位誠懇奉獻給主的青年，願意在中國服事主，除維持生活之外，別無物質的要求，而甘心到此地來服務嗎？但願有四五個這等人出來幫忙。大概六個月之後，他們就可以開始傳道。我們靠聽禱告的神，可以供給他們必需的費用。」

又一封信說：「希望父親同意我這一點願望，……此地的人民不斷沉淪失喪，……神大大祝福我們的工作，可是我已筋疲力竭，需要人來幫忙。……父親阿，體恤可憐的中國吧！你已經奉獻你的兒子，請再奉獻你的感動力量。」

第三封信是給他的大妹和新近結婚的妹夫：「哦！利人的工作範圍是無限大，但是作

工的人既少且弱，精力都已用盡了。但願祖國的教會對於她的責任與權利恍然醒悟。如果能覺悟的話，我不知道多少人會要到中國來傳福音。我對於你和你的丈夫來這裏和我們同工之希望，還沒有放棄。我信你們還是會來的，我相信神要差你們來。你們將要發覺這工作是一個快樂的工作。關於我們生活上的供給以及健康的保障和精神的鼓勵，只有仰望主，無須仰望其他。神將一切賜給我們，祂最清楚我們的需要。」

「親愛的弟妹，來吧！過來幫助我們。假使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生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不，不，不是中國，乃是基督。你們能為祂作太多的事嗎？你們能為這樣的救主作足標準嗎？」

「使大自然都屬於我，　全獻給主還嫌不夠；
奇妙大愛不可思議，　應全得着我靈魂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戴德生传　　（上卷）
作者＝戴存义暨夫人著
页数＝１３４
ＳＳ号＝１１１７４２５４
ＤＸ号＝
出版日期＝１９５０年０２月第１版
出版社＝内地会